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天下第一当

(上)

eBOOK
网络资源 非图书

内容提要

神秘少年君小心以摄人脑波的异禀创办“无所不报”公司，专门公布天下隐私；又将金玉楼传家之宝血麒麟盗走，开当铺立起“天下第一当”的金字牌匾。自此，令武林人瞠目结舌的超级新闻开始频频爆出——

小心游江南，接受了九江龙王王吞江之当——将其胖得离谱，泼得吓人的女儿王胖胖变成淑女，参加中原小姐选美大赛。君小心因其方法独特（泻药减肥，上脚镣禁食，嘴含玻璃球练声，喝烈酒练“贵妃醉酒”），又于大赛时施展特异功能，终使王胖胖一举夺魁！

邪童君小心在襄阳开设露天赌场，大赌“香香乐”（在地面画下个方格，写上号码，置牛在内，屎所落号码者获胜），谁知惊动了江南霸主七巧轩。七巧轩派人将君小心捉回，不料老七巧精灵被君小心用毛毛虫所编的花环制住，其他六位龙头美女也被其超脑波所制，七人受制之下做出各种可笑怪相（包括集体操），令小心好不开心！

为破掉七音城外围神秘满天下的云雾大阵，君小心“远征”苗疆，寻找天雷镜，又男扮女装大跳牛肉场，引得大色魔天绝魔笛华秋风上钩，后来终于利用天雷神镜引来狂风、天雷、暴雨，破去了云雾大阵。

丐帮北派聚众示威游行，欲罢免不吃狗肉、不管帮务的帮主。君小心率金王玉以“无所不报”之记者身份混入丐帮采访并起哄倒阁，直至率众乞丐攻入君山，却惊讶地发现帮主乃是恩人水中仙子，后悔之余，君小心不遗余力地助恩人参加竞选（形象设计、游说、拉选票），并在“大选”之日，出奇制胜地动用千顶轿子，万匹快马前往各地请丐帮“选民”助选，终于以绝对优势使冷秋魂重新当选为丐帮帮主。

“无所不报”——“无所不当”——“无所不能！而今，“天下第一当”如日中天，而超级邪童君小心的名声在武林中就更加如雷贯耳啦！

此为李凉传世名篇，在大陆曾多次被盗版黑书搞得面目全非，今采用皇佳权威版本依正续集重新校排，正本清源，使名珠重放光华，读者诸君宜珍惜之。

李凉：台湾侠坛的一匹黑马（序）

台湾皇佳出版社社长 赵震中

有人说李凉是台湾侠坛的一匹黑马，参的是“野狐禅”。

记得李凉出版处女作《奇神杨小邪》时，台湾武侠界欣喜若狂，青年读者如醉如痴。如果抛开文学造诣等因素，单比受青年读者欢迎程度，李凉自认第二，恐怕当时无人敢认第一。从我们皇佳出版社（武侠专业出版社）的畅销行情看，李凉书当时销量竟凌驾古龙诸名家之上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江山代有才人出”，李凉宣告了一个新的武侠时代的来临。

如果古龙温瑞安是武侠中“新派”，李凉则是新派中的“现代派”，是谐趣派武侠的开山鼻祖，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李凉之前，尚未有一个人将武侠以此种轻松、诙谐、发噱的笔法写出，没有一个人能将幽默发展到这种极致。在商业化的台湾，疲惫的现代人十分中意李凉的幽默带来的轻凉与放松。

李凉的出现，使由金庸、梁羽生、古龙开创的武侠模式被打破，这匹野性不羁的黑马，一反血腥江湖的格局，开创了一个嘻笑怒骂、妙趣横生由奇神、狂侠、神偷、酒狂等英侠少年构成的新江湖，这些少年人，一个个清纯脱俗，古怪精灵，或身怀绝技（丁小勾）；或聪明绝顶（杨小邪）；或妙想天开（矛盾天师）；或顽皮慧黠（绿小千）；甚至胆大妄为荒谬绝伦，他们狂傲而不失浪漫，但却无往不利，和无数清丽、顽皮、可爱的女孩子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世故的成人世界外动人的武林风景线。

李凉的作品还充满超越历史栅栏的现代感。在李凉作品中，现代的风情，现代的观点，无一不直接渗入古代生活中。股票、选美、办报、拍拖等现代人才有的生活内容也都成了束发仗剑武林男女的生活内容，李凉把僵硬的历史画框中的古人拉到现代生活舞会上，让人们通过历史的烛光看到另一生活场景中直观的自我。

据大陆亲友讲，许多武侠迷不知有李凉其人。而是认为在正宗卧龙生之外另有一个逗笑卧龙生。由于这个“逗笑卧龙生”的作品多为盗版和黑书，使他们在阅读时有一种偷吃禁果的快感。想想这位侠坛刘德华（李凉相貌酷似刘德华，本人风流倜傥）在台湾几乎无人不晓，在大陆却是个“地下工作者”，亦有趣亦有感慨。今天，承蒙延边人民出版社同仁厚爱，能作为李凉著作版本的顾问，并以版权事务代理人的身份，将李凉作品以本来面目介绍给大陆同胞，在我的出版生涯中亦是一件大大的幸事！为此，我深深感谢延边人民出版社对中华侠文化的热忱，并预祝我的好友及最佳撰稿人李凉作品能获得大陆读者的青睐。

一九九六年元月于台北寓所

天下第一当

第一章 神秘古城神秘事

那似乎是筑在云层中而能随着烟云任意飘浮的神秘古城，从来没人能掀开它的神秘面纱。

然而——

当它面纱被掀开之际，却又发生一连串骇人听闻而不可思议的事情……

一阵马蹄嘶扬，冲向千百座高峰，震得山峰抖动，回音不绝，在这充满山涧、断崖的山峰中、那马儿竟能健步如飞，奔踏云雾，直往那落于云层中，飘浮不定的尖耸城堡奔去——这神秘满天下执武林牛耳数十年之久的七音城。

那古城有若水晶般亮丽，闪耀在艳阳下，幻出无数灿烂银光，又如海市蜃楼般移幻于千峰万岭之间，似只一座，又似千百座，飘飘忽忽，不可捉摸。

但那马匹似能识途，纵腾飞掠，毫不犹豫，直往它心中目标奔掠过去，马蹄越奔越急，速度越来越快，那回音悬荡交加，汇成巨流，有若江河决堤、万马奔腾般滚将而来。

猝然马匹一扬蹄，蹿高数丈，它猛然嘶吼，身形在空中扭转，那雄浑肌肉暴胀，条条粗若人臂，直如霸王鞭硬弦，足以穿裂太极宇宙，扭转之际，马匹又借此劲道拔高十余丈，怒吼狂嘶，又已蹿过那数十丈宽的悬崖。

或而冲力过猛，前蹄往对崖崖面一触，叭然一响，那崖面吃力不了，竟也崩裂偌大岩块，眼看烈马即将失前蹄，随着岩块掉落万丈深渊之际，那烈马竟然不慌不乱，猛又长嘶，训练有素地猛然缩身，前腿急抬，后腿猛蹬巨石，砰然一响，巨岩被踢个碎烂，马匹借此反弹力道又拔高数丈，直往空中蹿去。

在此时，本是见不着载人的马匹，猝有一道青影从马身侧面飞出，直冲山岭，那青影飞蹿速度简直匪夷所思，只一眨眼，已暴蹿百丈开外，迎面而来，正是那神秘、透着水晶般雪白的七音城。

那青影并未停滞，身未落地，已撞往城门，双手一抬，轰然暴响，那铁塑石砌的城门竟然被打个稀烂，灰屑来不及掉往地面，青影已暴蹿而入。

里头一片宽敞，晶白石块延伸数十丈，直到尽头，厅堂已奔出几名慌慌张张、高矮不齐、老少不一的素衣人。他们乍见青衣人，立即猛喝扑身过来，掌剑齐出，想制人先机。

那青影更不怠慢，立即掠身迎前，双掌猛抬，以一敌众，霸气十足，欺扑过去。只一触招，叭然暴响，那几名素衣人竟然连一招都接不了，全然被震得倒滚地面，口角挂血，显然受伤不轻。

他们目露骇色，不相信有人能一招打伤自己，又再次反扑。青衣人也未停手，双掌再抬，猛然又劈。

猝然有人喝喊住手，白影电射过来，然而他并未拦住青衣人出手，几名素衣人又被击退，困缩墙角，十分狼狈，还好，青衣人似乎并未想要他们性命，伫立当场，未再出手，凝目往白衣人瞧去。

白衣人一副书生模样，年约四旬，长得仙风道骨，手捧七弦琴，他很快拦住青衣人，喝声道：“阁下是何人？为何擅闯七音城？！”

说话间，两眼含电，疾往四处扫寻，本以为千军万马的嘶喝声，必定不少人来犯，没想到竟会只有一人，他不禁更加吃惊。

紧跟白衣人身后，也掠来一名素衣美妇，她紧张万分，双手紧扣白玉琵琶。

琶，未敢一丝松懈。

此时两人也已瞧清来犯的青衣人，只见他满脸络腮胡，目光飘逸，看来并非凶神恶煞之流，尤其其他那脸淡然笑容，清雅悠然，似如游客在等待欣赏美景般的那股闲情逸致，这哪像是方才连破大门，击伤几名手下的狠辣之徒？

中年书生登时觉得一股压力沉涵压了过来，寻遍心中所认得任何江湖人，就是没有这号人物，不禁又脱口问道：“阁下何人？为何擅闯七音城？”

青衣人轻轻一笑，气定神闲地瞧向中年书生及美妇，以及那几名被自己击退的素衣人，最后仍将目光落于书生身上。

“你就是城主独孤放了？”

青衣人目光瞄向书生手中那把七弦琴，似已认定他就是城主。

他又道：“琴身三尺七寸，北海玫瑰精金所造，薄如蝉翼，色如玫瑰；琴弦如彩虹，分七色，似弦丝，却是万年难得之九龙鲸吞软玉所切割、雕磨而成；七色、七音、七夺命，看来必是那把惊天醉仙琴了。”

中年书生捧琴的右手微微晃动，这把镇城名琴，自该一见即懂。

“不错，正是老夫；阁下是……”

青衣人轻轻一笑：“闯你城堡、毁你城门，该不会是朋友吧！”

他说的十分直接而坦然，听在书生和美妇耳中可不怎么好受，连问个名号都不可得，分明是来挑衅的。

美妇已迫不及待，嗔道：“你到底是谁？七音城与你何仇？”

“无仇。”青衣人淡然回答。

中年书生和美妇闻及“无仇”两字，颇感意外，似不相信这位一上门就毁去城门、伤人手下的人，不是为了寻仇而来？！

不但如此，青衣人更潇洒地笑了笑，说的更明白：“无仇，无恨。”

这更奇了，既然皆不是为了仇怨，那他为何而来？中年书生猜不透青衣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几次逼视皆瞧不出端倪。

“既然不是为仇恨，那你到底为何而来？”

“杀你！”

“杀我？！”

书生甚惊，肌肉微微缩紧，有些失态。

青衣人轻轻含笑点头，好似杀人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美妇哪能闻得有人敢杀自己心爱的丈夫，白玉琵琶一晃，不知何时已抽出一把两尺短剑，横前一步，剑尖直指青衣人。

“想杀城主，未免太狂了吧？”

书生强自镇定：“老夫自认不识得你，更未结你这号仇家……”

青衣人以笑声打断他的话：“我说过，我们无怨、无仇、无恨。”

“那你为何要杀老夫？你到底是何来路？”

“我和你一样，都是江湖人，只不过你不认得我，我却认得你罢了。”

说着，他已从腰际一晃手，拿出一块巴掌大小，稍呈方形的古铜色牌子，淡然含笑向书生举去。

“你认得它吧？”

书生、美妇及几名素衣人目光齐往古铜色牌子落去。那牌子似已用了多年，斑剥老旧，宛若上古遗留下来的古董，居中刻有一“当”字，时日已久，此字已沉斑模糊，若不仔细看，甚为容易忽略，除此之外，此牌已无任何特殊之处。

众人一时未能瞧出端倪，满是迷惑。

美妇不自禁地念出那字：“这是何意思？光是一个‘当’字，能表达什么……”

话未说完，中年书生脸色已大变，惊骇不已：“你会是天下第一当？！”惊骇地又退了三步。

“天下第一当？！”

这五字似有无边魔力，扣得众人毛骨悚然，心惊肉跳，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身躯捺不住地抽抖着。

这让天下闻之丧胆的一号难缠人物，如今竟然找上了七音城，那将会是如何一个局面？

独孤放清楚得很，天下第一当自出道至今，从未失手过，而且只要有人向他当东西，他接受了，就必定能兑现，他的锋头可不在七音城之下，甚至更富传奇和神秘，如今却是找上了自己，逼得他心如重铅，十数年从未有的压力，此时全涌了出来。

第一当轻轻收起牌子，淡然一笑：“现在城主该相信我不是为冤仇而来了吧？”

独孤放深自吸气，舒平起伏心灵：“阁下就此找上门，总该说个清，是谁当了七音城吧？”

第一当轻轻一笑：“行有行规，恕在下未能奉告，否则将来还有谁敢找我谈生意？请城主多多见谅。”

美妇已按捺不下这口气，嗔斥道：“你未免太狂了，七音城岂是你撒野的地方，如此让你肆虐谎言？”

利剑一抖，就要攻前。

独孤放怕她有所失闪，拦在她前头，横起醉仙琴，准备迎敌。

他冷道：“阁下既然要老夫项上人头，可也得尝尝老夫的醉仙三曲、七音穿阳。”

他虽忌于第一当的神奥传言，却也不愿弱了七音城威严，是以并未抢先出手，只是架琴而出，严阵以待。

第一当仍自镇定如初，目光逸致地瞧着独孤放，淡笑中带着恭敬。

“醉仙三曲入君耳，魂游太虚无极处；七弦七音共响时，撼山裂地永不复，这可是天下无人能敌……”

他对于醉仙三曲能在不知不觉中夺走敌人性命，以及七音齐鸣，不但可穿金裂石，更能撼动山岳之能，并未掉以轻心。

独孤放闻言，稍感自得：“阁下既然明白此琴之威力，现在退走还来得及，老夫网开一面，不究已往。”

第一当轻笑道：“错了，错了，在下只说此琴无人能敌，却未说城主无人能敌啊！”

独孤放眉头一皱，听不懂他话中含意，冷道：“琴在我手，十数年来未逢敌手，阁下未免太自大了！”

第一当摇头轻笑：“在下一点儿都不自大，那琴的确是天下第一厉害功夫，在下也很难抵挡。”

“可是你方才的话……”

“这叫知己知彼，城主的琴虽然厉害，却也不是没法子对付。”

“你想如何对付老夫这把琴？”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让它有发出声音的机会。”

“琴在我手，我要它出声即出声……”

独孤放仍自未能及时想通第一当话中含意，但话说至一半，他突然悟通此中玄机——先发制人，登时急喝，声随身起，蹿掠空中，手指已往琴弦拨去，意图抢夺先机。

然而第一当早就如雌伏猛虎，猝见独孤放一有行动，他从容轻笑“太慢了”。话声方起，他已纵身欺前，快如流星泄光，凌空划出光影，只这么一闪，竟不可思议地掠射七八丈，直往独孤放心窝捣出。

众人哪见过如此匪夷所思的身法？个个诧异当场，独孤放更是感受最深，自己功力修为少说也数十年，未敢说天下第一，也该鲜有敌手，岂知方一过招，却如掉入泥沼之中，似被其玄功异招给粘住，欲揪扯而动弹不得。

眼看对方已近在咫尺，身形又受制其攻势，先机尽失，只得猛一咬牙，将功力逼至极限，手指已往黑弦拨去，轻易不用的七杀音，此时也用了出来。

第一当似知琴音厉害，攻招之际，仍拨出一指，弹出指劲，直射黑弦。只听得铮当两声急速连响，黑弦立时晃动，音如利刀穿耳，威力却未达颠峰，第一当身形为之一顿，好似受了阻力般落了两尺，暗自庆幸自己先发制人，扰乱琴音，得以免受七音穿脑之苦。

虽落下两尺，他仍未忘记发掌，只听得砰然一响，两条人影一错即分。

独孤放闷哼一声，醉仙琴脱手斜飞，整个人往后倒栽，口角挂出不少血丝。

美妇见状，一声尖叫，顾不得自己，失魂落魄地往他撞去。

那几名素衣人见城主落败，齐声大喝，奋不顾身地又拦向第一当，明知不敌，也要拚个老命。

第一当并不想杀他们，只出掌将人逼退，然而那些人似已存心拚命，前仆后继，缠个没完，一时也将第一当拖住。

独孤放心知今日未能善罢，伤的也不轻，想及自己纵横江湖数十年，竟然连对方一招也接不下，实是喟叹。此时由不得他多想，勉强抑制血气，说道：“敌人功力深不可测……夫人快带星儿他们逃走……”

夫人泪水直下：“不，要走，大家一起走……”

她拖着独孤放不放，泣声更悲。

那哭声已惊动第一当，他猛吸真气，蓦然发掌，劲风乍闪，扫得素衣人东倒西歪，一个掠身已截住独孤放前头。

他冷道：“独孤城主，既知有今日，何必当初？放心，除了你，我第一当并不是赶尽杀绝之徒。”

此话似另有某种含意，可惜独孤放身处险境，又顾及夫人及子女，哪还有心思去揣想，怒牙一咬，厉吼：“我跟你拚了！”

提起毕生功力，全力扑向第一当，他势在搏命，掌势引得狂风大作，云气乱旋，猛不可挡。

第一当凝神聚气，在他将扑未扑之际，双掌如翻江捣海蛟龙，连封带砸地欺罩过去。双方掌劲旋成狂流，紧紧裹住两人，猝然间独孤放闷哼一声，身形已被旋流带甩抛开，已然败阵。

第一当正要补他一掌之际，蓦然那气旋转的更是猛烈，天空白云雾气全被卷动，有若龙卷风般，越卷越急，越卷越巨，啸得众人遍体生寒，视线模糊。城外传来马匹惊嘶，第一当顿时惊觉有异，尚未查清是何状况，城外烈

马已传出极度恐慌尖嘶。

猝然一道白光暴射而至，一声唉嚎暴响，有若杀猪，透着断命般的恐惧，扣得众人遍体生寒。

平时从无惧意的第一当，此时亦觉得头皮在收缩，猛往发声处瞧去，薄雾模糊中竟然瞧及那白影正立身而起，嘴巴不停蠕动，一副含血带肉的骷髅从他身上滑落，骷髅还不停抽搐发抖，那声音竟然是发自骷髅口中。

第一当见状，整个肚子里的东西都快翻出来，他哪曾见过竟然有人活生生将另一人的生肌活肉、五脏六腑给生吞活咽？就算阎王殿也瞧不着这幅恐怖的惨景。

那人全身罩着白布，有若布袋套身，只能分辨头、手，连双脚都得撩起白布方能见着，他嘴巴磨牙般蠕动，鲜血不停渗出嘴角，染红白衫大片，生吞一人似不够，他又往另一名素衣人扑去，他一动，旋风立转，吓得更急。

第一当猝然往他扑去，如此残忍怪物，不除去岂能安心？

不但是他，连受伤的独孤放也追扑过去，想手刃这可怖凶手。

两人扑前，掌劲猛落那人背脊，竟然有若打在棉花上，硬将当今两大高手给扫退。第一当跌落地面，一身冷汗，那人竟然不畏掌劲，普天之下又有何人有此能耐？他不敢多想，赶忙滚向吓呆当场的美妇人，抓过她手中短剑，旋身反扑，又刺向那怪物。

他认穴之准，天下无双，短剑一个吞刺，硬扎中那人心窝。岂知这也未能制住那人，反而激怒他，只见得他咆哮大吼，声震天地，不再扑杀素衣人，反转扑向第一当，硬将第一当逼得满地打滚，四处乱窜，十分狼狈。

他几次扑杀未能得手，火气更炽，猛然狂啸，张嘴一吸，那白云浓雾不停被他吸入腹中，双手、甚至全身猛旋猛劈，那气旋越旋越急，越旋越宽，就快将整座七音城给罩起来。

第一当顿感压力大增，遍体生寒，眼看浓云愈来愈厚，就快遮掉视线，这还得了？猛然抓剑又攻去。

那怪物不闪不避，见着第一当攻来，抓手就抱，任由利剑刺扎，他只想扣住第一当。

眼看那人不畏刺扎，第一当不由得铤而走险，故意露空门，让出左肩引他上钩，但见那人右手猛抓过来，他利剑猛砍那魔手，叭然一响，似砍在嫩肉上，未感觉出硬骨断裂情境，那只右手已飞喷老远。

那怪物眼看失去右手，已然疯狂，厉吼猛啸，剩余左手猛击第一当，打得他口吐鲜血，倒栽老远，那人并未放松，急追直扑，掌脚连连劈砸，逼得第一当满地打滚。

不得已，第一当只好再次用计，顿住身形，那怪物狂吼一声，全力击去，第一当强逼最后一口真气，暴然射起，倒翻那怪物头顶，眼看怪物攻势未竭，仍面向地面，实是的大好机会。短剑猛力直抖，剑气泛长七寸，迅雷不及掩耳地劈向那怪物脑袋，从头顶直劈下裆。

叭地一响，怪物被劈成两半，方才吞噬入腹的血红碎肉刹时喷出，白肠、红肉、青筋、烂脑暴散地面，像肉蛆般蠕动，让人怵目惊心。

第一当顾不得腥味冲鼻，立时吁口大气，以为已解决了这可怕怪物，岂知可怖事情这才真的开始。

只见那人被劈成两半，竟然未倒下来！单脚、单手，还能吼，还能叫，更能跳，一分为二，竟左右开弓，双向夹抄，猛攻第一当。

第一当哪曾见过如此可怖之事！就算僵尸被切成两半也该完蛋，那半边人竟然还能吼，还能动？！这莫非是鬼魂？莫非是妖魔？！第一当吓得两眼发直，神经错乱猛吼、猛砍，没命地往后逃去。

“妖魂——你不是人——不是人——”

气流愈旋愈急，愈旋愈宽广，周遭浓雾全被搅进去，滚滚密密裹住那群丧胆人，如海啸般早将阳光挡于云层外头，漆黑吞噬整座古城，把古城推向幽冥鬼域之中。

城外马匹不断惊惧嘶嚎，四蹄乱抓，想招回主人，然而回答的只是沉黑鬼域中，不停传来那怪物尖黠的笑声……

风涌云尽，古城似乎消失于天地间，不复见得。

任时光流转——

从未再有人知晓这恐怖事……那半边的可怖怪物……

第二章 超级小孩

严冬已过，玉雪初融，沁阳城外一片草木已吐新芽，迎着朝阳，映画出翡翠般的色彩，涌现无比清新暖意，原是初春已临，一切又都复活了。

官道上，过往人潮川流不息，人挤着人，车赶着车，好一幅热闹景象。

忽见远处一名布衣小孩，手捧一口沉黑木箱，蜻蜓点水般跳跃戏耍地穿梭于人群中，他年约十二、三岁，身着灰麻衣料，洗得褪白，袖口只及手肘，宽宽大大，连裤管也半长不短，露出一截嫩白肌肤，虽是朝阳迎人，但冬雪初融的清晨里，如此穿着的人已不多，他的出现已引起不少人侧目，然而他似乎忘记另有他人存在，一股脑地往城里奔去，心血来潮，还顶起食指把那口箱子挥转起来，这绝活可不知羨煞多少路边小孩。

及进城内，人潮更炽，穿梭街道者，不仅只是赶集商贾，打扮入时的公子佳人、貌美姑娘、妖娆妇女，比比皆是，一下子全出了笼。

那小孩似乎对“人”特别感兴趣，方进城，两颗水银晶亮的大眼珠已不停搜寻猎物般盯着一群群人潮不放，那表情似认真，又似捉弄。若非路人见他长得一副清秀而讨人喜爱的脸孔，否则以他那种盯人方法，早就被修理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对象，那小孩目露狡黠喜色。

“潘金莲，潘金莲，找到了潘金莲！”

他黠笑着，飞也似地往前钻。

只见得柳记布庄走出一名三十上下美艳妇人，一身窄身红裙衫，把肉贴的紧紧，浑圆大胸脯挺得快喷出火来，尤其那嘴唇，又艳又红，不知迷倒多少男士，更是引人遐思，果真和潘金莲一样，叫人怦然心动。

她方剪了一块上等绸缎，丰姿百态地迎向路面，引来不少人投注目光，还以为真的潘金莲出现了呢！

小孩很快奔向她前头，两眼狡黠直瞪潘金莲，颈部运出劲道，把脸逼的有些泛红。

潘金莲乍见小孩怪模样，一时也觉得好笑而掩口轻笑，以为自己的姿色竟也把这半大不小的小孩给迷住。

“小色鬼，看你年纪轻轻，怎可如此色眯眯地看人？不怕夭折？”

话方说完，她似已感觉这小孩目光有异，不是色眯眯，而是有一股劲道能贯穿自己心思似的，她已警觉，斥道：“你想干什么？”

不自禁地退了一步，双手缩向胸口，想移目光，脑袋似乎已不听使唤，只好任由小孩盯视，背脊不禁生寒。

小孩似在运功，脸色较红，目光却更犀利。但只刹那光景，他已露出得意笑声：“潘金莲要偷汉子了！”

小孩犀利目光稍敛，潘金莲似如大梦初醒，神智这才恢复。闻言，脸色泛红，斥道：“谁偷汉子？你敢坏我名节，还敢说我是潘金莲？你可知姑奶奶是……”

小孩截口道：“是城西王大银楼第三夫人，本姓梁，小名阿彩，因为你小时候最喜欢拿你娘粉饼、胭脂往脸上抹，就像在脸上画画一样，所以就叫阿彩，对不对？”

潘金莲脸色更是大变，自己和这小孩素未相识，纵使他曾打探自己来历，但自己生母已过逝，小名一事可说无人知晓，他竟能一口说出，这未免太可怕了。

恼羞成怒，她斥道：“你胡说，姑奶奶小名根本不叫阿彩，叫小仙……”

小孩又斥笑道：“少骗人了，你脑袋想什么，我就能知道什么，你为了抬高身价，和你大姨串通，冒充泉州大江行千金，然后勾引王银发，才冒名小仙，活该那王银发被你迷得神魂颠倒，连你偷汉子都不晓得。”

潘金莲浑身抽动，这事只有大姨和她知晓。大姨已七老八十，寸步跟在自己身边，为了荣华富贵，她根本不可能说，这小孩又如何知晓？

她已起毒心，想杀死小孩，冷森道：“是你乱说，别怪老娘心狠手辣！”

抽下头上银簪，就想刺向小孩。

“不能刺！”

小孩讪笑着，双目又射出利光，迎向潘金莲，她为之一顿，再也下不了手，脑海竟然一片混乱，有若在做恶梦。

小孩又自黠笑：“你的汉子就是东门方家豆腐店的方泉，赶快去吧！他等得发慌啦！”

说完，小孩扬长而去。

潘金莲噩梦初定，她感觉得出，那小孩竟能猜出她脑中所想象之事，方才自己所想，正是和方泉好合以及他等得发慌的情境。这小孩就如自己脑中虫，竟能马上知晓！这事让她难以想象而更恐惧。

“莫非他不是人？是鬼魂？！”

除了鬼魂神仙能知三界之事之外，还有谁有此能耐？

想及鬼魂，她更是浑身发颤，以为被鬼附身，哪还敢再偷汉子？浑身发毛地尖叫，没命地逃去，跌跌撞撞，也不知逃向何处，只想逃离这鬼地方。

小孩则得意地走在街道上，回味方才情景，不停自得地摸着自己脑袋，喃喃有声：“能猜出别人心思，在我脑中再无秘密可言啦！真是奇异脑，独一无二！”

笑声中，他又往人群挤去。

又有谁能平白猜出他人心思？难道这小孩真是鬼魂？还是具有鬼神之能，亦或是他脑袋异于常人？还是他学了某种特异功夫？

他挤向大堆人群，那是官家公布栏，墙上正新贴一张悬赏花红千两黄金捉拿采花大盗飞天蝴蝶的告示，画像二十来岁，英俊潇洒，注明此人昨夜侵入东街聊香斋李大户，盗走大批珠宝，又强奸第五夫人，罪不可赦。另注明此人擅于易容术，武功高强，不易对付。

重赏之下，已有勇夫蠢蠢欲动，却没人伸手去撕告示，原是武功比高下容易，但易容一途，有若大海捞针，可遇不可求，就算抓得了，也得花费大工夫，千两花红已不大合算了。

有人说道：“不要脸，以飞天蝴蝶在江湖中算什么人物？也值千两？偷鸡摸狗之辈，东躲西藏，下九流都不如！”

就如摄心术般，他已感觉人群中另有人如此想法，他开始运起功力，往人群搜去。

转了半圈，他终于露出邪笑，停在一七旬白发老人身前。那老人手执木拐，身躯佝偻驼背，衣衫褴褛，十足糟老头一个，那老人不解地瞧着小孩。

小孩子笑的甚为天真：“老头子，你该不会就是飞天蝴蝶吧？”

那老人迷惘道：“小兄弟你在说什么？”

侧着耳朵，似乎还有重听。

小孩邪笑着，趁他和老人目光交错之际，他又运起功力，颈部稍胀，目

光犀利钻了过去。

那老人心神一凛：“你想干什么？！”

“没干什么，只想知道你脑子在想什么。”

小孩又加劲猛瞧，那老人感到一阵头眩，重重幻象浮现脑中，不知是怎么回事，小孩已呵呵笑起来。

“你当真是飞天蝴蝶！”

小孩说的声甚大，已把群众注意力引来。

那老人顿觉不妙：“你会摄脑邪术？”

“摄脑术？！”小孩一知半解：“大概是吧！”轻轻邪笑：“不过我确知你就是飞天蝴蝶，呵呵！你比画像老得多、又丑得太多了，何苦呢？翩翩公子不当，要当糟老头？”

群众已提高警觉，有的甚至暗运功力，静观发展。

那老人则不动声色：“小兄弟你可能误会了，飞天蝴蝶年纪甚轻，老夫怎能比得上他？”

小孩道：“化了装，再老三十岁都没问题，你还是赶快现原形，否则人多了，对你更不利。”

那老人似乎已想通：“说的也是……”

他说的甚小声，拐杖一抬，准备先发制人。

岂知小孩贼的可以，竟然比他快一步，那口黑沉箱早已砸过去，逼得老人惊惶后退。小孩另有目的，见他后退，一手抓向白发，唰然一响，白发尽落，黑发倏见。

“快来呀！飞天蝴蝶在此！”

小孩捉弄尖叫，洋洋得意，一上场就拆穿飞天蝴蝶的身份。

飞天蝴蝶见身份已露，冷笑：“你找死！”

他立即发掌打向小孩以及围过来的人群。小孩一时不察，被击退丈余，压倒人群身上，飞天蝴蝶见机不可失，追前一步又想发掌。小孩但觉不妙，就算自己躲得掉，背后大群人潮必定逃不掉，情急之下，忽然尖叫，那声响彻云霄，有若利针般刺得众人耳根生疼，有的甚至鼻孔流血，也将飞天蝴蝶震得血气翻腾，一时发不出掌劲。小孩趁机打出箱子，撞得飞天蝴蝶倒退数步。

“快把他拿下，抓不了，用压的！”

小孩深怕飞天蝴蝶临危作困兽之斗，猛地叫向人群，在重赏之下，那些人果真不顾生死，齐往飞天蝴蝶扑去。

猛虎难敌猴群，飞天蝴蝶又在失手中受扑击，任他武功了得，在发掌伤了四五人之后，终究还是被擒住。不少人解下腰带，将他五花大绑，还揪掉他脸上的假胡假眉，露出俊美阴险的脸容，和画像果真几分神似，只是多了几块青紫。

经过这一闹，已惊动官方，大批人马赶了过来，怕事者纷纷走避，小孩见状，也顾不得再看热闹，赶忙拾起黑木箱，逃入他处人群，任由几名壮汉喧叫他有花红可领，他也不愿再现身惹麻烦，干脆躲得更远，免得被抓去领花红。

找不到小孩，那些汉子只好独享花红，押着飞天蝴蝶迎向士兵，说明原委，双方这才皆大欢喜地迎向衙门，早把小孩的事情忘记了。

人群渐渐散去，小孩已觉得兴味索然，这才想起正事，往手中黑沉木箱

瞧去，这箱子约两尺立方大小，稍带长方形，似书箱，也似叫卖烧肉包子的蒸笼箱，却不知它装的是什么。

他又转起木箱，往街道行去，两眼仍不停瞟向人群，未见长相特殊者，只好漫步浏览，不知不觉中已走到一家餐馆。门顶悬挂老字招牌“胡老子”，左联写着“放鸽子”，右联题着“十八吃”，生意颇为兴隆。

这老店开张十余年，专做鸽肉料理，煎、炖、烤、炸、爆、炒、蒸、涮，样样独到，有的客人甚至批评，连骨头和肉都分不清，一样可口，难怪短短十余年，已成了老招牌。

店东胡老子年约六旬，本是一人独撑，后来生意渐好，也请了几名帮手，除了道地几样菜之外，他已甚少下厨，落个清闲。十余年来，赚了不少，穿着也讲究多了，比起以前的寒酸自是差之千里。

忽见门前这可爱的小孩，胡老子惊喜万分，急忙移步奔出。

“君少爷您来了，您爷爷可好？”

君少爷轻笑，露出迷人的小酒窝：“我爷爷若不好，别人岂能好得了？”

胡老子恍然道：“说的也是，你爷爷医术天下无双，他若好不了，天下就无人能好了，你快里边坐，我早替你准备好冰糖雪莲甘露汁了。”

“不了，我爷爷说要早点儿回去……”

“也不急着这盏茶工夫嘛！”

君少爷虽是如此说，然而早已跨步入内，他哪能禁得起这味道可口的甘露汁？

他未坐定，胡老子欣喜地已钻往厨房，眨眼端出大碗甘露汁，芳香四溢，引得不少客人食指大动，可惜他们就是喝不到这味道可口的玉液琼浆，皆投以羡慕眼光瞧往君少爷，猜不出胡老子为何对这小孩特别好？

甘露汁送上来，君少爷喝的甚是起劲，胡老子看得十分高兴。

“少爷，喝不够还有，若非你爷爷，我胡老子也没今天，可惜你爷爷一年到头难得出来，想谢他都不成。”

“胡老爹别客气啦！爷爷说要不是你，他的鸽子还真不知如何处理，照理来说，您还算是帮了他的忙哩！”

胡老子感恩轻笑：“哪儿话，至少这些绝活全是他教的，否则怎能引来客人？只是最近我又再创几种口味，可惜没机会让你爷爷尝尝，也好让他指点指点。”

原来胡老子以前乃是落魄的江湖之人，后来遇上君少爷的爷爷，传他几招料理鸽子的绝活，终让他落地生根，有了糊口手艺，感恩之余，难怪他对君少爷如此亲切友好。

君少爷一连喝了三碗，才大呼过瘾，擦擦嘴，也该办正事了。

“胡老爷，我爷爷说，这是最后一次送鸽子来，以后就不再送了。”

胡老子甚是惊讶：“你爷爷出事了？！”

“哪有！我爷爷是说，研究告一个段落，今后不再杀鸽子，就没货可再送来啦！您可要自己想办法弄鸽子了。”

胡老子闻言这才安心：“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出事了呢！”

君少爷轻笑：“不过我看您这店生意不错，一天少说也要用去千百只鸽子，胡老爷早就另有来源了吧？”

胡老子点头：“你爷爷的货少，后来这里扩大经营，只好向贩子们买了；不过一些老客户还是指名要没脑子的鸽子，毕竟你爷爷所选的鸽子，全是千

中选一，吃起来就是不一样。”

小孩轻笑：“以后就只好靠您自己啦！要没脑子，就把它弄去便得了。”

“可是……好像总少了什么似的……”

胡老子曾经弄过，然而细肉总是没那么鲜嫩。

小孩忽有灵感：“对了，我爷爷交代，把这口箱子也送给您，他说这箱子乃是玉墨天香的奇树所造成，可防虫蛀、尸腐。还有，您得加上冰镇，他说用天山灵泉所结的冰镇肉，味道特别鲜美，您何不试试？”

胡老子恍然欣喜不已。

“对呀！你爷爷所教的一道爆涮冰鸽肉，就是将鸽肉冷冻结成冰，再用猛火油炸去，待冰融去，肉也熟了，而且特别鲜嫩，不知羨煞多少食客。可惜这道菜，非得你爷爷送来的鸽肉才能做，想必是这原因。”

他打开黑木箱，一阵淡香传出，里头果真装着冰封而除毛的鲜红鸽肉，清楚可见每只鸽子脑袋都有裂痕，想必脑肉已被取去。

“君少爷，你可知你爷爷拿这些鸽子脑子做何研究？”

君少爷摇头：“不清楚，他不但养鸽子，还养了一大堆怪物，想必他对怪物特别有兴趣吧！”

“据我估算，十余年来，你爷爷最少杀了十万只鸽子，他的研究不可说不大……”

君少爷已皱眉：“这么多？！”

胡老子点头：“以前是你哥哥送来，五年前才由你代替，数目一定超过此数。”

“这倒是大学问，我得问爷爷，他到底在搞啥花样？”

心意已定，小孩已想回家，遂起身告辞。

胡老子知道留不了他，只好送他外出，并交代有空得前来玩玩。小孩想及甘露汁，立即满口答应，眨眼间，已消失街角。胡老子有些怅然，毕竟他无子无女，对君少爷自有一份亲情，此次一别，今后将不知多久方能见面。

轻轻一叹，他只有等待了。

小孩离开沁阳城，一路往山径奔去。

不知绕过多少山峰、森林，眼前出现大片枫林，枫树棵棵腰身粗，光秃秃一片，显得孤寂，叶片被冻枯，散落地面厚厚一层，早已分不清何者是路，是小径。

小孩如识途老马，奔入林中，忽前忽后，转转停停，踩得枯叶喳喳作响，气息更加沉闷，显然这片枫林暗含奇门阵势，不懂得门路是穿不过的。

约走十余分钟，远处传来流水声，小孩心头一喜，加快脚步奔前。穿出枫林，迎面而来的是大片花园，红红绿绿、高高矮矮，长得茂盛，景色怡人。小溪蜿蜒穿过花园，将其分成两半，小孩则顺着小溪行去。较深处可见及如一座大屏风般的怪石挡在前头，凹凸石面长了不少青藤、兰花，还贴满青苔，甚为清幽。怪石中央如拱门般悬空，正好能让流水通过，小孩低头往小洞钻去，约走十余丈，里面豁然开朗。

只见得青潭百丈宽，尽处飞瀑轻泄，潭边筑有一茅屋，屋前栽植不少花木，把此处点缀成一幅世外桃源。

小孩快步奔向茅屋。

“爷爷，我回来啦——”

声音尖锐，传的老远，来不及让屋中人回答，小孩已钻入屋内。

屋里头设置简单，两张床、一张木桌、几个书架，如此而已。一名白发清癯老者正坐于床中打坐，闻及声音，赶忙跳下床，见着小孩，劈口就问：“收获如何？碰上了谁？”

小孩笑道：“碰上了潘金莲！”

“潘金莲？！你该不是魂游太虚吧？”

“有何不可？她长的可妖艳得很。”

老人似知他在开玩笑，又追问：“还碰上谁？”

“飞天蝴蝶！”

小孩很快将事情说一遍，当然免不了加油添醋，说得口沫横飞。

老人报以笑声：“你探出他来历？”

“没有，这色魔有何大来历？何必浪费我的脑力？”小孩不屑地摸着脑子，忽又想到什么，“爷爷，什么叫摄脑术？我练的是不是这功夫？”

老人闻言哈哈大笑：“差多，差多，那是邪术，我阴不救岂会做这不入流的勾当？”

“那色魔为何如此说？”

“他不懂，只好乱猜。”

“我也不懂。还有，爷爷你为何天天杀鸽子、取脑袋，前前后后杀了十余万只，你是在做啥玩意儿？”

阴不救一脸得意：“爷爷是在创造品种，你就是我创造出来的超级品种，普天之下就属你最惊人了，呵呵！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发明！”

小孩眯眼促狭道：“有何惊人？是不是我一餐要吃五碗饭，所以特别惊人？”

“这岂不成了饭桶？”

小孩忽而得意：“有何不可？嘴大吃四方，将来我要吃尽天下，保证吃不惊人死不休。你看我嘴巴够不够大，需不需要改造？”嘴巴猛张，足可吞下大馒头，笑声更是逗人。

阴不救皱眉：“你好像对变成大饭桶很有兴趣？”

“不错，这是我终生努力的目标。”

阴不救轻笑：“还好，我的发明是你脑子，不是你肚子，否则就惨了。”

小孩眯眼道：“别得意，我随时可把你的发明从脑子里变成肚皮，呵呵！你不觉得肚皮的成就是看得见的，要多大有多大。”

阴不救讪笑几声：“大肚皮……你何必跟女人争呢？”

小孩笑容一敛，一时也答不上话来，自嘲干笑：“不争也罢，虽然男人大肚皮足可轰动天下，但总是太那个……难为情，还是留给别人去争吧！”

“难得你悟通此理！”阴不救疼心含笑着。

小孩摆摆手：“不谈肚皮，您说，我的脑子到底怎么回事，怎能猜出别人心思？这和摄脑术又有何不同？”

阴不救得意非常：“摄脑术是利用邪功迷惑对方，得从对方口中说出，才能知晓对方在想些什么，和摄心术大同小异。但你就不一样，只要你脑力触及对方，就能够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不懂。”

“你当然不懂，这是爷爷毕生努力的精华，其中过程之复杂，岂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

“爷爷今天非说不可！”

“不再杀鸽子，当然要说，否则你还不知自己有多惊人，跟我来！”

领着小孩，往屋后山壁行去。走近时，可发现一处天然缝隙，恰巧能容一人侧身通过，进入山壁，里头十分宽广，石壁嵌着不少夜明珠，照得四处通明，可见及左右墙上置有不少瓶罐，想必是放置丹药。再往前行，及至尽处，阴不救伸手推开石壁，已传来不少禽兽叫声。

原来通过秘室，此处另有洞天，好似火山内腹般，阳光从顶头直落下来，照得十数丈方圆透亮非常，还长了不少翠绿花草。

最特别是山腹四壁挖了不少小洞，每洞以性质不同，各自关着不同禽兽，声音正是它们所发出来。

阴不救指着那些动物，得意说道：“普天之下，所有怪异的动物，大概都在这边了，你要的秘密也在这里。”对这些动物，小孩也不陌生，可是他仍无法将这些动物和自己的特殊脑子连在一起。

“君儿你过来，瞧瞧那些蚂蚁！”

阴不救带着他往左侧一处洞窟行去，里头摆着十数个透明玻璃箱，各装了不同大小、颜色的蚂蚁，有的似在冬眠，有的十分活跃。

“君儿你可发现这些蚂蚁有何不同？”

君儿仔细瞧瞧：“有的较大，有的颜色不同。”

“那是表面的不同。”

阴不救拿出火折子，还未点燃，蚁群有了变化，有的缩成一团，有的四处逃窜，有的则做出攻击姿态。

君儿已起兴趣：“它们反应都不一样。”

“是不一样，那是因为它们来自不同品种、不同脑袋，所以有不同的反应。”

阴不救点燃火折子，蚁群又另有不同反应，或尖叫、或躲藏、或相互掩护，反应甚多。

君儿问：“有相同反应的吗？”

“有，天灾即是。”

阴不救弄熄火折子，然后往岩壁按去。

“这是模拟地震，除了地层震动之外，几乎还有些许温度上升，至于蚁群如何测知，这还得下功夫研究。”

两人静观蚁群变化，盏茶工夫不到，蚁群已开始慌张，连冬眠者也相继醒来，四处乱窜。不久，岩面开始抖动，蚁群反而不动了，紧紧贴在玻璃上。

君儿道：“是它们脑子感觉出危险，所以才共同行动？”

“或许是脑子，或许是另有原因，说不定它们是靠触觉、嗅觉，或其他更特殊的原因。”

“这么说，跟我脑子有何牵连？”

阴不救得意道：“跟蚂蚁没牵连，跟鸽子就有牵连了，因为你们有共同的秘密。”

“什么秘密？！”君儿十分好奇想知道。

阴不救含笑道：“不急，看了这些动物再说！”

此时抖动的岩块已停，蚁群也较为平静，随后阴不救带他一一瞧往其他动物，边瞧边解说。

“你可看出，动物的奥秘是无穷尽的，例如，狗儿的鼻子特别灵敏，龟蛇可以冬眠数十年，有的动物可以随时变颜色，有的发出声音可以传给百里

遥远的伙伴……这些有的已被人们运用成功。例如龟蛇冬眠的龟息大法，利用声音的传音入密……几乎所有功夫都可从动物身上找到影子……就连鸽子也懂得在千里之外飞回住处，这能耐岂是人们所能办到？”阴不救目露精光，得意地问道：“你可知道鸽子为何能辨别方向，飞回原来的地方？”

君儿摇头不解。

未等他回答，阴不救已拉他至内处一洞穴，里边堆置不少盒子以及水晶透明容器，其里头有的还浸泡不少似脑肉之类东西。这正是阴不救的实验手术房。

他拿出一个盒子，将其打开，里边浸有十数颗龙眼般大的脑肉。

“这就是鸽子的脑袋，它的秘密就在那些细小灰点。”

仔细观瞧，脑肉除了红色血丝之外，另有灰点零散四处，阴不救拿出夹子，将其中一粒夹出，置于手中。

君儿问：“那是什么？”

“磁石。”

“鸽脑里边有磁石？！”

阴不救含笑道：“不错，不过这并非一般所说的磁石，因为它并不很硬，而且是跟随鸽体长出来的，否则爷爷也不必花费数十年工夫去发现它的功能。”

“爷爷又是如何发现的？”

阴不救爽朗大笑：“昔日华陀专开人脑，你爷爷可专开动物脑袋，效果反而比他出色。”瞄向君儿，笑的更开心，似乎君儿即是他努力创造而足以为傲的精华。

君儿又瞄他几眼：“老是答非所问。”

阴不救见他板脸，不敢再笑，立即说道：“爷爷是利用实验把那灰石接种其他鸟类脑中，果然它们也能辨别方向，而除去灰石的鸽子就显得茫然，甚至畏惧飞行。而且那些灰石的确也有感受磁性的功效，所以才敢确定鸽子辨别方向飞行，全是因为脑中有了磁石的结果。”

君儿恍然：“原来是这么回事；但这又和我的脑子有何关系？难道你也在我脑中装上磁石，能让我接收别人的脑中思维？”

阴不救哈哈大笑：“猜对了一半，你脑袋确实能够接收他人脑波，不过这是天生的，不是爷爷创造出来的，爷爷只负责替你找爹娘、找时辰、找地方，准准确确地把你配出来，是纯种的超级小孩，超级脑袋。”

“我是天生的？真有这回事？！”

“你不就是一个证明？”阴不救道：“你知道世上为何会有摄心术、摄脑术之类的功夫？那即是世上曾经有过这种人，只是极为少数。”

“世上有过？会是谁？”

“通灵者、乩童、巫师，大都有此能耐，只是他们能力强弱不一。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这能力可以遗传，他们以为是上天赋予的，所以他们也写下了种种奇奇怪怪，似是而非，可以练成此能力的方法，即是所谓的邪术。”

君儿恍然：“那些摄心术、摄脑术的由来，原是如此。”

阴不救得意道：“这道理，普天之下恐怕只有你爷爷懂得，所以爷爷才能创出你这小妖怪。”

君儿摸摸脑袋，也为自己具有此能力而感到洋洋得意：“这么说，将来

我即可和任何人通灵了？”

“不该说通灵，而该说是接收他人脑波，只要他想什么，你即能知道，这才过瘾。”

“可是我还得运功……”

“那是因为你训练不够，不能随意接收他人脑波，你的运功，只是在使心神合一，脑波增强罢了。”

“这么说，将来训练够了，即能收发自如？”

“不错。”

得意之余，君儿又问：“什么叫脑波？”

阴不救道：“这甚为抽象，事实上肉眼也看不见，只能用感觉，又如你在静湖中丢下一颗石头，即兴起水波，一直往外扩散，无止无边，你只要幻想那波纹发自脑部，即为脑波，能了解么？”

君儿绝顶聪明，有了形象，立即能懂，当下欣喜若狂：“懂啦！脑波要冲向你喽！”

两眼直瞪阴不救，幻想波纹层层涌出，竟也感受到阴不救传来脑波，心头更乐不可支。

阴不救一时不察，也想不到君儿临时涌来如此强劲的脑波，已被摄去，他赶忙闭上双眼，猛念阿弥陀佛，让脑袋空白，这才逃过君儿摄脑，暗呼庆幸。

君儿见他模样，甚是得意：“爷爷怕什么？我是您创造的，难道您还制不了？”

阴不救干笑：“制不了，除了另一个具有此能力者，否则根本不是你对手。”

“这么说，我是天下第一高手喽！”

“别得意，你功夫还差得远，既不能收发自如，也不能专心对敌，只要敌人懂得方法，抢尽先机，你只有挨打的份！”

君儿好像不在乎这些，笑的甚是促狭：“将来我要偷尽天下人的秘密，呵呵！有我在，天下再无秘密可言了。”

他幻想着将来若偷尽天下人秘密，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阴不救更是得意，创造出这位超级小孩，将来武林可就有戏可瞧了，祖孙俩相视已哈哈大笑。

笑声过后，君儿又想到什么：“爷爷你看我会突然失去脑力吗？”

“不会，绝对万无一失。”

“可是我对你……不大有信心……哥哥不是被你搞得出差错？每个月总有一天武功尽失……”

闻及此言，阴不救困窘瘪笑不已：“那是一次失误，爷爷已特别小心……而且爷爷也观察你十余年，该没有这毛病才对……”

“难怪你把我取名‘君小心’，是你小心，还是我小心？”阴不救干笑：“以前是用来提醒自己，现在是用来提醒你……”

君儿瞄眼：“真是，你知道这名字带给我多大麻烦？每次报名，人家都还以为我要他给我小心一点儿，迟早会惹祸。”

阴不救干笑：“这也不错，碰上你的人，不小心行吗？”

君儿终究掩不了名字含带捉弄他人意味而感到黠喜非常，已呵呵笑起来。

“我叫小心也就罢了，你还把哥哥取名叫小差，你叫他要差到什么时候？”

阴不救笑得更窘：“没法子啦！爷爷尽力治他便是。”

“哥哥被你搞坏了，那我呢？”君儿忽然有所觉：“你说我是天生如此，又说是你所创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阴不救干笑几声：“要生下你这种小孩岂是易事？爷爷要找你爹娘配种，还要注意时辰、地方，甚至五行八卦方位，生下来还要细心培养，使你能力渐渐增强，免得像你哥哥出了差错，岂不前功尽弃？下这么多功夫，该有资格说你是爷爷创造的吧？”

只要脑袋没被修理过，君儿放心多了：“还好，我是天生的，否则脑袋被你切开一弄，八成和哥哥差不多，月圆时武功尽失，呵呵！这是哪门邪术，爷爷你是怎么搞的？”

阴不救窘笑：“爷爷也不晓得毛病出在哪里，大概时辰不对吧！不过你放心，爷爷已把你搞好了，剩下来，该是全力替你哥哥治病。”

君儿闻言惊诧道：“爷爷要离开这里？”

“嗯，爷爷要去找几味药材，得跟你分手了。”

君儿本有些怅然，但想及自己即将可以自由自在，也掩不了心头喜悦。

“好吧！爷爷早去早回，我去找哥哥便是。”

阴不救颌首：“你果然懂事多了，爷爷对你自是放心，不过身在江湖，可别用脑过度，把人家秘密偷过头。”

“那又如何？”

君儿显然想如此做。

“别的不说，让人追杀，自是难免。”

“爷爷不是说过，我既能测知对手心思，自能知晓他要搞啥花招，还怕人追杀？”

阴不救总带着一丝得意：“随你吧！只要能把脑力练好，吃点儿亏也是值得。”

他觉得君儿实际入江湖盗人脑波，也未尝不是一项好的磨练，是以并未反对。

君儿兴致冲冲：“爷爷，普天之下谁最红？我想从他身上下手。”

闻及此，阴不救忽而叹息：“已近二十年了，江湖不知变得如何？”

不自觉地退出洞室，望着那些珍禽异兽，感触更深。

“爷爷您有难言之隐？”

阴不救这才发现自己失态，赶忙陪笑：“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觉得时光流逝太快，一眨眼已过去了二十年，爷爷又老了二十岁。”

“可是我看您一点儿也没变，还是老样子。”

“人不老，心也老啦！”

阴不救爱意有加地抚着君儿脑袋。

“不说这些，让爷爷把二十年前的风云人物告诉你！”

说着找好两块岩石，坐了下来，阴不救整理一番思绪，已说道：“二十年前，最领风骚的是一位神秘人物，他有个外号叫天下第一当。”

君儿想笑：“这外号倒是很特别……他当些什么？”

“无所不当，不过通常是当人命。”

“这么说，他是邪派中人了？”

“不对，据我所知，他所杀之人，皆是该杀者……”阴不救叹笑：“说实在话，爷爷几乎知尽天下事，独独对他却一无所知……”

君儿追问：“爷爷是否有意君儿代为打探？”

“有一点，不过第一当已失踪近二十年了。”

“他已失踪？！那从何查起，说不定已作古了。”

阴不救摇头：“以第一当武功，普天之下还找不到对手，更不可能平白消失，除非是他自己躲起来，然而他却不可能躲上二十年不露面，因为他不是那种缩头之人。”

“这么说，他是另有原因了？”

阴不救沉思半晌，才说道：“其实第一当最后一笔生意是前往七音城，找城主独孤放，结果连七音城所有的人也消失了。其中是否另有隐情，二十年来爷爷暗中打探，竟然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探不着，甚至连七音城之事也无人知晓，实是一大隐秘。”

越是困难，君小心越是来劲：“爷爷放心，君儿既有盗取他人秘密之能，这事就交给我好了，只要他不死，一定能找到他。”

阴不救颌首轻笑，对君儿的能耐充满信心：“全看你啦！别辜负爷爷一番苦心。”

“放心，君儿必定不让您失望。”

阴不救频频点头叫好，随后又说道：“除了第一当之外，时下武林仍留传一句话‘七巧、七音、七毒虫’，呵呵！爷爷也是七毒虫之一，人称死命活医。”

“可是我看爷爷怎么一点儿都不毒？”

“其实爷爷年轻时也邪得出名，要求医可以，非得背一段秘闻，有的人说不出，只好干瞪眼去了。如此一传开，就上了榜。”

“爷爷当真见死不救？”

“见死未必不救，只是救活了，他们反而更惨。”

“为什么？”君小心甚感兴趣。

“因为他们欠了债就得还，爷爷收债功夫可不赖。”

“他们不会逃？”

“可以逃，不过通常都乖乖回来，因为爷爷在他们身上做手脚，那比死更难受。”

“你让他们发疼，如万蚁穿心？”

“不，是让他们发痒，如毛虫在身上爬，痒入了心，痒入了骨，搔不了，抓不着，痒得躺不了、睡不着，那滋味你觉得如何？”

君小心闻言，当真觉得有毛虫在背脊蠕动，痒透了心，赶忙抖扭身躯。

“爷爷这招果然厉害，难怪会上榜。”

阴不救显得得意：“没有几下功夫，岂能上榜？”

“另外几人呢？他们有何能耐？”

“阴阳克常笑山、常笑海兄弟，精通毒物、阵法，亦正亦邪，功力深不可测。天绝魔笛华秋风，自命风流，一手魔笛不知迷恋多少无知少女，可谓淫色之徒。另有绝情姬柳萍则专杀好色男人，她和华秋风恰如死对头，却未曾碰面。再一位是桃眼灯沈菁，是近年崛起武林的女子，想必十分年轻，她则貌若天仙，心冷手辣，只要有人以异样眼光瞧她，必定被她挖出眼珠，也算是位棘手人物。至于辣心和尚是少林叛徒，武功甚高，现在想必沦为邪派。

剩下最后一位鬼菩萨阴不救欲言又止。

君小心追问：“他是谁？是最毒辣的一个？”

阴不救颌首：“或许是吧！他和爷爷一样，精通医术，只是走上邪路，你碰上他，要小心应付。”

“我自会小心。”

阴不救沉吟一阵，继续说道：“除此之外，七音城已消失，只剩下七巧轩，这是新兴帮派，爷爷也不大清楚，听说她们全是女人，而且和金玉楼南北对峙，想必来头也不小。”

君小心忽而自得笑起来：“这些爷爷就要来问我了，南七巧、北金玉，早已名冠武林，我还跟他们打过交道呢！”

阴不救含笑：“看来爷爷落伍了，尔后江湖该是你们的天下了。”

“那当然，我还准备开一家当铺，保证比第一当更出风头。”

阴不救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好，有志气，爷爷倒要瞧瞧是你厉害，还是第一当厉害？”

“当然是我厉害了！”

君小心狂得可爱，引来阴不救笑声更炽：“有你这句话，看来第一当不现形都不行了。”

“说不定他怕了，躲得更缩头。”

“不较量，岂能分高下？”阴不救已另有想法：“爷爷也跟你较量如何？看谁先找到第一当！”

一有较量，君小心斗志为之高昂：“有何不可？爷爷准是手下败将！”

“那可不一定，爷爷是识途老马。”

“那我就是骑老马的人！”

阴不救似也卯起了劲：“咱们走着瞧！”

君小心忽然起身：“我现在就走！”

“这么快？！”阴不救反而吃惊了。

君小心得意地笑道：“这叫捷足先登，反正都要走，何不走快一步？”话方说完，已快步行往秘道。

阴不救赶忙追向后头。

“君儿，若有困难，记得找你大哥，他功夫可比你好多了！”

“知道啦！您也别忘了替哥哥找灵药，免得他时常短路！”

对于君小差失误之事，阴不救总是困窘非常。干瘪笑了几声，两人已追出外头。君小心去意甚急，阴不救也留不下他，只好叮咛几句，目送他离去。

待君小心背影消失，阴不救脸容已转感伤。

“除了你，又有谁能挖得出第一当的秘密呢？”

显然他方才是用激将法，引使君小心找寻第一当下落。

却不知他为何急于知道第一当行踪？

长叹几声，阴不救也开始收拾东西，返回秘洞，那些珍禽异兽，能放的全放了，不能放的，另找地方安顿，使它们不至于饿死。

一切弄妥，他才又往另一秘洞行去。这秘洞十分特殊，全是冰窟，十分寒冷，连几扇门亦为冰块所造，直到最里边，亮起火折子，方自发现靠壁角处置有一桌大四方冰块，内有一种怪物，好似变形虫般，随时能变化出任何形状。

阴不救瞧得更仔细，可看清这东西不停地往下钻，只要冰块一有空隙，

它立即填补过去，然后不停挤压，想将缝隙给挤大些。观察许久，怪物果然有所移动。

阴不救思考良久，似乎怕它逃去，乃决定带在身边，遂回头取来黑盒子，将冰块切小，连同怪物置于盒中，再加以捆绑，负于背上，这才走出冰窟。

离开秘洞，回到茅屋，拿起简单行李，他也举步离开这蛰伏十余年的老地方。

流水依然，却已人去楼空。

第三章 血麒麟

洛阳古城，终日车水马龙，人潮不断。

在街道较为偏僻一角，总有位醉眼惺忪的糟老头，他老喜欢窝在那棵大树下，或唱戏、或唉叹、或眉飞色舞地高谈阔论。

他叫公孙炮，本是江湖人，说的尽是江湖话。

然而话说久了，倒和胡言乱语的酒疯子差不多，除了一些戏耍的小孩，很少人会去理会他。

今天他又在那里大谈精彩事，他身边正坐着一位布衣清秀的小孩，晶亮的眼睛如此好奇地望着这位糟老头。

“你不知道啊……那天下第一当一个现身，有若霹雳盖顶，气未临而势先行，一匹快马溜飞而至，只见他身化游龙，飞地一闪、一掠，那对手还来不及看清是怎么回事，眼前一花，就再也吃饭不用嘴巴了！”

小孩眼睛睁得又大又圆，甚是崇拜地未敢眨一下眼皮，深怕这么一眨，精彩部分就这么错过了。

公孙炮睨眼瞄向他，又卖起关子，抓向腰间葫芦，张口灌起在酒楼要来的二锅头，醉红脸上难得浮起得意的笑容，反问道：“你懂不懂什么叫‘吃饭不用嘴巴’？”

这故事他早已讲数百次、数千次，但每说至此，他都会卖起关子，以表现自己乃是甚有幽默的人。

小孩傻愣愣地摇头。

公孙炮自得一笑，才老大教训地说：“那是因为那个人脑袋早已搬家，以后吃饭只要从脖子灌进去就行了，懂了吗？”

说完已大笑。

小孩精灵眼珠一转，立时猛点头：“懂了，后来呢？”

“后来更了得！”

公孙炮神采高亢，双手划出架势，倒也虎虎生风，喝声道：“后来他劈得不过瘾，两腿一蹬，那身形暴飞十八丈高，快若流光撞向偌大城堡，那才叫闪电劈雷，地动山摇，轰隆哗啦，碎石滚射满天满地，就这样一座城堡，硬是给他拆成平地！”更得意地说道：“听说太行山峰，不小心还被他踹掉一半呢！”

小孩听得如痴如醉，一脸崇拜，猛拍手：“好棒啊！他一定是天下第一高手了！”

公孙炮呸了一声，斥道：“娘的皮，要是哪个人敢说他不是天下第一高手，我老人家第一个就找他，把老命拚了！”

小孩听的甚是过瘾，水银般的眼睛一转，又追问：“后来呢？他拆了城堡以后，是不是得道成仙了？”

公孙炮突然泄了气，跌靠树干，怨声不已：“奶奶的，他老兄若真的得道成仙也好，总会托个梦给我，谁知道他就这样一去不回头，连那匹灵驹都不见踪影，真他妈的活见鬼！”

说到怨处，只好猛灌烈酒。

“从那次以后，他当真未再现身或跟你联络？”

“联络个屁！要是联络上了，我老人家怎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小孩吃吃一笑，露出洁白皓齿，他笑道：“放炮老头你现在不是很好？”

有吃有喝，洛阳城就属你最大最威风了！”

公孙炮狠狠呸了一声，随后自嘲式地笑骂起来：“小鬼你懂什么？什么最大？是我的脸大？还是我的酒葫芦最大？”

晃着手中酒葫芦，似也能意会小孩话中含意，甚是无奈地又笑了几声。

小孩灵黠一笑，道：“不是啦！我是说……我们小孩都听你的，你当然最大了……”

公孙炮又呸了一声，笑的甚瘁：“混了大半辈子，还是管小孩的，这种地步，应该出现在我十岁左右的情境，没想到这情境还是‘历久不衰’啊！”

叹息地喝口酒，瞄向小孩，感触良久，自嘲一笑，又道：“我跟你一样，只能共同享受这份十岁情境啊！”

小孩吃吃笑道：“这有啥关系？都是老大王一个，只不过差个五六十岁而已。”

他又笑脸一扬，问道：“差个五六十岁就那么重要吗？”

公孙炮长叹一声，伸手指向城外山前一座高耸楼阁，叹声道：“看到没有？人家是老大王，他住的是金玉高楼，我也是老大王，住的却是……”

手指收了回来，往上空槐树浓密的枝叶划了几圈，却也想不出自己该住在何处？更加苦笑道：“这……这就是我的家……”瞄向小孩，感叹道：“这种差别不重要吗？”

说完又灌老酒，显得十分苍老：“你还小，你不会懂的！”

小孩似也能感受公孙炮的心境，一时也默默不言，两眼放远，直往方才公孙炮所指的那栋豪华楼阁，不知在想些什么。

公孙炮灌了几口酒，心情又好许多，顺着小孩视线，也瞧向那红瓦楼阁，甚是不屑道：“什么金玉楼？什么天下第一楼？想当年，金王天这三个字任谁也没听过，若不是天下第一当不知溜到哪儿去龟闭，江湖还轮不到他混呢！”

小孩瞧向公孙炮，哧哧邪笑道：“天下第一当真的那么厉害？连现在号称天下第一楼的人都敌不过？”

“那还用说？”谈到第一当，公孙炮兴致更高昂：“金王天这家伙保证接不下人家三招，若有一天……”他笑的甚邪：“若有一天，第一当接下这笔生意，金玉楼照样会被他夷成平地！”

他已幻想此事成真地谑笑着，似乎恨不得金玉楼马上就给踩扁。

“要是有一天，俺能成为天下第一当，那该多好？”公孙炮怀着崇拜心情，有感而发。

小孩灵黠一笑道：“放炮老头，你好像很喜欢、很想出名的样子？”

“岂只想，简直就快想疯了！”公孙炮豪情万丈道：“想了数十年，岂能不想？大丈夫该扬名立万。”

小孩问道：“那你现在为何还没出名？”

乍闻此言，公孙炮又如泄气皮球，老脸都皱了下来，苦叹道：“难喽！时运不济，要想当个名人，还得真有时机不可。”

小孩哧哧笑道：“我想你现在时机来啦！嘿嘿！碰上了我……”

公孙炮稍稍一怔，随即又叹笑：“算了吧！怎可能再跟你一样玩家家酒？”

小孩精灵的眼珠一转，十分认真，道：“糟老头，我可是说真的，可不像你是炮炮的喔！”

说着也笑得甚甜，尤其那句“炮炮的”音拉得甚长，似在调侃公孙炮所

以不会成名，乃是因为这原因所致。公孙炮不停地摆手叹笑：“不可能的，怎么炮都出不了名……都已老大不小了，岂能跟你一样？”

小孩道：“要出名还不简单，你顶替天下第一当不就得了？”

公孙炮为之一愣，随后仍是苦笑：“不成不成，他武功如此之高，俺岂能冒顶他？”

小孩道：“唉呀！谁叫你来真的功夫？我是叫你开家当铺啊！反正都是当，当什么不都一样？”公孙炮又怔了，他不明白小孩说话用意。

小孩似乎已找出乐趣，甚是认真而带趣道：“成名有很多种方法，你那种方法，用了数十年都搞不出名堂，表示无啥用处，早该放弃了，现在来点新招，保证你会有效的！”

公孙炮皱眉道：“要是失效呢？”

小孩哧哧笑道：“大不了杀人放火嘛！这不也可以出名？”

公孙炮急忙道：“不成不成，岂可弄个恶名昭彰，将会遗臭万年，俺岂能如此？”

小孩笑道：“急什么呢？要你杀人放火，也不必弄个恶名昭彰；去杀土匪头，烧掉土匪窝，狗熊都会变成英雄，又怎会遗臭万年？”

指着金玉楼，他又道：“就像现在，你宰了金王天，不就出了名？”

公孙炮干笑道：“问题是……我宰不了他……”

“所以你只好想想其他方法啦！”小孩贼眼转溜不停：“就像开当铺，能弄个有声有色，还不是一样大出风头？”

公孙炮有点儿困窘道：“可是……俺想的是做一位侠客，不是搞个大当铺……”

“唉呀！都差不多嘛！反正都是‘当’，八九不离十啦！”小孩贼眼猛溜，道：“再说，我还是有阴谋的！”

“什么阴谋？”公孙炮凝神想听。

小孩更为促狭，道：“你也不想想，天下第一当莫名其妙地就已失踪二十年，是生是死都搞不清，咱们不如来个大翻炒，弄个天下大乱，他若翘辫子倒也罢了，若没死，迟早会憋不住找咱们算帐……”

公孙炮截口道：“这岂不更惨？他本是我……我最崇拜的人……”

小孩翻瞪一眼，坐于树根，双手一摊，无奈道：“随便你吧！能把他弄出来，总比你现在到处游荡，当个醉鬼还要好吧？”

“当醉鬼有何不好？”

“好在哪儿？看你为了要一壶酒，像小狗般向人乞讨下跪，这算什么男人？”

公孙炮突如被抽了一鞭，身形猛地抽搐，近二十年了，自己无时无刻想找到第一当，从希望到失望，以至于绝望，不知用了多少种方法，花了多大心血，到头来却只能以酒浇愁，沦为路边酒鬼，甚至下跪求酒，连丐帮弟子都不如，空有万丈豪情，也快被磨得差不多了。

他手指猛扣酒葫芦，一条条青筋暴现，他在想着那小鬼这句话——到处游荡，当个醉鬼，难道自己如此永远沉沦下去？

他双眼醉红而突暴，瞪着小孩。小孩也未甘示弱，瞬也不瞬地反瞪他，时间就此顿住，似乎天地一切都已僵硬不再活跃。

渐渐地，他把目光移向那只发抖而不听使唤的老皱双手，那身不知何年何代的脏旧衣衫，这哪是当年的他？

突然间，他摔砸手中酒葫芦，砸向地面，碎片纷飞，酒渍喷溅四处，茫然地已跌坐于地，口中念念说着，却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

小孩似知自己已战胜这一局，登时欺前，吊高声音，有意再刺激他，切声道：“不当醉鬼就找他出来，找他出来就得开当铺，闹，闹的越大越好！”

公孙炮猛咬牙，又怦然吸气，不能自己地喃喃念着：“找他出来……找他出来就有救了……”

小孩又激情切声道：“对！要找他出来就要闹，闹得天翻地覆，到时他不出来都不行！”

公孙炮已禁不起刺激，终于暴喝道：“好，闹就闹，俺豁出去了，什么酒鬼？”说到憋心处，一脚又往碎酒葫踢去，碎片是踢着了，却因用力过猛，那只破行僧鞋竟也脱脚飞出，猛地往对面一小酒馆窗口射去。

公孙炮见状，暗道一声：“糟了！”还来不及处置，小孩已精明地拉着他，往树干后边藏去。

“快躲，牛大肉丸可凶得很！”

小孩和公孙炮可缩得紧，躲得不见踪影。

果然，酒馆已传出浑粗的声音：“谁敢砸俺的台子？”

话声未落，一位年约四旬，肚大肢粗，罩着一条本是白色的围巾，现已沾满蜡黄面粉，他抓着破鞋，想找目标砸去，一副找人算帐的样子。

然而寻了几圈，并未见着人影，气也没得发，喝叫了几声：“奶奶的，有胆放炮，何怕现身？躲个什么鸟？”

小孩瞄向公孙炮，笑得甚是邪，似乎在体会公孙炮那个“炮”字的由来。

公孙炮腼腆一笑，窘困道：“他……会不会找来？”

“大概不会吧……吼了那么久……”小孩道：“该来，早就来了！”

公孙炮安了不少心，却又觉得心疼：“可惜掉了一只鞋子……”

小孩促狭笑道：“放心，你那只鞋子，连丐帮弟子都不要，牛大肉丸若留着，他的酒铺生意可甭想干了！”

他捏了捏鼻子，似在表示，那鞋子味道并不怎么好。

公孙炮似已习惯，只要鞋子能要回来，其他的，他可不怎么在乎，安心地已露笑脸。

牛大肉丸找不到人，又叫骂了几句，方自甩掉破鞋，一副被染脏地拍着手，也已返往酒铺，骂声仍是不断。

过了不久，小孩始探头瞧向酒铺，但觉危机已过，才蹿出来，捡回旧鞋，交予公孙炮。

他道：“其实你又不是打不过牛大肉丸，干嘛要躲？”公孙炮边穿鞋子，边窘困地说：“这……这……总是有原因的……”

说着，喉头可吞了不少口水，咕噜个数声。

小孩自知他要躲的原因，全在于“酒鬼遇酒铺”，闹翻了，只有酒鬼倒楣，能不吵，那是最好了。

原来牛大肉丸脾气坏，但若公孙炮这类的酒鬼上了门，多的没有，同情地给个一两壶总是有，而且从不收帐，这对公孙炮来说，可是大恩大德，他岂能自砸了后路？

小孩讪笑道：“看你酒醉迷糊，头脑还是很管用的嘛！”

公孙炮干笑道：“没办法……以前……他总对我不错……”穿妥鞋子，他转回话题：“你说要开当铺……总得有个开始吧？那需要本钱的……”

小孩似胸有成竹：“本钱倒是不难，不过……”瞄向公孙炮，贼眼中带着精明：“你得先告诉我一件最真确的事情！”

公孙炮定了神，反问：“啥事？这么贼脸的？”

“有关于第一当的事……”小孩灵眼不时闪动：“你怎么对第一当那么清楚？”

“这……”公孙炮似也机警地瞧着小孩。

小孩泰然一笑：“听你上次说过……”

公孙炮截口紧张说道：“我说什么？！”

“你说你是他的马僮。”

“我，我……”

小孩瞪他一眼，叫道：“你急个什么劲？洛阳城的小孩，至少有一半知道你是马僮出身，还神秘个屁？”

“这……这……”公孙炮更是搞不懂。

小孩得意地笑道：“别装迷糊啦！每次玩家家酒，你不是扮马僮，就是教我们如何扮马僮，还说你从小就懂得养马，是什么‘萝卜’（伯乐）？有时候连酒醉时，都会喊着那匹灵驹是你养大的，你还有啥好装的？”

原来这小孩正是君小心，他自和阴不救分手后即到处打探第一当下落，好不容易在洛阳探出有这么一位公孙炮时常说及第一当的事迹，自己也就围过来听他酒言酒语，结果发现他说的和爷爷所言十分吻合，想必和第一当有所关系，经过一个月查探相处，他已相信第一当另有一匹快马，而这位公孙炮正是当年第一当的马僮，有此发现，他当然要从公孙炮身上下手了，拉他一起开当铺，那再好不过。

公孙炮显得不自在，想抓酒葫芦，又已抓之不着，双手十指扣抓个不停，他认为此乃是他最大机密，却被小孩一语给点破，想不承认都找不出借口。

小孩瞄眼道：“老炮头你别紧张兮兮，反正你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因为大家都把你当成醉鬼了，我只是想知道你是真是假，若你真的不是第一当的马僮，咱们这出戏也不用唱啦！”

“怎么……唱不起来？”

君小心道：“第一当那么神奇，除了你，别人知道的可不多，如果你是冒牌马僮，咱们若冒充他，迟早都会被人识破，至少他如何接生意，我们都不懂吧？”公孙炮显得十分为难。

君小心瞪眼道：“老炮头，到这种地步了，你还考虑什么？你承认、不承认，关系的只有咱们两个，就算你说的天花乱坠，别人也不会相信，难得有一个人相信你，你还憋个什么劲？这太不够意思了吧？难道你想永远这样子下去？”公孙炮表情又自变个不停。

君小心瞪了几眼，突然已现狡猾：“其实你不说我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那灵驹，我早见过了，不是灰色的，它的毛早就变成红色，浑身似血呢！”

公孙炮道：“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君小心说得更真：“它不但浑身血红，还有两个嘴巴、两个舌头，一个用来吃草，一个用来喝水的呢！”

公孙炮叫道：“胡说！俺养了那么久，哪有见过它有两张嘴巴，吃草、喝水是分开的？”

君小心已哧哧笑起来：“是啊！我也觉得奇怪，你养了那么多年，都没发现它有两张嘴巴，我怎么一眼就瞧到了？”

“你胡说，你根本没见过灵驹！”公孙炮显的得意：“其实俺一听你说灵驹的毛是红色的，就已知道你在胡扯了。”

君小心叹笑道：“真是，想吹个够，没想到你还真的养过灵驹，马上就被你拆穿了。”

“那是当然。”公孙炮神样道：“养了十数年，岂能让你给唬了？”

君小心笑得更黠：“是啊！你这马僮岂是干假的？”“哪里。”

公孙炮自鸣得意地仰着头，岂知目光瞄向君小心，见他笑的竟比自己还得意，顿感诧异不解。

蓦然间，他似想通了什么，惊愕道：“你……”

君小心已笑出声音：“没什么啦！马僮一当，啥事自该比我知道得多，尤其是对那匹灵驹。”

公孙炮终于明白小孩是在用话套他，自己一时不察，竟也“承认”自己是马僮，登时恼羞成怒似地欺向小孩，喝声道：“你敢耍诈？！”

君小心拔腿就跑，嘻笑不已：“我哪有？我只不过是说了马匹吃草跟喝水的嘴巴不同而已，呵呵……”

他笑得更谑。

公孙炮追不着他，两人绕着槐树转了几圈，他也莫可奈何地笑了起来，脚步为之放缓，笑骂道：“死小子，你可贼得很！”

君小精灵直笑：“早承认不就没事了？非得逼我当贼，把你拉出来不可。”

公孙炮无奈叹笑：“也罢，看样子老夫是栽了，真是后生可畏啊！”

两人各有表情地又坐回原来位置。

公孙炮背靠树干，感触良多，道：“不错，俺是养过那匹马，当过马僮，一眨眼就已二十年了……”

君小心静静地等他情绪较平静时，才道：“只要是真的就成了，你可知道第一当如何接生意？”

公孙炮颌首道：“知道一些，但不知现在管不管用？”

君小心眼闪亮光，欣喜道：“知道就好，保证管用，咱们发啦！走！咱们去弄些老本。”

说着已兴冲冲往城西奔去。

说他是小孩，脚下功夫竟也不弱，公孙炮还来不及问个清楚，他身形就要在人群中消失，急得公孙炮尖声直呼小孩“小心，小心”的，也跟着追了下去。

好不容易才追近君小心，忽见他奔行方向似乎不大对劲，他有些紧张。

“你要去哪里？”

“金玉楼啊！”“你疯了？打主意打到金玉楼头上！你在玩命是不是？！”

公孙炮已放缓脚步，一脸惧意，若要惹金玉楼，他得要认真考虑考虑。

君小心一脸冲动：“要捞大本，当然要找大客户了，金玉楼不是很好的对象？”

“要是他能捞，早就被人捞倒了，还轮得到你？”君小心神秘自得道：“我自有门路，倒是你，炮炮的，要是出了差错，那可不妙……”

公孙炮倒也有自知之明，抬头瞧着金玉楼，建得肃穆高耸，逼来压迫感更重了，道：“说的也是，‘南七巧、北金玉’，金玉楼可是时下北派武林最风骚的一派，我可惹不起……我看咱们还是换个目标吧！要是丢了命，啥

搞头也没了，还谈什么开当铺？”君小心轻笑不已：“目标是近的好，不必换了，何况扯了大的，马上就能名扬四海，你不就马上可以出名了？”

公孙炮憋心道：“也马上翘辫子，来得快，去的更快！”

君小心呵呵笑道：“这有何不好？总比你现在来得莫名其妙、去的没声没气，要好得多吧？”

公孙炮窘困不已。

君小心接口又说：“不必你操心，俺可也还要混，岂敢自找麻烦？咱现在走的是暗路，你只要在外面把风就成了。”

乍闻把风，公孙炮忌意已去了大半，当下追问：“你有熟人在里边？”

君小心神秘一笑：“天机不可泄露，走，去了再说。”

他再次奔往金玉楼。

公孙炮虽忌讳着，但想及君小心只要自己把风，自是危险不大，也七伏八闪地跟了下去，两人避开凛凛生风的正门，潜至金玉楼后院，君小心驾轻就熟地找了一处矮梅林，要公孙炮躲在此，待他溜入后院，将会从墙上丢东西下来，墙后接下带回此地即可。

公孙炮但觉此事甚为简单，风险又小，当下也欣然答应。

君小心交代完毕后，一溜烟地已往梅林深处遁去，眨眼已消失无踪。

梅林尽处，乃为一排古石墙，也许久未见阳光，此墙已阴湿而长出青苔，带着浓重的腐湿味。

君小心似识途老马，在墙角下找出两块石头，这么一推，石块下隐，已出现三尺大小洞穴，容人出入，足足有余。

他很快钻入洞穴，又将石块推回原位，如此简单地就进入了名震武林的金玉楼。

里边一大片庭院花园，百花齐开，争奇斗艳，拥绕流水假山，自有一片逸境。

君小心眼神一瞄，落在不远处一座倚池水榭，自信地一笑：“该不会错的，金蛋先生该在那里吧？”

他倒是大摇大摆地往水榭走去，好似在逛自家庭院，可逍遥自在得很。

方靠近水榭，已传来清脆朗读声，听起来，年龄似乎不大。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天生我材必有用……”

光是这句“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已念得浑然忘我，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君小心闻言，但觉好笑，暗道：“你的最佳用途就是生金蛋，别人是生不出来的。”

他已潜至水榭窗口，往里边窥视，此处原是书房，正有一名和君小心年龄相仿的孩童坐在书桌前，茫然胡思地盯着屋梁，口中仍念个不停。

君小心暗自好笑，似乎已找到了该找的人，贼样地摘下窗旁一株桂花枝，折成数段，猛地往那小孩头上打去。装出老成声音冷声道：“念什么？到现在还在‘天生我材必有用’？”

那小孩被打中，还以为是西席老师敲的脑袋，哪还敢做白日梦？赶忙拿起书本，见字就念：“君不见黄河之水人生来，君不见天生我材必有用……”

君小心已忍不住笑出声音：“他妈的！这哪是考状元的材料？黄河之水是人生来？怎么来？是‘人身’来的吧？你天天尿床拉出来的吧？”

那小孩顿觉来者不是西席，甚感惊诧地喝声：“谁？”马上摆出架势，准备迎敌。

“是我啦！看你拉尿造黄河水的人，呵呵……”

君小心已爬窗进入书房，态度甚是从容。

那小孩见着君小心，登时喜出望外，急道：“是你？！君老大？！”已追向前。

君小心大模大样地摆摆手，坐在桌上：“怎么？几天没来见你，就把你给逼疯了？神经猴急的？”

那小孩欣喜而带着抱怨道：“什么几天？足足有三个月，害得我差点出去找你呢！”

君小心道：“唉呀！我是大人物，时间当然宝贵，你听过三年如一日吧？三个月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半小时的感觉而已。”

“可是我……”

“我知道你是度日如年！”君小心哧哧笑道：“三个月，足足过了九百年，可辛苦你啦！不过，这种事情你最好要习惯，否则……”装模作样地瞧着那小孩，叹声道：“看你才几岁，就已经那么老了……不知还能不能生金蛋？”

其实那小孩比君小心年龄小了些，约在十一二岁左右，面容则长得清秀，只是带些富家子弟的憨滞，比起君小心的精明老练，自是差的多了，尤其身高，更差上一个脑袋，叫一声“君老大”自是应该。

那小孩似不在乎这些，祈声道：“以后你多找时间来此，我就不会过那么多年了。”

君小心笑道：“一定，一定，不但要常来，如果你有兴趣，咱们还可以混个十年八年呢！”

那小孩欣喜若狂：“真的！”

“当然是真的。”君小心肯定回答。

那小孩突然又泄了气，坐回椅子：“可是……你每次也这么说，每次都把我丢在这里……”

也难怪他会如此反应，君小心和他见面最少不下十次，临分手时，都会这么说，搞得那小孩一次次失望，时下再听此言，也不知该不该要相信他了。

君小心尴尬地一笑，道：“说久了，总有一次会变成真的嘛！我就有这个感觉，你没有吗？”

那小孩陪笑道：“有是有，可是你走了，感觉就没了。”

君小心干笑道：“这要慢慢培养，此事暂且不谈，正事要紧。”

双脚一拐，已转向小孩，两人面对面，坐个笔直。

那小孩问道：“老大你找我有何正事？”

君小心邪邪一笑道：“我想……该替你这‘金蛋’名字下定义了。”

原来他和金玉楼早有瓜葛，难怪在阴不救说及此楼和七巧轩时，他满是得意神情。

那小孩本是金天王最小的儿子，名为金王玉，现年十一岁，他是在一次庙会时，碰上了君小心，或许他向往小心那种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遂甘心地和小心交上朋友，而小心也不失他所望，三两天总会带他溜出金玉楼，去玩些小孩应有的童年把戏，玩了几次，可把他给玩上瘾了，想静心念书都不成，镇日等着小心再次出现，真可谓度日如年。而小心亦觉得金玉楼财可敌国，给他弄了个金蛋外号，倒也颇为名符其实。

金王玉嫩脸稍红：“这……金蛋这名字好俗喔……”

君小心呵呵笑道：“唉呀！个人眼光不同嘛！这两字在我听起来就蛮有气质的，你难道不相信我的眼光么？”

金王玉苦窘着脸：“相是相信，只是听起来……”

君小心憋笑着伸手摸摸他脑袋，呵呵又笑道：“唉呀！天生我材必有用嘛！你刚才不是念个不停？我可是经过长久鉴定，你的最大功用，就是生蛋了。”笑的更贼媚：“你可别看‘金蛋’这两字，普天之下，要能封上这雅号的人，可找不出第二只，你可是独一无二，金鸡独立，唯你独尊的金鸡王哩！”

金王玉仍感到窘困，却又不知如何说出内心这股感受。

君小心拍足了头，已跳下桌子，来回走动：“唉呀！想开点，人说：宁为鸡头，不为牛尾，你可是金鸡王一只，有何好埋怨的？我想当还当不来呢！”盯向金王玉，伸手又拍他肩头，笑的甚逗人：“要不然，你对自己有更出色的外号可叫的么？”

金王玉嫩脸微红，稍加点头，窘涩道：“有……”

“什么外号？”

“大游侠……”

君小心立时叫好：“好！金蛋大游侠，独步武林，轰动南北，出头之日将指日可待了！”

金王玉更形困窘：“君老大你听错了，我没加‘金蛋’两君小心瞄向他：“这么说，不加金蛋，光叫大游侠就清新脱俗了？”

金王玉红着脸，未能答话，不过见其表情，大有这么一回事似的，不觉中又说了话：“我将来要侠游大江南北……”

“然后呢？行侠仗义，济弱扶贫？”

金王玉窘笑的点头。

君小心怪模怪样而老成地点头：“嗯！好气派，跟我现在差不多嘛！”

金王玉以为小心赞同他的想法，登时喜悦道：“所以我很想到外面闯闯，跟你一样，叫大游侠……”

“慢着，慢着，大游侠！”君小心伸手制止他，道：“你叫大游侠也罢，别把我也叫成这玩意儿，我有点儿受不了。”

金王玉不解道：“为什么？这侠名不是很不俗么？”

君小心讪笑着：“是啊！十分不俗，你到街上一喊‘大游侠’，保证全洛阳的小孩都会向你报到，一路排到长安去。”

金王玉有点得意道：“那好啊！大游侠马上就出名了。”“是啊！”君小心嘲惹道：“你叫‘大游侠’，他们还会举手答‘有’呢！然后就会像小猪抢奶一样，自相残杀！”

金王玉迷惑道：“怎么会呢？他们怎会自相残杀？”

君小心仙笑道：“有什么办法，他们都是当大游侠，不厮杀一番，谁知道哪个是正牌货？”

金王玉更是不解了。

君小心似也不愿再绕着这问题打转，老大口吻道：“金蛋老兄你也别老土了，这个‘大游侠’三个字，只要懂得发骚的小孩，就知道这么回事，个个抢着自封为侠，你还自命不俗呢！你看我头上。”

他指着自己额头，嫩白中透着一层红晕，看不见任何疤痕，他却精彩有加地说道：“你看我这个疤，在三岁时就是为了争大侠客，争得头破血流，

一直争到六岁半还杀不完敌人，最终发现到处都是大游侠，当上大游侠也实在没什么面子，终于痛改前非，不再当了，呵呵！你还真的把它当宝贝，要不要出去找你同党厮杀一番？以享同名之乐？”

君小心笑的促狭，他额上可没疤，也未曾为了大侠客之名，和人争得头破血流。早在幼年时，听及大侠客到处皆是，他老早就觉得太俗气了，捉弄都来不及，哪还有心自封为号？现又闻及有人想当大游侠，也想好好调侃他一番。

金王玉此时可无心见他额上是否有疤，整颗心被小心给捣乱了，本以为当大游侠是何等威风，亦是积聚数年的梦想，谁知小心一句话，就全然变了样，先前那股清新不俗，此时也灌满了俗气和窝心。

再瞧瞧小心那促狭的神态，两道目光似要把自己给瞧得一丝不挂。要当大游侠，多少也受他感染，如今被他说得一无是处，还当啥大游侠？

金王玉干笑道：“我现在觉得……金蛋大侠也不错了……”君小心霎时击掌拍手：“对！你学的可真透彻，悟性惊人，一点就通，什么俗不俗？只要突出就不俗，金蛋比起大游侠，可差上十万八千里，独一无二，不当他，要当啥？你的出名就指日可待了。”

被小心这么一说，金王玉也感受到一种喜悦，频频轻笑：“我也有这种感觉了……你觉金蛋要如何侠名远播呢？”

君小心呵呵笑道：“这个容易，只要你每天生一个金蛋不就成了？呵呵！会生金蛋的鸡，想不出名都不行！”

金王玉笑的更窘：“可是……要怎么生？”

“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君小心贼样道：“你家的藏宝窟在哪里？”

金王玉诧异不解道：“你这是要干啥？”

君小心媚笑几声，道：“当然是要你生蛋了，呵呵！你可知道，生金蛋是必须找像藏宝窟那种地方才行的。”

金王玉若有所思：“原来你是想搬宝窟里的东西？”

他露出紧张而为难的表情。

君小心邪眼一瞄，笑个不停：“唉呀！你想到哪儿去了？咱们是人，哪来会生蛋？那只是要你双手能搞出银两来，就算是生蛋了。”

金王玉急道：“不，我不敢偷……”

君小心截口道：“不急，不急，不是‘偷’而是‘拿’，那东西可是你家的，怎算是偷？”

金王玉急道：“可是它全是爹的……”

“你爹的和你的又有何差别？”君小心大言不惭道：“我爹的东西，哪一样不是随我拿？他哪敢吭一声？做人就是要这样才够味嘛！”

金王玉问道：“你不是说，你爹早过世了？”

“这……”君小心可曾说过此话，暗自憋笑吹牛吹过头了，但他脑筋转得快，立时有了说法：“就是如此嘛！老的容易翘辫子，我爹早就想通这道理，在生前就和我串通好了，有东西尽管拿，有银钱一起花，我看你爹也差不多了，你该有自己的主见。”

金王玉是想要有“自己主见”，可是想及父亲那张脸，心头仍是惧意十足：“我看……我还是先向我爹说一声，再拿“不行，不行！”小心可紧张得很：“你去跟你爹说他差不多了，不就是在咒他死吗？千万行不通！”

他口中仍念嚷不停：“这小子，存心是跟我过不去，这种事也好告诉他

老爹？不脱层皮才怪！”

金王玉急道：“我不是跟你过不去，而是这件事，要是没让爹知道，怎能像你一样，要拿就拿？”

君小心眼看他脑袋转不过来，多说也是无益，遂道：“拿是要拿，但也不必事先说明，你了解什么叫暗示和默契？”金王玉尚未花脑筋去想，君小心已接口道：“你爹德高望重，岂能在你面前讲个清？他是要面子的人，你只要用暗示的就行了。”

金王玉问道：“如何暗示他老人家？”君小心邪笑道：“很容易啊！到宝窟搬点儿东西，就是给你爹暗示，只要他没反应，就表示暗示成功，默契也就形成，将来你就可以跟我一样，父子共用，要拿啥就拿啥。”

金王玉担心道：“要是暗示失败了呢？”

小心憋笑道：“那你只好理光头、坐玄关，忏悔三个月了。”

一想及坐玄关，金王玉嫩脸已变：“我不敢乱暗示了，这太可怕……”

想及上次和哥哥出游，闹了一家酒铺，消息传回，被他爹罚了一趟玄关，每天坐在冷板石，头举金玉鼎，一口气关了七天七夜，吓得他足足躺上一个月病床，这件事他可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小心呵呵笑道：“谁叫你这么慢才碰上我？这个罪是白受了，你放心，朋友一场，我才不会叫你吃瘪，我只是要点本钱，咱们一同做生意，是以钱养钱，一本万利，又不是拿去花，就算你爹知道了也无话可说，甚至还会夸你几句呢！”

金王玉仍感到不安。

君小心道：“唉呀！别吓成那个样子，这岂是我的朋友？见不了大场面，生意怎么做？”拍拍胸脯：“我向你保证，一切没事，这样行了吧？”

“真的会没事？”

君小心瞄他一眼：“你难道不相信我的能力？”

金王玉也搞不清小心有多少能耐，但记忆中，他好像无所不能，不自觉地也点了头：“我相信你……”

“既然相信不就得了。”小心伸手又拍向他肩头，笑道：“错不了的，跟着我准没错，何况金玉楼富可敌国，弄个千百两，根本不痛不痒，大不了我陪你就是。”笑得更逗人：“最重要的是这门行业实在够刺激。”

他装出陶醉的贼样，卖关子不说，吊足了金王玉胃口。

金王玉被他这么一耍，啥事也都忘了，想的全是这刺激行业，急问道：“你想做何行业？”

“开当铺。”

“当铺？”金王玉有些不解。

君小心老大模样解释道：“这当铺可神奇多了，无所不当，譬如说有人要当你三根头发，有人要当你几只兔宝宝，还有当乌龟、当爸爸、当妈妈，千奇百怪，说也说不完。”

金王玉兴趣来了，好奇地问道：“我爹也可以当？”

小心呵呵笑道：“当然可以，你要当，我照收不误。”

只要好玩，金王玉可想不了那么多了，登时拍手叫好：“太棒了，竟然连我爹都可以当，那岂不是天下所有东西都可以当了？”

“这还用说？不够刺激，我哪会要你入伙？”

金王玉兴致勃勃道：“我要参加，何时开始？”

“现在就开始了。”君小心手指耍了耍，贼眼道：“不过还差一样……”手指一耍，金王玉已知道是怎么回事，问道：“要多少钱？”

君小心眼见资金有了着落，笑得自是开心，随便说个数：“就千两黄金好了，不够再补，小生意，慢慢做，以后再做大的。”

“一千两……”这数目在金玉楼来说，宛若九牛一毛，但在十来岁的金王玉来说，倒也是个数目。他左想、右想，还是没办法凑出这个数目，虽然为难，仍禁不了开当铺的刺激诱惑。

终于，他决定走一趟藏宝窟。登时往四处窗口瞧去，但觉无人，这才返身细声道：“一千两就一千两，待会儿我先去一个地方凑金子，你可要躲得好，等我回来……”

君小心截口道：“唉呀！一同做生意，还分什么彼此？你怕我会坑了你不成？留我在这里，要是有人闯进来，把我当贼抓走，我想解释都没办法，不如跟你去，暂时当你仆人来得好，万一出事了，你我也好有个照应。”

金王玉脑袋一时也拐不过来，不知该不该让他同行。

君小心催促道：“哎呀！别多想了，时间宝贵，多留一分，多一分危险，咱们现在就去，省得夜长梦多。”

金王玉被他催的没办法，只好答应，紧张道：“要去可以，你可不能乱拿东西喔！”

“放心，你看我的眼睛。”君小心指着自己的眼眸，邪样笑道：“我是见钱眼开，其他东西很难引起我的兴趣呢！”

“这样就好。”金王玉也放心不少，随即往门扉探去，并未发现人影，向小心招招手，细声道：“小心点，我们走！”

君小心呵呵轻笑：“我不小心，天下就没有人叫小心了，你尽管放心就是。”

金王玉想及小心名字，不禁也笑了几声。

随后两人已潜向那所谓的藏宝窟。

说是“潜”，其实只是走的小心，并未躲躲藏藏，偶尔碰上守卫，他们哪想得到小楼主要搞花样，而以为小心乃是他随身仆从，倒也懒得询问，一路顺利走向内院较深处。

来到一座小庭园，已有卫兵守在外围，金王玉和小心躲在花丛中，远远瞧向隔着小池的雅轩，似木造，又像石砌，已缠上不少青绿藤蔓，还开着紫花，不过修剪得好，门窗皆可瞧的清楚。

君小心疑惑道：“那是藏宝窟？不是像山洞一样密不透风？”

金王玉莫可奈何道：“我只见过这么一处了，我爹时常在这里训诲我，我也看见不少宝物，还有一口口的箱子……”

闻及有东西，君小心也不愿多问，遂笑道：“有就好，现在看你如何引开卫兵了。”

卫兵守在门口，离两人十余丈远，如木桩钉在那里，若不引开，可也不易进门。

金王玉侧头想想，道：“我看只有先点了两人穴道再说。”

君小心颌首：“这也是个办法，你去点，我替你把风。”

“嗯！”

金王玉稍点点头，已立起身子，大方地走向雅轩，卫兵但觉有人行来，立时警觉，握紧剑柄，全神往金王玉瞧去，忽见是金王玉，心头也宽松下来。

两名卫兵齐拱手道：“是少楼主。”

金王玉走前，表情仍保持镇定，暗自运起指劲，问道：“我爹呢？”

“楼主不在，不知少楼主来此……”

金王玉已走近两人不及七尺，但见两人并未防备，立时快捷点出指劲，点向左侧那名卫兵齐门穴，卫兵应指而倒。

右边那名卫兵见状大为惊愕：“少楼主您这是……”

“玩玩而已。”

金王玉不敢怠慢，话随身走，又是一指点中卫兵章门穴，将两人给解决了，虽是两指，却也紧张的使他额头冒汗。

但觉状况已除，长嘘一声，抚腕擦汗，伸手招向小心，细声道：“君老大快点儿……没事……”

小心也看的清楚，金王玉这两下子可不比一流高手弱多少。闻言也大摇大摆地走出来，笑道：“早知道你身手那么好，我也不必躲得像贼一样。”

金王玉嘘气道：“算了吧！我爹的手下，强过我的多得很，要不是我偷袭，可没那么好过关；别说了，咱们进房吧！”

未敢多耽搁时间，拉着小心已推门闪入屋内。

映眼而入，是一排长柜靠在左墙，约有半个人高，其上方摆了两棵青绿玉树，似是发叶榉树，两尺余高，栩栩如生，玉树中间则为红水晶雕成之腾云麒麟，巧夺天工，简直就和真的麒麟一样。

光是这只血麒麟，就不知价值几许，可把君小心给看呆了。

其他四处零星也放了不少古董、玉器和图书，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勉强可算是间藏宝窟。

他赞不绝口：“果真是稀世宝物，有了它，还开什么当铺？”

金王玉闻言急忙道：“君老大你可别打它主意，我爹说它是神物，有一天会复活过来，可算是金家的传家之宝，不能乱动的。”

“传家之宝？”君小心笑得甚邪，又多摸几下，道：“是该有此资格，还能复活……”

越摸越觉得爱不释手，看在金王玉眼里可更急了，急忙道：“别再想它了，我爹说血麒麟看久了会失魂，甚至于瞎眼，你还是别看的好，银子就在柜子下方……”

说的不够快，他已打开长柜，里边摆着一箱箱有若枕头大小的箱子，随手打开一口箱子，尽是金银珠宝。

他拉着小心蹲了下来，欣喜道：“看，珠宝都在此，你要拿多少？一箱够不够？”

小心瞧向珠宝，眼睛也为之一花，频频点头：“够了，够了，一箱起码值上百万两银子，可压死我喽！”

金王玉闻言，立时抱起一口箱子，道：“一口就够了，那我们走吧！”

“慢着慢着，不必急！”小心把他给拉回来，笑道：“咱们是来拿生意本，又不是来大搬家，干嘛抱一大口箱子？放着，看我的！”

他抓过金王玉手中箱子，慢条斯理地往地上摆，同时又从柜中取出数口箱子，摆在地上。

金王玉不知他在搞何花样，只急着要离开这里，急道：“你就随便拿一口，我看都差不多，咱们快走，要是我爹回来，那就惨了。”

君小心仍自心安理得，道：“办事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坏事的，说好

是要拿千两黄金，怎能搬一口箱子？你知不知道少了一口箱子有多严重？你爹不杀了你才怪！”随手打开数口箱盖，笑道：“其实箱中并非一锭锭的元宝，只要我们一口箱子拿一点，你爹是不会察觉的，你也不必再提心吊胆了。”

金王玉登时恍然：“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等你想到，天就永远亮不起来喽！”君小心笑着，已拿出随身携带之布袋，道：“来吧！你不是要快？帮我挑些元宝，还有一些容易脱手的東西。”

二话不说，金王玉也翻着箱子，专找些较不起眼的东西。

君小心似在找寻什么？千把两元宝其实只要几口箱子就够了，他却几乎翻遍了所有箱子，仍自不停地找着。终于被他从角落处抓出一口外表已旧却十分光滑的箱子。

他面露喜悦，喃喃自语道：“该差不多了！”

箱子一掀，里边放置了不少玉雕动物，尤以麒麟为多，也许甚久未被启开，都蒙了一层灰膜。

金王玉也瞧及，问道：“那是什么？”

君小心伸手吹抚着箱子，淡然道：“没什么，怪兽图，弄不到你传家之宝那只血麒麟，随便找一只过过瘾也好。”

金王玉感到一丝得意，毕竟那只血麒麟是金家独一无二的宝物，而让小心可望不可及。他好似打胜地又瞧往血麒麟，这宝物愈看可就愈可爱了。

君小心可没心情和他一同观赏，兀自在箱中找寻，翻着翻着，也从一大堆小麒麟中，找出一只和血麒麟形态相仿者。

他拿起小麒麟，摸着摸着，自嘲般说道：“没大的，小的也好，没红的，黑的也好。”

小麒麟整只土黑，宛若泥塑烧而成，见不着一丝光彩。

金王玉见着，不禁笑了：“君老大，你随便再挑一只吧！这只那么黑，一点都不好看。”随手拾起另一只小麒麟，搓去灰膜，仍可见着红晶体，想交与小心，笑道：“这只是红的，总该有点儿像了。”

小心却摇头道：“不必啦！都是假的，哪一只还不是一样？既然要特殊，黑的自不同于红的，否则别人说我这只是仿造品，一点价值感都没有了。”

金王玉闻及如此，也不再多说，呵呵笑道：“将来有一天，我爹将血麒麟传给我时，我再跟你共同观赏它如何？”

君小心轻轻笑道：“希望有这么一天，我们一人一半好了，你要上半部还是下半部？或者是我左边你右边？”

金王玉哪晓得小心一得手就想分割？惊急道：“不能割的，一割开就完蛋了。”

君小心哧哧笑道：“放心，说着玩的，你要割，我还不忍心呢！”揣入那只小麒麟于胸口，道：“收拾收拾，咱们快走吧！这可是危险地带。”

金王玉登时警觉仍身在险地，马上收回心神，与小心七手八脚地又将木箱给收拾摆回柜子。

“成了，万无一失。”君小心提着半大不小的布袋，笑得甚是满意。

金王玉急道：“够了么？够了咱们就走。”

还未等小心回答，他已探头瞧向屋外，但见卫兵仍自倒地不起，心头稍安，向小心招招手，两人顺着来路又潜回去。

方潜至先前藏身之花丛，金王玉似想到什么，道：“对了，君老大，你替我想想，要是那两名卫兵醒来之后，我要怎么应付他……”

说着不自禁地转头，复往两名卫兵瞧去。

不瞧还好，这一瞧，直如双眼被利刃猛扎了一刀。

就在此时，竟然有一条青影直掠两名卫兵，身形快捷轻巧，不带一声声息，就只这么一闪，两名卫兵头颅竟然高飞而起，鲜血噗嗤喷成雾状，腥浓窜鼻。

金王玉哪曾见过如此残酷场面？登时“啊”地想尖叫，整个人已痉挛抽筋，君小心哪能让他叫出声音，情急之下，赶忙压倒他，双手紧紧扣住他嘴巴，急道：“没事，没事，只是人头落地罢了！”

他也紧绷神经地想瞧瞧来人是谁？

只见此人身材高大，出手快捷狠猛，并不能瞧清面目，他斩下两人头颅之际，并未停手，任由鲜血高喷，一个掠身腾起，似有意背对小心两人，只伸出右手挥向空中，运起吸字诀内劲，如此轻而易举地就将人头给吸了过去，再转个筋斗，直射屋顶，眨眼消逝无踪。

他为何要斩下两颗人头？

还来不及他多想，金王玉已惊醒过来，极力挣扎着。

小心也使尽力气抓着他，急叫道：“小金蛋你镇定点儿，没事了！”

说之无效，干脆送他两个巴掌，啪啪两响，倒也把人给打醒了。

金王玉脸色苍白，仍自打着哆嗦：“那人……那人……”

“走了。”小心镇定回答。

“他杀了两名卫兵？！”

“嗯！”

金王玉想及头颅高飞一幕，又想呕吐。

君小心急忙道：“小金蛋这不关你的事！”

“可是他趁我们背后杀了卫兵……我们偷东西一定被发现了……”

君小心道：“没那回事，他若发现我们，怎会放我们逃生？何况拿点东西，也不致于掉人头吧？”

金王玉仍打着冷颤，毕竟他从未见过如此惨状，小小心灵已受到莫大刺激，恐怕永生难以磨灭。

君小心可要说服他，否则计划就穿帮了，吸口气，整理一番思绪，道：

“小金蛋你千万要冷静，这种事虽严重，但也不必吓成这个样子。”

金王玉也强自镇定：“我没有慌……可是我们偷了东西，一定是被人发现了……”

“被人发现，我们怎么还在这里？”

金王玉顿觉奇怪，往四处瞧去，却也未发现一人。

君小心见他有了转机，也稍安下心，道：“不必瞧，准是没有，否则你家卫兵也不会如此平白地就被割去脑袋。”

金王玉内心一片混乱，带着惧意和感伤道：“那人为何要杀卫兵？而且又在我们背后……”

君小心道：“准是你家仇人，既是仇人，当然是要在背后杀人了。”安慰道：“所以你放心，来者是仇人，他不会管到咱们的闲事，如果他说出我们在干啥，不就指明地泄露身分了吗？”

金王玉很快悟通小心所言，他反而担心来者是仇人，急道：“我得赶快通知我爹，说有敌人潜入杀人了……”

说着就想往走廊奔。

君小心立时又拉住他，轻声道：“急不得，千万急不得，你这一说，不就指明了咱们来这里搬东西了么？到时想不认罪都不行。”

金王玉进退两难，不通报，又怕仇家杀死更多人，若通报，又如何向家人解释为何在此地？

“我该怎么办？”金王玉彷徨无助地说。

君小心笑道：“看开点，小事一桩，要禁得起大风大浪，才有光明前程，只要把此事当成不是那么回事就成了。”

金王玉仍是忐忑难以自处，道：“可是，要是有人问起我呢？”

君小心笑道：“放心，你跟我一样，在别人心目中都是小鬼，尤其在你爹心目中更是，如此重要的事情，他们不会闲着来问你，只要你不问人家就成了，懂吗？一切装作没看见，啥事也没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离开这里，我还有一大袋麻烦呢！”

抓着那袋黄金，小心苦笑不已，要是有人再闯进来，那真的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

他拖着金王玉已往前院遁去。

金王玉仍感不安：“要是那仇人未走，潜伏在暗处，该怎么办？”

小心道：“他要藏，任你通报也找不出来，如果你想告知你爹，有仇家到来，那大可不必，因为很快就有人会发现死了卫兵，原因很简单，卫兵是要轮着换的。”乞求模样道：“为了我们伟大的前程，还请你高抬贵手，憋一个时辰，那将是功德无量！”

金王玉被他这么一逗也有了笑意，窘模怪样道：“早知道也不来了，实在吓人。”

小心笑道：“别看的那么严重啦！那是大人的事，跟咱们小孩无关，你想通这点，童年就快乐多了。”

金王玉顿有所悟：“对呀！爹每次也说，叫我只管读书、练功，其他事毋须过问，我怎么忘了？”

小心笑道：“想通了就好，你说了，人家还以为你在搅局呢！”

金王玉微一昂头，道：“可是我就是不怎么服气，哥哥能管，我也该能管，我就不相信管不过他们？”

小心道：“所以我才叫你跟着我，去搞一番大事，跟你哥哥争，太没出息了。”

金王玉想及搞银两的目的，问道：“你的当铺何时开张？”

小心答道：“马上，不会超过明天。”

金王玉急道：“那我呢？”

想及小心所说种种刺激事，他有种迫不及待的感觉。

小心呵呵笑道：“本来是要你马上去，可是又出一事，现在只好呆在家里，等此事过后，你再出来了。”

金王玉无可奈何道：“也只好如此了。”

两人走着，已绕回水榭书房，金家似未发现状况，仍平静得很。

方踏入水榭厢廊，外墙已传来鸟鸣咕咕声，叫的憋声得很。

小心乍听，已知是公孙炮等不及，和自己打起暗号。想着金家就快有事，也不敢多停留，遂移步奔向墙角，向金王玉招手道：“小金蛋你可要沉住气，什么话都别说，一切等我回来再说，知道了没有？”

金王玉见他要离去，一股失落感涌向心头，戚声道：“你又要走了？”

小心含笑点头：“不走行吗？不过你放心，不出三天，我就会再来找你，别绷着脸，笑，笑啊！”手指张了又张：“一笑天下乐，啥事也没了。”

金王玉被他一逗，也笑起来，道：“你一定要来喔！”

“我哪次没来？”小心邪笑道：“只是时间长短而已，不过这次是非常时期，我会来得很快，切记、切记，不说话、不吭声、保平安！我走了！”

招招手，他已钻向洞穴，眨眼已消失。

金王玉愣在那里发呆，真不知自己方才做了啥事情，只记得小心临行交代的那句话，他也喃喃念着：“不说话、不吭声、保平安……”

他已忘记要如何告知父亲有关仇家一事，只记得要如何保住这秘密，千万别坏了大事。

事情正如小心所说，当卫兵交班时，已发现无头尸体，消息传开，整座金玉楼为之鼎沸。

雅轩外已围上数十高手，第一个赶来的乃是金王天二儿子金王超。

不论事情发生如何混乱，他总是摆出玉树临风，从容不迫之态，但此时眉宇间仍能看出惊诧之相。

他实在想不通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还落个头颅全无？

金鹰也赶来了，三十上下，留了一脸络腮胡，剃过了又长出少许，粗直而硬挺，配上不怎么修饰的衣衫，比起金王超就显得落寞多了。

金王超瞄了一眼：“大哥你怎么现在才来？”

金鹰声音低沉淡漠道：“我……先追到楼外……”

“是不是追不着才调头？”金王超稍带奚落地说。

“我……”

还未等金鹰回答，金王超已露出一副自得神态：“大哥你也不想想，歹徒作案已有一个时辰，你还想在外边找出线索，这太不可能了吧？”

金鹰抿抿嘴唇：“我只想试试。”

“试出来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金王超懒得再和他说教，下巴一扬：“你去看看这两名卫兵是如何被杀的？”

金鹰无意地反瞧金王超一眼，目光停顿了一下，随后仍旧蹲身去检验死者。

金王超在旁负手而立，清风掠着白丝袍，轻柔飘飞，好一副佳公子模样。他的神情并未将自己大哥放在眼里。

金鹰似乎也明白，自己是金王天捡来的养子，能有今天已是不错，岂能再和弟弟争高下？

金鹰检视良久才起身，道：“伤口平滑整齐，似是利剑所伤……”

金王超冷笑道：“这我早知道，而且我还知道是刺客在一招之内所完成，我要你检视的是，这两人身上是否仍有其他伤势？”

金鹰冷漠道：“没有。”

“你没脱掉两人衣服，怎知没有其他伤势？”

“因为刺客能在一招之内完成杀人动作，他无须再做任何其它不必要的手脚。”

“你这是揣测？”

金鹰冷目瞧向他，大有“你不相信，何不亲自动手验伤”之意。

两人视目瞬间，金王超已发出冷笑：“你果然学乖了，光想就能想得通；好吧！既然只有这么一点儿线索，你想该不该通知爹呢？”

金鹰道：“敌人身手非凡，自该告知父亲。”

“小题大做，父亲正在闭关练功，岂好打扰他？”

“内院武士，至少是一流身手，敌人能在一招之内取其性命，而且又是割头，分明是示威而来，我认为还是告知父亲来的妥当。”

金王超鄙笑道：“连这点事，你都处置不了？”

金鹰似懒得再和他争，默然不语。

金王超冷笑道：“如果你不敢承担，这件事就由我接手好了。”

“二弟，有时候事情必须顾虑到金玉楼全体。”

“你认为我处置不了？”

“我没这个意思。”

金王超一口气好似咽不下，就要叱叫出来。

此时庭园已奔进一位年约五旬的清瘦青袍老人，他习惯地拨弄金边眼镜架子，急忙上前，拱手道：“两位少楼主，到底发生何事？”

说话间已奔至两人面前不及三尺，一脸红润，血气起伏不定。

金王超往地上一指：“金总管你自己看。”

金总管浑号铁算盘，姓金名不二，任何生意从不二价，因而得名江湖，他闻及金玉楼出事，匆匆忙忙地从洛阳城给赶了回来。

他往尸体瞧去，亦感吃惊：“竟会有人敢打起金玉楼的主意？”

金王超不屑一笑：“谁敢？只不过是些自不量力的亡命之徒罢了！”

金不二摸了摸金边眼镜：“会不会是七巧轩的人？”

金王超冷笑不已：“要是那些臭婆娘，我一个一个把她们衣服给剥光，然后游街示众。”

金鹰道：“不可能，七巧轩和我们虽水火不容，但只要是她找的碴子，必会留下七巧轩独门记号，此时并未发现那记号。”

金王超冷笑道：“你以为敌人都那么讲信用？要用你的方法来表明身分？她们不会改变方式？”

金鹰懒得再和他争，把目光移向金不二，他认为金不二比他成熟理智多了。

金不二欺身检视尸体，喃喃想着：“一刀毙命，是高手……”

突然他瞧及出事地点，惊惶不已：“是在玉楼轩？！大事不妙，快通知楼主。”

见他如此反应，金鹰和金王超顿感惊诧不解。

金王超道：“金总管，这只不过是小事，似乎不必惊动我爹他老人家。”

金不二急道：“少楼主你有所不知，老爷他老人家曾经交代，只要玉楼轩出了事，务必要禀知他，否则事情将会无法收拾。”

如此一言，金王超反而紧张了：“难道是为了什么宝物？”

他素知父亲在此藏了不少宝物，但到底有何种宝物他可仍一知半解，听及父亲如此交代金不二，他不得不如此想。

“二位少爷请稍候，属下这就去请楼主。”

不敢耽搁，金不二甩身往左侧月门奔去。

他的离去，可把躲在暗处的金蛋先生王玉少爷给吓得两眼发直，直嘀咕着事情怎会搞得如此之大？连老爹都得亲自上阵，万一要是查到自己头上，那可怎么办才好？

“不说话、不吭声、保平安……”

他不断念着小心临行前丢下的这句话，心头也不知是否管用？两眼盯着月门，真希望来的是小心而非他爹。

然而事与愿违，眨眼间，金不二与他爹已焦急地赶了过来。

金王玉为之苦笑：“这下金蛋可变成土蛋了。”

他只有坚信小心的话，不吭声，心想着“那是大人的事”，只好硬装到底，躲的更小心了。

金王天到来，未等众人拜见，已快步撞入玉楼轩。

众人未得允许，未敢跟入，皆立于门外，聚神等候消息。

轩内传来咔嚓啦翻箱倒柜的声音，猝然听得金王天大叫：“不好，血麒麟！”

众人听来，一阵茫然，可是听在金王玉耳中，可如劈雷，震得他两眼发直，闪过一丝念头，君小心难道真的把那只血麒麟给顺手牵羊了？

来不及他再想，金王天已呼叫金鹰、王超、金不二等三人鱼贯入内。

金王玉顾不得再躲，也移身往左扇窗靠去，想瞧个究竟。

金王天双目如铜铃，充满血丝，一头灰发倒竖，惊惶不已：“血麒麟被窃了！”

金鹰、金王超、金不二以及躲在窗外的金王玉全往长柜、玉榭树中间那只鲜红如火的血麒麟望去。

金王超不解道：“爹，血麒麟不是好好的在那儿？”

众人亦有此想法，不解金王天为何如此说言？

金王天先是一愣，随即怒目更张，凌空伸手吸起血麒麟，怒道：“这只是假的！”

血麒麟砸往地面，碎散一地，可把众人绷紧的心给摔散了。

尤其是金王玉，简直吓得魂飞魄散，差点儿尖叫，双手紧掩口鼻，脑中一片空白。

金鹰急道：“凶手会是为了血麒麟而来？”

金王天没有回答，盯着一片散乱发呆。

金不二拱手道：“楼主，很明显，凶手是冲着宝物而来。”

“也许是吧！”金王天定过神，显得有点老态。

金王超怒不可遏：“竟有人敢动上金玉楼的主意，我金王超第一个饶不了他，非把他碎尸万段不可！”

金王天瞧向他，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金不二冷静沉思，随即道：“楼主，那血麒麟可有特殊之处？”

他想问清血麒麟除了价值连城之外，是否仍藏有其他秘密，也好决定如何处置。

金王天收回心神，目光已转深沉，寻视众人一眼：“并无其他秘密，但此麒麟可说是金玉楼传家之宝，被偷了，事关金家颜面。”

金不二心中稍安：“属下自该尽力找回该物。”

金王超冷叱道：“还要把那人斩手断脚，让他们尝尝和金玉楼作对的下场。”

金王天冷静道：“超儿不得鲁莽，爹要你们三人进来，就是不想把事情传开。”

金王超冷笑道：“孩儿并非要张扬，只是请爹允许，对敌人不必客气，以收惩戒之效。”

金王天默然颌首，随后倚身拾起一只先前金王玉曾经找过要送给君小心的小麒麟，抚摸着，似希望它能在刹那间变大而成为传家之宝似的。

金鹰则拾起血麒麟碎片，瞧视半晌，道：“爹……凶手能弄一只假麒麟来隐瞒，可见他是计划良久……”

不等他讲完，金王超已冷笑截口道：“这还用说吗？任谁都可以想得出来，凶手是冲着咱们金家而来。”

金鹰冷眼瞧他，也懒得再说下去。

金王天沉吟半晌，道：“超儿，你想会是谁干的？”

金王超感到得意，因为他爹问的是他而不是金鹰，冷眼瞟向金鹰，随后才道：“孩儿认为此事和七巧轩那些婆娘脱不了干系。”

金王天频频点头，金王超更形得意。

金鹰拱手道：“爹，孩儿以为事情没那么简单。”

金王天瞄向他，眼神显得冷漠，终究养子不比亲生儿。

金王超冷道：“大哥若不认同，那你能说出更好的线索？”

他是想着金鹰根本无法拿出更好的办法，而自鸣得意摆样子。

金鹰不想和他争扯，嘴角微微冷笑，转向金王天，拿出一白色东西：“爹，这是孩儿追向城外，在路上找到的。”

那东西是个缩小骷髅头，约脚拇趾大小，两只犬牙特别长，狰狞可怖。

金王天乍见之下，惊骇不已：“幽灵符？！”

金不二为之吃惊，不得不多瞧几眼，但觉有了差别，道：“楼主不是说过，幽灵符是一块骨牌，刻着骷髅，这和现在所见的小骷髅不怎么相同……”

金王天闻言，惊骇的目光盯了又盯，终于渐趋缓和，接过骷髅头，前后翻视，冷道：“果然和幽灵符有所差别。”

金王超见爹已不再失态，瞄向金鹰，隐含奚落道：“一个小骷髅有何用处？街道摊子多的是，大哥也真是，什么东西不好捡，捡个小孩玩具回家？”

“你……”金鹰想反驳，又把话咽了回去。

金王超道：“我说的可是实话，那东西，城里小孩哪个没玩过？”

金鹰似乎已习惯，不再和他争，目光移向他爹，总想询个答案。

金王天也显得冷漠：“鹰儿，我想这骷髅起不了什么用处，幽灵符已失踪江湖二十年，再说这骷髅头和幽灵符仍有差别。”

“爹……”金鹰显得委屈。

金王天伸手制止他再说下去，本想交还骷髅，但想想，又把它给捏在手中。

“金总管，派人下去，立时彻查方圆百里任何陌生人，以及七巧轩的举动。”

金不二拱手应是。

“记着，必须秘密行事，不准张扬。”

金不二唯唯应诺。

金王天转向两位儿子，先瞧瞧金鹰，随后转瞧金王超。

他拿起一块麒麟碎片，感触良多：“超儿你到城东请吴巧手，告诉他血麒麟被毁，他自会跟你回来。”

金王超得以派出任务，意气昂扬地拱手应是，随后返身大步离去，临行前仍未忘记瞄了金鹰一眼。

金鹰懒得理他，瞧着他爹：“爹，我呢？”

“你……就把此地收拾收拾，若有其他要事，再派你去办。”

金鹰牙根直咬，却也吭不出一声。

金王天再次寻视玉楼轩一眼，已和金不二离开，临行已遣去手下并抬走尸体，只留数名看守，金玉楼就此平静，好似任何事情也未发生似的。

轩内独留金鹰默默地捡拾碎片，猝然猛力发掌，打得麒麟碎成粉末。

这一掌可又把金王玉给吓醒了，庆幸事情并没败露，小小心灵已窃喜，念着：“君老大果然厉害，不说话、不吭声，果然保平安。”

眼看老爹已走，心已笃定，复见大哥默默捡拾，心肠一时不忍，也爬窗而入：“大哥，我帮你捡。”

说着他已认真捡拾。

金鹰叫声三弟，久久不语，背过弟弟，眼眸已一片茫然。

第四章 第一当

君小心领着公孙炮一路已溜向山区。

公孙炮背着银两，满脸笑容：“银子这东西实在管用，扛在肩上，人生也感到实在多了。”

君小心笑道：“你的人生这么容易满足？”

“嗯……也许吧……该是如此。”公孙炮笑得老脸红润：“你不也是为了银子而奔波，想开当铺？”

“那是搞大的，一千两，算不了什么。”

公孙炮摸摸元宝，笑得迷人：“不过，我还是觉得到手的比较真实些。”

君小心笑道：“不过我也觉得，找个人背银子，不但实在，而且轻松又方便，这种人生不是更完美吗？”

公孙炮刹时皱了眉头，自己背的过瘾，连银子是谁的都给忘了，不禁干笑道：“小心眼的，你该不会独吞它吧？”

摸着元宝，还真有点舍不得。

小心轻轻一笑：“放心，有金蛋先生在，千百两算得了什么？到时我还怕你背得烦呢！”

公孙炮见他不在乎这些元宝，登时乐歪了嘴，这一生可真的没摸过如此分量的财宝，频频摆手道：“哪会烦呢？你没听过‘鸟为食亡，人为财死’这句话？就算被压扁，俺也甘心。”

君小心笑道：“如此说来，咱们前途真是无量了？”

两人满是欣喜地走向山腰。

老往山路走，公孙炮觉得不解：“小心眼，咱们要去哪里？”

和小心混那么久，从未和他离开洛阳半步，现在走出城外，他反而纳闷了。

君小心爽然回答：“回家啊！”

“你还有家？！”

“没家？那我住哪？”

“这……”

君小心道：“告诉你，我不但有家，还有天下第一美男子的哥哥呢！”

“有这回事？俺怎会不清楚？”

“你啊！就只有今天最清醒，哪天不是醉脸满面，还有时间听别人的？”

公孙炮窘笑道：“说的也是……你哥哥……”

未曾谋面，他反而觉得困窘不自在。

君小心道：“放心，我哥哥不但人长的帅，心肠更好得很，是天下男女梦寐以求的人，他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公孙炮干笑道：“如此就好……他……你哥哥真的很帅吗？”

“那当然，走，看了就知道！”

君小心似有意宣传其哥哥，拉着公孙炮已加快脚步奔向山腰。

弯道尽处，小溪旁，已露见一座小茅屋，隐在苍林间，格外清幽。

君小心老远地已喊叫：“哥——生意上门啦！”

话声未落，身形掠起，宛若天马，又似飞燕，十数丈距离，看似借力树枝，却又一冲而至，身法之怪异，连公孙炮都瞧不清，还以为自己眼花了，而小心却千真万确地飞向茅屋。

“这小子，脚底下何时有这么几手功夫？”

公孙炮虽纳闷，并未当真，也提气飞身，追向茅屋。

茅屋此时已步出一青色布衣的年轻人，身材高挑，玉面朱唇，飘逸中含带幽雅。

他和蔼的声音已传出：“弟，回来了？”

君小心双足落地，潇洒地拍拍手：“人在此，当然是回来了，我还带了一位天下最炮的人，他的名字就叫公孙炮。”

反手一指，公孙炮正好也落了地面，一脸惊诧地瞧着君小差，惊喊道：“世上真有如此美男子？！”

君小心呵呵笑道：“没骗你吧？我哥哥不是盖的，眼如天星，充满智慧，鼻如悬胆，又挺又直，出类拔萃，嘴笑唇笑，风度翩翩，好像天下最恰当的五官都长在他身上，有学问、有知识、武功好、又年轻，是第一优良品种，你认为如何呢？”

公孙炮不自主地点头：“自该受之无愧，太完美了！”

君小差似已习惯小心的夸赞，轻笑道：“弟，你又在说笑了，别忘了你是我弟弟，将来可长得比我更好看哩！”

被他一提，公孙炮瞧向小心，两人容貌竟也像个七分，不禁吃吃笑着暗道：“差是差不多，就是眼神贼了些。”

君小心呵呵直笑：“哥，要是我像你，可就惨喽！长了二十一二岁，连个女朋友也没有。”

君小差轻笑道：“凡事一个缘，哥就觉得你的人缘比我好。”

“唉！算了吧！那是你成天躲在家里的后果，将来……呵呵……”小心笑得贼：“哥你知不知道，色相是可以出卖的？”

他早已想到将来要如何替哥哥介绍女友，或是相亲，必要时还可以“美色”来迷惑女人，那将是何等有趣的事？每想及此，他笑的更开心了。

对于弟弟如此，君小差亦拿他没办法，只能苦笑，希望他将来别乱来就心满意足了。

君小差把话题岔开：“这位是……”目光转向公孙炮。

小心道：“姓公孙，名炮，是我将来的合伙人。”

公孙炮老脸微红，拱手道：“小心他哥哥你好。”

“在下两字小差，老前辈请坐。”

“多谢。”

君小差领着他坐往溪旁石块砌成之茶桌。

上了清茶，君小心兴高采烈道：“哥，咱们找到一本万利的生意了！”

“哦？！”小差不解而吃惊：“什么生意？”

“开当铺，你觉得如何？”

“当铺？”君小差觉得想笑。

“对呀！当铺是最佳的无本生意，当然，我们可不以当东西为满足。”

小心兴致勃勃：“哥你不也常常听爷爷提及以前那位天下第一当？他就是第一当的马僮。”

“他？！”

君小差惊诧地瞧向公孙炮。

公孙炮显得不自在，干笑道：“那是以前，现在……”

小心截口道：“以前、现在都差不多，只要有兴趣就行，哥，我是来问

你有无兴趣参加？”

君小差笑道：“你是我弟弟，哥能说‘不’字吗？”

“哇！万岁！我找到了有力的靠山了。”小心马上转向公孙炮：“老炮头，这下可万无一失了，你可知道我哥哥的武功可是天下少有敌手，比起第一当可差不了多少。”

先入为主，而且公孙炮又是第一当的马僮，这话，他可不怎么愿意相信。

君小差道：“公孙前辈，我弟弟说的玄了，第一当纵横武林数十年，岂是我辈能与之比拟的？”

公孙炮笑而不答。

小心道：“也别灭了自己威风，哪天找他较量较量就能明白；我是说必要时，哥哥可以冒充第一当，保证万无一失。”

君小差瞄了小心一眼，也不知该如何说他，只能无奈笑着。

公孙炮也拿不定主意，这事本就是小心一手计划，他根本做不了主，谁冒充谁倒不是重要，重要的是能把主人弄出来就好。

见两人没反应，君小心心中早有了底，道：“反正活在世上，总得找个事情做，这一行准错不了，咱们就此说定了，现在就看老炮头你如何安排了。”

“安排什么？！”公孙炮怔然不解。

君小心瞄他一眼：“当然是天下第一当重现江湖的事，你不也迫切如此？”

突然间给忘了，现在被小心一说，也记起来，窘笑几声，道：“我……我该如何做？”

“很简单，只要你将第一当如何接生意的方法告诉我即可。”

“这……你真的要冒充第一当？”

小心白眼道：“都已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怀疑什么？”

公孙炮一时也未能处之安稳，习惯地又想抓向腰间酒葫芦，可惜已被砸破，抓空了数回。

小心瞄着他，突然已邪笑起来：“老炮头你相不相信摄心术、摄脑术和心灵感应这回事？”

显然他已想施展超脑力，以窃取公孙炮脑波，省得问不出结果。

公孙炮见他目露邪光，显得不自在：“你有这些妖术？！”

“什么妖术？这可是一门最深奥的功夫，佛门叫引心术，也叫御心术，说难听一些就叫窥心术，要不然如来佛怎知天下凡人心？”

公孙炮显得发毛：“这和妖术有何差别？”

不自禁地抓向胸口，深怕心中秘密被偷走。

君小心更形得意：“哎！差多了，妖术是要利用道具、药物、邪功来达到催眠目的，充其量也只能把对方催眠，再趁他迷糊中，以询问方式窃取他心中秘密；你想，如来佛会给你灌迷汤，再跟你联络感情，和你心灵沟通么？”

“这倒不会……可是你所说的摄心术……心灵感应，不用妖术，如何感应？”

君小心见他一脸迷惘，显出几许得意：“你知道电是什么？”

他虽然已了解脑波一事，但想及这门功夫要让人理解并不容易，早已想好其他解释，也好让他人能知道这门功夫是怎么回事。

公孙炮思考半晌，道：“人说雷电，雷电，也许闪电那道光闪，就叫做电吧？”

“答的很正确，你被雷电劈着时，会如何？”

公孙炮可没被劈过，但他见过，道：“好像全身发直，抖了又抖，在弄布袋戏一样……”

“至少吓着时，也是如此吧？”

“嗯。”

“那我问你，你突然想通事情，是不是也有那种被雷电劈着的现象，激动的还会尖叫，像被鬼吓着一样？”

“应该有过。”

“那也是一种电了？”

“可是天空的雷电是看得见的……”

“真是……”

小心见他脑袋转不过来，只好另寻方法，猝然伸手点向他麻穴，点得他四肢发直抖动，哇哇尖叫。

小心呵呵笑道：“懂了没？这叫‘来电’，感受如何？”

“麻麻的……”

公孙炮惧意地避向左侧，省得又被“电”了。

“麻麻的，有没有酥酥的？舒服吗？”

麻辣过后，果然有点舒畅，公孙炮不由得窘笑，实在搞不过小心的花样。

君小心一副瘪样，食指转了又转，道：“要了解电的形象是很难的，要感受‘电’的威力，那是很容易的，为什么我点你麻穴，你全身会发抖？呵呵！这就是你身上的奇经八脉遭了我戳中，替我把‘电’传向你四肢百骸，怎么样，还爽吧？”

公孙炮苦笑不已：“原来电有那么多种，不只是天空看得见的那一种。”

君小心得意地一笑：“现在明白，还算是聪明的了。”

君小羞颌首轻笑，对弟弟的歪理，他一向十分佩服。

公孙炮问道：“难道那些电，就无法看清吗？”

君小心道：“它本来就看不见，只有化成光才能被肉眼所见，通常它们和水波一样，可以传到四面八方，永无止尽，你只要把它想成波就行了，心有心波、脑有脑波，像现在，我在想你，脑波就传向你脑子了。”

公孙炮晃着脑子，似有意接收小心脑波，然而却一脸茫然：“可是我不晓得你的脑波传来的是什么？”

君小心自得笑道：“哪有这么容易？那是你的脑袋不灵光，否则你就可以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了。”

“怎会不灵光？我来试试！”

好奇心使然，公孙炮更来劲地闭上眼睛，屏气凝神，想感应小心脑中思维。

君小心黠笑不已，眼看他已上钩，也闭气凝神，和他一搭一档地在感应脑波。

公孙炮但觉脑子一片混乱，随后浮现小心的纯真笑容，他带着自己走向牛大肉丸的酒铺，两人有说有笑喝起狂酒，一坛坛地往嘴里灌，牛大肉丸更是百般殷勤地侍奉于旁，又是倒酒、又是上毛巾、捶背，不高兴还踹他一记屁股，牛大肉丸仍满是讨好地又粘上来……

酒，一坛坛地灌，小心的影子渐渐模糊，酒坛直往高山飞去，拖着一条长索，他拉着长索，也跟着酒坛飞向山峰，蓦然一片云海泛出五彩金光，腾

下已驾出那匹灵驹，载着他直往云海驰去，跨飞一步，宛若奔过半个天际，奔驰不停，尽处出现利剑般的高峰，旭阳泛起万道金光，迎着他，向他招手，他也狂呼着……帽子飘落，年轻的他还是一位癞痢头，贴着一块小药膏。

终于，尽处出现了第一当高挑身材，伫立山顶，他喜悦膜拜，第一当含笑向他招手，他快马加鞭往前冲，可是不论马匹如何狂奔，终究到不了主人面前。

他在呼号，奔蹄不断。

第一当向他招手，祥和道：“小泥鳅过来……日出之峰……月圆之巅……阴阳交会，奔雷之时……”

公孙炮尖急念着，猛往前冲，念及“奔雷之时”，刹那间，五彩缤纷的云际全然幻失，代之而起的是无与伦比的强烈闪电，噼哩叭啦，打得昏天暗地，风雨交加。

第一当在风雨中潇洒地随着一次次闪电慢慢消失。

公孙炮不停吼着、挣扎着，想追向第一当却不可能，阵阵风雨逼得他如陷深渊，他在狂吼，猝然一道轰雷强闪，劈向他，他惨叫，连人带马摔落万丈深渊之中。

“主人别走，等等我啊——”

公孙炮已醒来，整个人早就摔往地面，撞得茶壶倒翻，淋个半湿，他仍处在幻境中，爬跃而起，挣扎地往四处张瞧，想找主人第一当。

君小差早已躲向远方，淡然笑着，君小心此时却一伸手摺向公孙炮，哧哧笑道：“电来啦！该醒了！”

公孙炮被摺，刹时惊醒，抚着脸，茫然不解地瞧着小心：“我做了梦，梦见我主人在找我……”

小心哧哧笑道：“后来被闪电劈中了是不是？”

公孙炮怔诧道：“你怎么知道？难道这是真的？！”

他又瞧往四处，以为梦中情境会再出现。

小心笑道：“别找了，这是我家，而且是大白天的，哪来闪电？你是在做白日梦！”

“梦？！”公孙炮半信半疑，好端端地，怎会做起白日梦？不自禁往衣服抓去，还是湿的，似也想以此来证明不是梦。

小心拿起茶杯往他泼去，又溅湿一块，公孙炮终于相信是在做梦了。

回想方才，自己不正和小心在沟通脑波？

他突然欣喜道：“我有办法接收你的脑波了，刚才那个梦，就是你所想的一切；你是不是想着和我一同到牛大肉丸那里喝酒？”

小心笑着点头：“没错！”

公孙炮笑得更开心而得意：“原来世上真有脑波这东西，而且我还可以接收……以前我为何没发现我有这种本领？”

瞧着小心，摆出架势，更形得意道：“你敢不敢再和我沟通？我连你三岁半的事情都能电出来。”

小心笑道：“好哇！要电就来电，反正你这小泥鳅，小时候也好不到哪儿去，挺会钻的。”他也摆好架势。

公孙炮正想吊白眼进行沟通，突闻及小心说出他小时之绰号，心头一惊：“你怎会知道我小时叫小泥鳅？”

小心哧哧笑道：“我不但知道你叫小泥鳅，我还知道你长了癞痢头呢！”

公孙炮突然尖叫，抓紧衣襟往后闪去，这是他最为隐秘的事，岂会被人一言拆穿？他感到浑身发毛。

“你……你……你偷了我的秘密？！”

小心笑道：“不是偷，是沟通，我们俩共同做了一个梦，所以我也知道第一当联络生意的方法了……日出之峰，月圆之巅，阴阳交会，奔雷之时，对不对？”

公孙炮又是一声尖叫，退得更急、更惧，似着了魔：“你会偷人的脑波？！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真如见着魔鬼，浑身发麻而颤抖。

小心大大方方道：“老炮头别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我只是接收你的脑波，哪来的偷呢？”

“太可怕了！”公孙炮哪曾碰过这种事？吓得血色全无，此时在他眼中，小心无异是鬼神化身，能洞穿人心，是不属于人类的妖魔鬼怪。

君小差走了回来，安慰道：“公孙前辈您不必太过于紧张，我弟弟天赋有此能力，但也非鬼魂之身，只要走远些，或者不做白日梦，自能相安无事。”

他明显指出自己方才离去的原因，是省得心思被小心给引去。

小心自得道：“不久的将来，我将会变成鬼魂之身，随时都可沟通任何人的脑波了。”

他作样地瞄向公孙炮。

公孙炮立时躲闪，惊惧道：“小祖宗，你让我保留一点隐私好不好？”

小心呵呵直笑，并没回答。

君小差道：“公孙前辈不必如此畏惧，小心可还没到达收发自如的地步，你只要不让他静下来就行了。”

公孙炮离远了，心中稍安，惧意仍在，道：“真是怪胎，连脑波都能偷，人们在你眼前哪还有秘密存在？”

“没有秘密。”小心得意道：“有了我，将来天下再也没有秘密可言，呵呵！这将是何等有趣的局面？”

那将是何种局面？公孙炮想着，他似乎也有许多想知道的秘密，不禁也想出了趣味，笑声随之而起。

“小心眼的，你到底知道多少人的秘密？”

“不清楚啦！大概碰上的人都保不住了。”

“那我……你早就知道我是第一当的马僮？”

“否则我干嘛去找你？”

“我的秘密……”
小心摆摆手道：“除了癫痢头，你还有什么秘密？放心我对你不怎么感兴趣，可没那么多闲工夫和你沟通，过来吧！”

公孙炮仍悚然不前：“我还是觉得你这种人太可怕了……”

小心见他不过来，无奈道：“好吧！看来我只有把你最喜欢防范的方法告诉你了。”

“这妖术还可以防范？”

“有啊！比如说，醉鬼，我就无法沟通了。”

“为什么？”公孙炮两眼睁大。

小心道：“你说醉鬼想的事情能当真吗？不是想上天就是想入地，要不然就以为自己是神仙，他的脑波跟神经病一样，是乱七八糟的，时常会短路。”

“真的？！”公孙炮半信半疑，目光询向君小差。

君小差点头：“也许吧！”

君小心叫道：“难道你会相信一个神经病他在想的所有事情？真是胆小鬼！”

公孙炮想着，但觉小心说的没错，神经病患者，思路已错乱，根本当不了真，想猜其心思甚是不易，自己乃是酒鬼，和神经病沾上了边，想来也可防范小心这邪门功夫，不禁心头为之笃定。

“原来神经病还有这个好处……”公孙炮稍为安心地走了回来：“看样子，我醉鬼是当定了。”

虽说走近，但行至小心不及七尺，他仍觉得头皮发麻。

小心哧哧笑道：“真没种，要怕我心电脑电，自己把秘密说出来不就得了？难堪也只有一次。”

公孙炮为之脸红，猛咬牙：“你放心，我决定一醉到底，让你永无机会得逞。”

小心笑道：“这么说，你有很多秘密了？”

公孙炮老脸更红，急道：“哪有什么秘密？俺人生最是单纯，没什么秘密可言。”

小心道：“我可管不了你人生多单纯，我可要你记着，咱们是合伙人，别一天醉三天，啥事都不必办了。”

公孙炮道：“那你可要答应我，不准接收我的脑波！”

小心哧哧笑道：“好吧！勉强答应你，省得我醉了。”

“说真的，你那招可比什么妖魔摄心术都厉害，你这招又算是哪门妖邪功夫？”公孙炮一脸好奇地说。

小心自得笑道：“这个嘛……就算它是如来佛的超能力好了，反正常人是不会懂的。”

公孙炮仍是一脸茫然。

小心道：“算啦！将来看有没有办法，现在你是铁定不懂；别浪费时间，咱们还有生意要谈，你解释一下‘日出之峰，月圆之巅，阴阳交会，奔雷之时’是什么意思？”

公孙炮疑惑地望着小心：“你当真从我的脑波就得到了这秘密？”

小心白眼道：“不然我现在念的是什麼？”

由不得公孙炮不信，不自在地摸摸鼻头：“既然你知道这秘密，为何还不知其中含意？”

“谁说我不知？只是有你在，我为何要花脑筋去想？”

公孙炮无奈道：“说的也是……花什么脑力？意思即是如此：日出之峰，是指东山，因为日出必定在东方。月圆之时，乃指日期在月圆十五夜晚。下面两句‘阴阳交会，奔雷之时’，可合为一来解释……阴阳两极交合，雷电交加，也就是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晚上，那天要正好是十五，然后在东山山峰上点一把火，或者挂上灯笼，反正能使山头发光，第一当就知道生意上门了。”

小心道：“蛮神奇的嘛！东山到底是哪座山？”

公孙炮道：“有五座，五岳的最高峰。”

“要上五岳最高峰，还得有一身本领，看来要找第一当办事的人，可也得有点儿来头才行。”

“我想该是如此。”

“这就是他生意垮台的原因，既然开当铺，自该大小通吃，哪能分彼此？只要当得起就行了。”

“俺主人是为了避免麻烦，他接了生意，就必定会实现诺言。”

小心哧哧黠笑：“做生意，怕什么麻烦？咱们要更上层楼，来者不拒，将来成效必定超过第一当多多。”

“可是第一当如此，已经很忙……”

小心讪笑道：“那是因为他找了你这笨助手的原因。”

公孙炮窘困不已：“可是现在……你还是找了我当助手。”

小心笑的得意：“因为我是一个懂得废物利用的人。”

公孙炮又瘪又窘，只能干笑着。

小心道：“放心，废物改造后，就不是废物了，你的成功就由此开始。”

公孙炮干笑着：“希望如此。”

小心笑的更促狭，道：“不是希望，而是铁定如此；你想想，又要高峰，又要月圆，又要雷电交加，这种日子哪里找？不饿死，也得活活憋死，轮到咱们，不必高峰，不必月圆，更不必雷电交加，只要在山上放把火就行了。”

“这……这岂不坏了第一当规矩？”

“规矩是人订的，谁知道第一当是死是活？只要生意兴隆，包管他会形成自卑感，而改行跟我们多多学习。”

公孙炮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能干笑，心想着，要是被小心如此一搞，将是变成何种局面？若真地碰上了第一当，又将如何收拾？

“不必想那么多啦！他玩他的当店，咱们开咱们的当铺，谁也管不了，把银子拿来！”

小心伸手抓向公孙炮肩头布袋，公孙炮不解道：“这不是本钱？现在就要用了？”已把布袋置于石桌。

“什么本钱？谁说开当铺要本钱？我做生意还要本钱？”小心抓开布袋，黄澄澄的元宝呈现，他抽出利刀，切向元宝，一副精明样：“这元宝是要用来敲还魂钟的，保证敲得第一当活生生鲜跳跳！”

“敲钟？！”公孙炮和君小差一脸茫然，弄不清小心在玩啥花招。

小心得意道：“不懂了吧？很简单，把这些金块分给敲更的，叫他们边敲锣，边喊着‘天下第一当’，保证第二天江湖必定滚烫烫。”

公孙炮怔愣道：“一千两？！你要请一千个人敲锣？！”

“有何不可？必要时，连少林寺的钟都把它撞响。”

“那岂不掀了天？！”

“否则这些钱岂不白花了？”小心得意道：“别急，场面还多着呢！我准备烧它千百座山头。”

公孙炮咋舌道：“这……这未免搞的太大了！”

小心道：“不大，怎能显出第一当气势不凡？”

公孙炮转向君小差：“你弟弟如此搞法，你一点意见都没有吗？”

“有。”

“我也这么认为，你弟弟搞的太大了。”

“不，我是建议你不妨听弟弟的，否则事情可能会更大。”

君小差兄弟视目而笑，显得十分有默契。

“你们？！”公孙炮怔讫瞧着两人，转为苦笑：“天下怎会冒出你们这

么一对兄弟？”

小心笑道：“老炮头，我可是在替你找出第一当，你有什么好埋怨的？”

公孙炮苦叹道：“谁找谁？谁知道？”

眼看元宝已被切碎，公孙炮为之惊觉，抓起一锭，贪婪道：“留点儿酒本吧！俺必须防止脑波外泄。”

小心瞄他一眼，笑道：“真是活穷鬼，马上要大发利市了，还想揩油。”

也不再抢回那锭金子，匆匆将碎金装好，转向小差道：“哥，接下来看你的了！”

君小差道：“有事？”

小心道：“当然有；金王天遭了事，一定会派人追查，咱们宰他几名眼线，他就非得另请高明，当然啦！我就是最佳的人选。”

君小差点头道：“好吧！你选个地方……”

小心道：“也不必到哪里，随便找个隐秘处，装神弄鬼，他们为了踩线，必定会摸过来，咱们就来一个宰一个。”

君小差含笑点头：“随你。”

“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动身。”

小心将元宝藏妥，随后找了几片布巾以便蒙脸用，三人已动身往西边山区掠去。

约掠过两座山头，时近黄昏，小心找了处虽是陡峭，却非人烟绝迹之山峰，也无其他装神弄鬼，只不过胡乱地在山区转上几圈，再弄些声响，吓吓惊鸟走兽，如此而已。

三人已躲在山崖隐秘处，等待鱼儿上钩。

公孙炮狐疑道：“转上几圈就有效？”

小心道：“此地离金玉楼不及二十里，如果金王天混不到这里，他的金玉楼可以关门大吉了。”

公孙炮有点儿紧张：“我们已和金玉楼为敌了？”

“真没用！”小心白他一眼：“金玉楼算什么？将来你就会知道，真正的高手是长的什么样子！”

“不用说，俺早知道是何模样！”公孙炮心中所想的仍是主人第一当，但瞄及小心，临时改了口：“像你一样对不对？”

小心耸耸肩头，笑不合口：“算你有眼光，出头之日不会太久了。”

公孙炮对他那招摄脑木余悸犹在，目光不敢和他接触过久，免得脑波又跑了出来。

经过了这次可怕遭遇，他对小心可得重新估计，并非前些日子所见的调皮小孩，而是让人感觉出他似乎蕴含了某种人类不可抗拒的超能力，而这感觉，不想他反而没事，愈想他则表现愈强烈，简直如吸铁般，可把整个人给吸得动弹不得。

愈想愈不自在，他只好找借口尿遁，离开十余丈，心头压力随之降低，自觉好笑，自己怕的已不是金玉楼，而是这位毛头小孩。

“他到底有多大能耐？”公孙炮想不通，却很想知道。

方想解腰带，小心的声音已传来：“老炮头你换个地方吧！”

公孙炮一惊：“这……这不是在下风吗？”

小心笑道：“我自不会让你到上风去，不过你还是憋着好，因为有人快见着你屁股了。”

“有人？！”

公孙炮吃惊地往背面山腰扫去，果然见及数条青影潜掠而上，哪敢再解手？猛拉裤头，掠回原地，苦笑道：“早不来，晚不来，偏偏选俺坐吞天地时才来！”

来人已近，小心没时间理会公孙炮，道：“三个，哥，两个给你。”

“好。”君小差拿起布巾已蒙向脸部。

“我呢？”公孙炮亦想跃跃欲试。

小心瞄着他：“你不是尿急？这位置让给你好了。”

公孙炮干笑道：“刚才急，现在有状况就不急了。”

“好吧！另一个就由你对付。”

公孙炮登时意气昂扬，十数年来，这可是他第一次和人正面交手，他显得有点兴奋和紧张。

眨眼间，三名青衣人已潜近，作搜索状，带头者为一位四旬清癯老人，他正示意扩大搜索。

君小差胸有成竹，待对方逼近七八丈距离，不疾不徐，轻飘而起，宛似幽灵，无声无息地罩向前两名。

老者乍见人影飘起，惊喝：“有人！”右手一翻，匕首立现，划招成形，迎了上去。

两名壮汉亦刀剑齐出，封向小差。

公孙炮亦未甘落后，大喝一声，直扑一名壮汉。

君小差见两道刀光闪来，不避不闪，右手扬起一道掌劲，迫退两人，刀光为之迟滞。

老者暗道一声“不好！”运足十成功力，匕首耍得光芒万道，啸风刺耳，如水银泄地，倾盆涌向小差。

小差轻轻一笑，不避不退，一个翻身，拔高七尺，闪过光芒，就在错身的一刹那，在极不可能之下，小差自右手猝然探出，宛若宇宙魔爪，夹以无可匹敌的神力，狠往老者抓去。

只听得一声唉叫，老者匕首飞出，整个人撞向左侧，左肩已垂落，另一名壮汉哪想到老者一招不到就已落败，惧意方生，却已无法躲过小差攻势，一个哀嚎，胸口被印了一掌，喷血倒地，为之奄奄一息。

而公孙炮气势不凡地逼向那名壮汉，岂知身形未至，对方剑气已逼得他遍体生寒，这时他才想及自己赤手空拳，怎能迎敌？苦叫一声“糟了”，唰唰两响，衣角已被切下，若非他气势不弱，喝得壮汉采取守势，这两剑非得叫他穿肠破肚不可。

壮汉乍见此入功夫不高，胆气又生，其势不变，扫回剑锋，迫得公孙炮落地打滚，狼狈不堪。

小心见状，眉头一皱：“什么玩意？一招就成落水狗？”

二话不说，立即欺身攻向壮汉，所用招式全无章法，但那股霸气，却迫得壮汉节节逼退。

公孙炮得到喘息，心头稍安，实在觉得没面子，欺身复往壮汉攻去，来个两人联手，打得壮汉穷于应付。

君小差放倒两人，回身瞧向小心，一阵轻笑，飞身再起，罩向壮汉，只一伸手，壮汉应指而倒。

小心喘口气，瞪向公孙炮：“你也真是，不行也不带把锤子？”

公孙炮窘笑道：“一时冲动，酒葫芦又不在身边，所以……”

“我看你有酒葫芦在身边，现在已躺下了，清醒时都不行，醉鬼时行吗？”

公孙炮只能窘笑，无以回答。

小差道：“弟，人已放倒，他们是金玉楼的人？”

小心瞧向对手所用长剑，摇头道：“不是，剑身扁长，并非金玉楼惯用兵刃。”

公孙炮道：“那……这趟岂不白费了？”

“岂有白费之理？”

小心拾起长剑，仔细审查，蓦然发现剑柄云头刻有骷髅，和金鹰交给金王天的那颗骷髅大同小异。

“咦！这剑倒也生的奇怪。”

三人走向瘦癯老者，小心剑柄一拨，把他弄醒。

“老头，这把剑是你手下的吧？”

清癯老人冷目以待，不言不语。

“不承认也没关系，反正你身上也有这玩意儿。”

小心耍诈地瞧向他腰际，老者立时紧张，也往腰际眺望。

“不必瞧了！”小心得意一笑，长剑挑向其腰际，果然挑出一颗白色骷髅：“现在你该无话可说了吧？”

清癯老者猝然咬牙，左掌已抓向小心，存心搏命。

小心冷笑：“没那么容易！”

长剑一挥，想把他逼回去。

岂知老者竟突然偏身，奇快无比地罩向两名手下。小心但觉不妙，叫声糟了，想拦剑阻止已是不及，只见老者手中匕首猛戳手下咽喉，复往自己咽喉划去，鲜血渗出，已一命归天。

公孙炮心惊不已：“这是什么帮派？如此不要命？”

小心苦笑道：“死都死了，无从问起，妈的，还真狠！”君小差道：“这骷髅是不是传说中的幽灵符？”

小心道：“不怎么样，幽灵符是牌状，不是整个骷髅。”

公孙炮道：“这么说，江湖出现新帮派了？”

小心摆摆手道：“这是他们的事，跟咱们无关，咱们只要好好做生意就成了，懒得再惹什么麻烦，把人埋了吧！”

三人合力将尸体掩埋。

公孙炮道：“要是他们和金玉楼有关……”

小心笑道：“管他跟谁有关，只要妨碍我们生意，照样像现在一样，料了他们。”

公孙炮也无话可说，尸体埋妥，他道：“现在呢？计划失败了，金玉楼的人并没来。”

“岂会失败？金王天不来，咱们就去宰人，顺便叫打更的准备敲锣打鼓。”

言下并无其他良策，三人返回茅屋，换上夜行衣，趁夜潜向金玉楼，只要见及探索者，立时给予偷袭，一夜下来，可宰了七八名，这足以让金玉楼为之鼎沸。

事情并未结束。

打铁趁热，第二天夜晚，小心早已发下银两，雇用敲更者，今夜三更敲大锣，尤其洛阳城，非敲破锣不可。

敲锣者已雇妥，小心并未忘记山头放把火，以壮声势。

三更方至，蓦然锣声大震，宛若千百道劈雷同时劈出，震得地动山摇，耳胀脑昏，绵延百里不绝。

在此同时，四处山头似乎火山爆发，轰地火光暴躁，吞天掠地，红遍天边，宛似末日来临。

火花蹿扬，一处又一处接连暴起，人群为之慌乱，四处逃窜。

小心矗立山头，见及火势腾掠，不禁豪情大发，喝吼着：“烧，就是要烧，烧尽天下！烧啊！”

他和公孙炮一山掠过一山，一把火可放得起兴，几个时辰下来，少说也烧了百余座山头。

然而小心可也非真的要杀人放火，山头是烧了，可全找些最高处，有孤林，一把火即可，无孤林，砍它十数支干柴充数也罢，并无蔓延之虑，只是焚烧地点多，看来则形成一片火山齐爆发，气势惊人。

不知是火势带动气流，还是本就雷雨夜，火势正兴之际，忽然雷电交加，惊天动地，倾盆大雨，直泄而下。

天地一闪白、一闪黑，轰隆哗啦，宛若炼狱。

然而江湖中人却从敲锣人口中，隐约听及“天下第一当”传声，已然唤起被他们遗忘二十年之记忆——第一当复出了？

见及天地雷雨交加，风云变色，凭添了第一当几许神秘色彩，更感受到神秘中的恐怖气息。

更有人以为宝物出土了，因为山头上总有几道强似闪电的光芒射出。

山火渐渐被浇息，锣声早已销声匿于豪雨中。

及至五更天，雷雨已歇，四处一片死寂，冷月拨云，大地承着月光呈现一片暴风雨过后的凄清。

休刀坪忒也是个奇怪地方。一排街宽敞而笔直，比任何街道都要大上三倍，左一条、右一条，居中又一条，各不相干。

其实街道本只有一条，只是当地行人分的清清楚楚，靠左者绝不靠右，靠右者硬是不屑踏向左道，久而久之，中间就形成一条荒废的道路，甚至还长起绿草，宛似一条鸿沟，划开了两侧街道。

原来此镇乃是七巧轩与金玉楼地盘交会处，由于各不相让，而又纷争频繁，流血事件常常发生。而双方又久争不下，只好共同协定，以马路为界，各管各的，来个井水不犯河水。

如此，表面上看来似已相安无事，至少近年来未曾再发生打斗。

昨夜雷雨交加，今晨显得特别清楚。

君小心更是不落人后，大清早就已开张营业。

他和公孙炮在马路中央这三不管地带开起当铺。

说是当铺，其实和相命摊子差不了多少，前头摆着一张木桌，垂着黑色桌巾，居中画个朱红“当”字，道具省了，只放着笔砚一副而已。

公孙炮坐在桌前，一脸搞不过的憋笑，小心则躺在他背后一张老旧的靠背椅，右边还放着小茶几，随时可以喝茶。

最让人醒目还是插在桌前那支丈余高之白布条，写着“天下第一当”五字，鲜红夺目，老远街头都可瞧清。

平常各不相干的七巧轩和金玉楼手下，此时全然把注意力集中在此摊位，吃惊之余，皆私自揣测此人来路。

昨夜惊魂记忆犹存，莫非第一当从此复出，就在眼前？

也因摊子坐落鸿沟三不管地带，并没人过来询问。

朝阳已升，小镇一片晴朗。

公孙炮等了好一阵子，并未见顾客上门，心头绉绉地说：“会有顾客上门吗？”

小心可躺的舒服，肩背一动也不动：“放心，时辰未到，开张要抢时辰，愈早愈吉利，只要时辰一到，马上就发了。”

“可是，当铺好像都在小巷里……”

“那是小当铺，咱们搞的可是天下第一当，岂可失了派头？呵呵！开在街道中央最适合了。”

瞄向笔直街道，小心笑的得意。

公孙炮陪笑着，不知何时又弄个酒葫芦，习惯地啜起酒来，方啜几口，忽见街道末端冲出两匹健马，直奔而来，速度不减，若不放缓，可能撞上摊子。

公孙炮急道：“小心眼的，开在路中央也不怎么适合……”

“怎么会……”

话未说完，小心亦闻及马蹄声，张开眼睛，两匹快骑已急冲而至，还来不及起身，公孙炮已尖叫逃开，往左侧扑去。

惊急之际，忽见马匹嘶扬，双蹄高举，人立而起，随即四平八稳钉在地上，马背坐着两名貌美女子。一名身穿蓝绸劲装，约十七八岁，长发披肩，额梳刘海，清秀中泛着英气。另一名红衣者，可小得多了，十三四岁左右，梳有两条长辫子，双手一抓，辫尾甩来甩去，配上一副精明的大眼眸，一副刁钻模样。

两人正满是自得地瞧着公孙炮和小心，微露笑容，尤其见及公孙炮扑得一身泥灰，红衣女子已呵呵窃笑几声。

小心干笑不已：“妈的！老炮头给点面子好不好？才第一回合就落荒而逃？”

他走过去，拉起公孙炮，十分无奈，另一方面，却表现出对两名女子的不理睬。

公孙炮窘困一笑：“奶奶的！这马如此凶悍，害老头我避之不及！”拍着衣衫泥灰，老脸也红了。

“还亏你是马僮出身？一照面就出事，沉着点儿，生意上门了，有事以后再说！”

小心白他一眼，也觉得想笑，拉他回座位，自己也躺回靠背椅，连一眼也没瞧向两名女子。

红衣女子不禁冒火：“小毛头你竟敢不看我一眼？”

小心身子一侧，简单地以臀部向着她。

红衣女孩叱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公孙炮讪嘲地替小心回答：“他不但不看你一眼，还表现出不屑跟你说话的意思。”

“你，你敢？”

红衣女孩圆目瞪直，右手一扬，就想打出暗器，以教训小心的傲慢无礼。

蓝衣女子立时制止她：“小妹不可！”

玉手一拦，把她给拦住。

红衣女孩忿忿不平：“姊，他欺人太甚了，我非教训他不可。”

蓝衣女子眨眨眼，暗示女孩先把来人身分弄清再说，红衣女孩已然想及来此目的，不禁瞄向小心，忿怒的脸转的倒也快，马上露出黠笑：“待会儿你就知道！”

小心仍是懒得理会两人。

此时街道两旁已奔来不少人，左边者乍见两名女子，皆拱手为礼：“不知五姑娘、七姑娘前来，尚请开罪。”

原来来者乃是七巧轩排行第五和第七的巧玲珑和巧精灵。

巧玲珑含笑示意他们退至一旁。

巧精灵问道：“这两个家伙何时来的？”

“小的不知……”

公孙炮道：“昨天敲锣今天开张的。”

巧玲珑怔诧道：“昨夜的锣，真是你们敲的？”

公孙炮拇指反指背面躺着的小心：“这还假得了吗？敲了一夜，到现在还失眠呢！”

巧玲珑、巧精灵齐往招牌瞧去，不得不小心应付，要是两人真的和天下第一当有关，可非等闲之辈。

巧精灵灵目一转，冷笑道：“你说你们是天下第一当，为何方才只见马匹奔来就逃个狗吃屎？”

“这……”公孙炮被说及窘处，一时也无法回答。

小心已开口：“小丫头说话真不卫生，将来谁敢要？没事滚远些，咱的生意可还要做！”

“你敢说我没人要？”巧精灵恨的咬牙切齿。

小心怪笑不已，扭扭屁股，当真连一眼也不瞧两人。

“你……”巧精灵又想动手修理君小心。

巧玲珑拦着她，要她先忍忍，随即冷道：“小鬼起来回姑娘的话！”

小心含笑道：“你是来找碴的？还是来谈生意？”

“你说呢？”

“找碴的话，就找前面的谈，要谈生意……”

“谈生意！”

巧玲珑似笑非笑瞄着小心，以为只要谈生意就可和他谈。

岂知小心手指一点：“还是找前面的谈。”

公孙炮咧着嘴，笑的得意。

巧玲珑一怔，仍笑道：“我要找你谈！”

“可以，内行人！”小心此时才翻身瞄向她，含笑道：“本当铺无所不当，有一种叫有问必答，每回答一个问题十两银子，你想知道些什么？”

巧精灵乍见小心的贼模样，这不就是自己百般装模作样，想得到的脸容？心想自己都够贼了，还有人比他更贼？不禁觉得想笑，却存心找碴，冷斥道：“凭你也想赚姑娘银子？”

小心笑而不答。

巧精灵斥道：“你敢不回答？”

小心笑道：“不敢，不敢，只是缺了十两银子而已。”

“你……”巧精灵怒不可遏，又想出手。

巧玲珑已拿出银子，丢予小心，道：“现在可以说了吧？”

小心掂掂银子，随即笑道：“答案是：我不想赚小丫头的钱。”

巧精灵冷笑：“本姑娘的钱，你也敢赚？”

小心懒得回答，把银子揣入怀中，屁股一翻，又自躺的舒服。

巧玲珑道：“转过身子，姑娘有许多话要问你。”

她拿出元宝。公孙炮立时伸手：“交给我也是一样。”

巧玲珑暗道：“不怕你不说！”大方地把元宝交出。

公孙炮接过手，掂了掂：“十两金子，小心眼的，看着办吧！”

小心此时才把身躯再次转正，笑道：“也罢，开张第一天，讨个吉利，问吧！”

“你是谁？”巧玲珑问。

“是我。”

“这是什么答案？”

“标准答案。”

“这根本不是我要的答案。”

“我知道。”

“那你还不快说你是谁？”

小心哧哧笑道：“回答你，代价是十两银子，跟着你说话，那可得百两银子不可，不过既然是开业就打个折，回答三道问题，再跟你说声‘你是谁’，这元宝就马马虎虎充充数啦！”

巧玲珑怔愕道：“什么？！一锭元宝，如此就没了？”

小心笑道：“这算不算问题？”

巧精灵斥道：“哪来三个问题？简直就是坑人。”

小心直笑着，懒得回答。

公孙炮笑道：“俺是免费的，多说无妨，看在元宝分上，透露一点消息给你们。第一个问题是‘你是谁’，俺合伙回答‘是我’，接下来是‘这是什么答案’以及‘根本不是我要的答案’，一共三个问题，呵呵！咱做生意可是信用第一，全不耍赖。”

小心呵呵笑道：“至于跟着说话价钱自然高了，你方才是叫我说‘你是谁’，这容易，要是你要我说‘我是龟儿子’，那一百两就不怎么好赚了，请体念小的干这行的苦处。”

巧玲珑姊妹俩哪知小心如此猾头，方照面就被耍得团团转，不禁满肚子火。

巧玲珑斥道：“我看你是不吃敬酒，吃罚酒！”

尚未出手，巧精灵以为谈判破裂，老早就想教训小心的闷气得以发泄，冷喝一声，暴提马缰，健马厉嘶，扬蹄而起，飞也似地扑向小心。

小心哪知她说动就动，一声不好，立时滚向左侧，虽避开马蹄，但那张靠背椅却被踩个稀烂。

巧精灵一招得手，笑的开心，想如法炮制，又纵马蹿向小心。

“妈的！你以为俺是好欺负的？”

小心也上了火，身形不闪不避，不知如何，双手一耍竟也无法想象地抓住千斤马蹄，往前一推。马匹本是人立而起，复又被小心反推，一个不稳，已往后摔去。

巧精灵从未见过有人如此对付马匹，一个大意，尖叫出口，也被摔落地面，狼狈不堪。

“小妹——”

巧玲珑心头大骇，深怕她受伤，一个飞身已欺向她。

还好巧精灵功夫不弱，方落地面，立时拔身而起，并未受伤，可惜左肩侧已沾满泥灰，一时大怒：“找死！”抽出短剑拦身猛刺小心。

眼看剑尖戳来，小心仍是面不改色地笑着，似把此剑当成玩具一般。

他笑道：“我终于明白你为何对‘狗吃屎’那么有研究？原来是吃多了嘛！”

巧精灵怒火攻心，刺的更快。

眼看剑尖就要刺中小心咽喉，蓦地另有金光闪至，将利剑给拦了下来。

不知何时，金玉楼地盘也围了不少人，出手拦剑者，竟也是一位貌美姑娘，束云巾，一身男士装扮，英气逼人，她正是金玉楼唯一的掌上明珠金玉人。

她拦住短剑，人已飘落小心前头，目无表情地瞪着巧精灵，虽是男士装扮，清秀的五官仍泛出绝色女子容貌。

巧精灵剑势被阻，心知遇上敌手，立时定神往金玉人瞧去，已瞧出她身分，冷笑道：“原来是金家丫头，原来你跟他是一伙的！”

她指着小心，小心潇洒摆摆手：“算了吧！天下第一当威名贯武林，岂会和人搭伙？自以为是。”

金玉人冷道：“我并不认识他们。”

巧精灵冷斥：“鬼才相信，不是一伙，刚才为何偷袭本姑娘？”

金玉人冷道：“拦着你，是不想让你坏了规矩。”

“什么臭规矩？我要杀人，干你何事？”

“别处可以杀，就是不能在这里。”

“休刀坪可不是金玉楼的地盘。”

“也不是七巧轩的。”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的？”

巧精灵不甘示弱，短剑一提又攻上来。

金玉人冷笑道：“难道七巧轩全出此不懂规矩的野丫头吗？”

她也拦剑迎敌，话却是说给巧玲珑听的。

巧玲珑顿有所悟，叫道：“七妹住手！”

“姊，她欺人太甚！”

“住手！”巧玲珑深怕喝不了她，已把她拦开。

巧精灵一脸怒气和不甘：“姊——”

巧玲珑道：“不可造次，在休刀坪是不可动武的，这事大姊早就交代清楚。”

“可是……难道就如此算了不成？”

“以后再说，坏了规矩，也就坏了七巧轩名声。”

巧精灵满是怒火，却不敢再发作，硬是撤了招，瞪向小心：“迟早我要剥了你的皮。”

小心黠笑道：“剥皮容易，只要付点行头就行了，今天这张太师椅就记着，改天再跟你收帐如何？”

巧精灵冷笑：“只要你敢来，姑娘一定跟你算的清清楚楚。”

小心点头：“到时别赖帐就行了，没事你请回吧！俺可还要做生意。”

巧精灵冷笑道：“你以为休刀坪是谁的地盘？还不给我滚蛋！”

“哟！想据地为王呐？天下之大，全归皇上所有，你算哪门土匪？占了地方就想称王？”小心瞄向街道，又道：“就算你是占地为王，也别忘了有一半是金玉楼的。”

巧精灵冷笑道：“不错，一半金玉楼、一半七巧轩，此地已没你的份。”

小心黠笑道：“你当真要据地为王？”

“不错，谁先占全，谁就是此地主人。”

“这就好办事了，你们占你们的地盘，我做我的生意，各不相干。”小心指着街道，笑道：“你仔细看清楚，左边是七巧轩占去了，右边是金玉楼，我占的是中间这条大街道，跟各位扯不上关系吧？”

本是好好的休刀坪，岂知在小心嘴中多出了另一个地盘，弄得双方又好气又好笑。

巧精灵斥道：“你还敢狡辩？这街道是属于七巧轩的。”

此时金玉楼众人已起哄，叫着此街道是他们的。

小心举手示意众人安静，道：“各位也别激动，方才有人说过，谁先占了就属谁的，我看双方待了十数年，也都不想要这地方，所以我就勉强占有它。当然啦！各位一定不服气，不过这事并非你们能做主，因为此地是不准动武的，光瞪眼也解决不了事情，还是先回去告诉你们头子，咱们再来争也不迟，最重要是和气生财，将来我想你们会很欢迎我的。”

他这话说的双方哑然无言，这街道早就长草，分明荒废已久，此时可算是小心先占领，至于要动手争取，非得和对方争得头破血流，纷争必定随之而起。

小心运用矛盾之理，可把双方整得哑巴吃黄莲，有苦无处说。

巧精灵仍想斥责，巧玲珑制止她，问道：“你当真是天下第一当？”

小心点头：“如假包换。”

“好，冲着你这句话，这笔帐咱们以后再算。”

小心讪笑道：“我很快就会找你们算的。”

巧玲珑未再理他，转向部下：“不准无理取闹，退回去，等候通知。”

招着巧精灵，瞄向小心及金玉人一眼，已策马调头离去。

巧精灵仍自不服：“姊，难道如此算不了成？”

巧玲珑道：“事情来的突然，咱们回去再商量，免得坏了大事。”

她素有玲珑心之称，一切想的透彻，巧精灵虽精明过人，但毕竟年轻气盛，容易意气用事，在节骨眼里，也不敢违抗命令，不甘心地跟着姊姊离去。

巧玲珑姊妹退去，七巧轩属下亦随之散去，所剩金玉楼属下仍立于旁。

小心瞄向金玉人，笑道：“大小姐，做个生意如何？”

金玉人白他一眼，似不屑跟他说话。

小心道：“古有明言，江湖大忌僧、道、尼、残，还有一样就是小孩，俺虽然小了点，可也比你高，别把人给看扁了。”

头一抬，五尺余，还差金玉人两三寸，小心但觉估计错误，不好意思地干笑两声，脚尖踮了起来：“这样就够高了。”

金玉人被他一逗，冰冷的脸容也露出笑意，但一闪即逝。

小心道：“大小姐别冷冰冰地，人说没有三分三，哪敢上梁山，你们金玉楼事情可多着，前一阵子不就被人宰……”

“住口！”金玉人突然喝住他，目光充满忌意和不信，分明这小家伙已知金玉楼守卫被宰的事。

小心得意地笑着：“住不了口的，金玉楼的事，非天下第一当，天下还真无人能办呢！”

金玉人有了冷漠的笑容：“你真能办得了？”

小心道：“不然你以为俺是白混的？”

“有这么一点儿……”

“好吧！我就再送你一样惊人的消息。”

小心凑向前，金玉人有着少女的羞涩往后缩。

小心叫道：“怕什么？难道你还想把这秘密公开不成？”

“谁怕了？只是你这小鬼一身汗臭味！”

小心闻着手臂，昨夜杀了一晚上，着实也流了不少汗，干笑道：“能者多汗，你要是怕了，暂时停止呼吸不就成了？”

金玉人竟也忘了平时的矜持，闭了气，等待小心传言。

小心窃笑两声，欺身向前，却故意整人，靠的甚近，好似在闻女人香味。

金玉人愈等愈窘，耳根也为之泛红，连眼睛也闭起来，叱道：“还不快说？”

“呵呵！真像情人在说悄悄话。”

“你……”

小心但见她要翻脸了，才将金玉楼失窃血麒麟的秘密说出来。

金玉人惊愕取代了羞窘：“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天下第一当！”

“第一当至少沉寂了二十年，你却那么小？”

“我是新当，他是旧当；不管如何，能罩得住就行了。”

“你罩得住？”

“我想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表现出来的。”

小心耸耸肩头，很是威风凛凛。

金玉人半信半疑，但此时又不能不承认小心确实有一套，敢在休刀坪开铺营业，尤其他又知道金玉楼最新秘密。

想及秘密，她有所警觉：“你如何知道这秘密？”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是第一当，天下没有任何秘密可以逃出我手掌心的。”

“真的？”金玉人不信：“包括我的秘密？”

“当然是真的。”小心道：“你现年二十一岁，庚申年九月初七子时一刻生的，你母亲叫金玉仙，你乳名叫玉玉又叫依依，你谈过一次恋爱，是洛阳城东的伊青，结果只维持三个月，因为你发现他是一位懦夫，暗地里让香香园的三姨太包养，从此和他分手，临行前还给他一巴掌，把他打的莫名其妙，呵呵！原来那时你还十岁不到，他已二十岁，真是早熟，呵呵！你的恋爱连话都没说一句，是单恋呐！”

金玉人闻言，和公孙炮被窃脑波一样，啊地尖叫，抓紧衣襟急往后躲去，如此隐秘而又不可能让人知道的秘密，竟然会在小心口中说出，简直就像当众赤裸裸般，保不了一点儿秘密。

公孙炮幸灾乐祸道：“小心眼，你和她沟通过了？”

“没有。”小心道：“我本领可大得很。”

公孙炮摸不着头绪，只有陪笑。

金玉人定过神来：“你怎知……这些……”

小心道：“很简单，我问出来的，不过我不能告诉你，问的是谁。”

这些资料，他大部份来自金玉人，但为免他两姊妹自相残杀，他是有保密的必要。

岂知金玉人也非等闲之辈，沉吟一阵，突有所觉：“你曾和我弟弟鬼混过，你害他被关了三个月对不对？”

小心无奈道：“那是意外。”

金玉人已有了笑意：“原来这些事都是王玉说的。”

她实是不信小心能知她所有秘密，那未免太可怕了，比失去贞操还可怕，所以她必须找出理由来保护自己。

小心道：“你十岁谈恋爱，他可还没出生，在肚子里就能知道你的秘密，道行可比我还高了，他怎么可能知道你的秘密？”

金玉人又怔愣了，小心说的没错，那时她弟弟可还没出生，惊惧之下，又在寻求答案。

“你是去问那懦夫伊青对不对？”

小心不愿把话题扯远，道：“不是我问他，是他偶而会说出这段事，他本不知括他耳光的是大小姐，但你长大了，又是金玉楼千金，容貌变得更漂亮，不过还是被他认出来了。”

金玉人嫩脸已红：“这懦夫，我非教训他不可。”

小心呵呵笑道：“以前你单恋他，现在换他单恋你，算是扯平了。”

“他敢——”金玉人怒目一瞪，私下决定非收拾这家伙不可。

小心笑的促狭，幻想着当时金玉人单恋的情景，想必十分有趣吧？

金玉人怒意过后，心情稍平静，心思为之清晰，冷道：“你为何去调查我？又故意接近我弟弟，是何居心？”

小心道：“我对你可没兴趣，干嘛要去查你？我跟你弟弟又不熟，何况是他来找我，谁想接近他？你胡扯什么？”

“你分明是有企图而来！”

小心指着招牌：“看清楚些，天下第一当名声可不在金玉楼之下，俺对你会有什么企图？”摆摆手道：“你看着办，如果这件事要第一当插手，黄金万两，否则你另请高明，对不起，请你让开些，俺还要做生意。”

公孙炮神样道：“天下第一当是不需要什么花招的，纯粹是真材实料，想想昨天那场雷雨，也该知道分量。”学着小心摆摆手：“对不起，请让开些，俺还有生意要做。”

捧正桌子，也把金玉人给搁退几步。

金玉人一阵困窘，如若对方真是第一当，他们实是没有必要故弄玄虚，自己反而多心了，想想小心那副邪样，令人莫测高深，而且又说出了自己认为最隐秘的事，心头又开始战战兢兢。

“你当真愿意接下这案子？”

小心指着招牌：“天下第一当，无所不当，只要你能付出代价就行。”

“一万两黄金？”

“没错，比起血麒麟，代价可少得可怜。”

“你有把握？”

“没把握就不必叫天下第一当了。”

“好，我当这笔生意。”

公孙炮登时叫好，一眨眼就接了万两生意，做梦都想不到的事，今天却发生了。

小心瞄他一眼：“老炮头沉着点儿，这只是小儿科，将来还有更大的，别让人瞧扁了。”

金玉人此时正以怪异的眼光瞧着公孙炮，心头想的正和小心一样——万两黄金有何大惊小怪的？

公孙炮老脸稍红，道：“开张第一笔生意，总是叫人兴奋的嘛！”

“说的也是。”小心转向金玉人：“大小姐，生意是接定了，你先回去禀报你爹，免得节外生枝，开张大吉，俺得好好喝它两杯。”

金玉人道：“你现在不跟我走？”

“急什么？先去问问你爹，因为他还瞒着你一样秘密呢！”小心说完已哈哈大笑。

“有这种事？！”

金玉人先前被小心说出心中秘密，对他所言“秘密”一事已深信不疑，已揣测父亲到底有何事情瞒她？若真如此，是该回去一趟才好。

“你呢？何时到金玉楼？”

“今晚三更。”

“为何要三更？”

“因为你爹最喜欢在三更谈事情，这正是投其所好啊！”

金玉人没心情揣测小心话中是否另有含意，点头道：“好，就今夜三更见，在下先行告退了。”

拱手为礼后，转向金玉楼属下，要他们以后别找此摊位麻烦，交代妥善后匆匆离去。

小心也蹦了起来：“哇！成功了，走，咱们喝酒去！”

连摊位也不收，两人兴高采烈地往洛阳城奔去。

第五章 再失麒麟

不必两个时辰，小心与公孙炮两人已抵洛阳城，方近午时，正是用餐饮酒时机。

小心想找家大酒楼，公孙炮却特别眷恋牛大肉丸的酒铺，小心拗不过他，只好往牛大肉丸酒铺行去。

方进酒铺，公孙炮难得神气，大马金刀地跨门而入，好不威风。

肥胖的牛大肉丸乍眼一瞧，公孙炮衣服都变了样，虽不是丝绸极品，却也算块料子，比起以前邋遢样，相差何只天壤，牛大肉丸一时并未认出是以前常来要酒的糟老头，已哈腰迎了过去。

“大肉丸你可记得俺？”

公孙炮似想立刻表明身分，以表现“英雄自有出头日”的一天，而他现在正是熬出了头，自该风风光光地受人尊敬。他不但瞄向牛大肉丸，还拉着眼角，连酒铺的三五桌客人也瞄了进去。

牛大肉丸先是一怔，仔细一看，不是那酒鬼是谁？登时摇了摇头，轻轻叹笑：“老炮头你搞啥名堂？发了不成？”

“对，没错，俺是发了，看，这是还你的酒钱！”

公孙炮口袋里塞满了元宝，心头自是充实多了，本是视钱如命，但见及小心一转手就是千两、万两黄金，这些小元宝感觉上就不怎么值钱了，一手将元宝拍向桌面，神情昂扬，但眼角余波仍勾向小心，似在征得小心“谅解”。小心稍微含笑，他眼角都笑飞了，何时如此风光过？

牛大肉丸陡见元宝，少说也有五十两，足足可以买下他这间烂酒铺，眼睛都直了，不得不相信公孙炮是发了财，他感到犹豫，毕竟公孙炮三天前还是一文不名的糟老头，今天摇身一变成如此情境，让他难以接受。

“这是给我的？！”

“对啊！俺公孙大侠是发了，这点小钱算不了什么，你先收下，呵呵！俺以前喝酒还记了不少帐呢！”

公孙炮将元宝塞入牛大肉丸手中，已昂头大笑。

牛大肉丸握实了元宝，心头忐忑不安：“真的要给我？”

“都在你手中了，还犹豫什么？”

“可是……你以前喝的酒，也没喝掉那么多……”

“剩下的就算赏你的。大肉丸老板，你也别犹豫了，难得我公孙大侠翻了身，多亏你以前的照顾，分点红利给你也是应该，你就收下元宝，俺今天又接了一笔大生意，正准备庆祝一番，元宝拿去，再送上好酒好菜，别扫了顾客兴头才好。”

牛大肉丸摸着元宝，谁不爱？又听及公孙炮如此坚决，而且来者是客，怎好扫人家兴头，只好收下来，心头想，若是公孙炮真的发了，赏点小钱自也无伤大雅，若是将来又霉了运，替他留点银两也好，遂千谢万谢地退去。

不多时，山珍海味、南北佳肴、陈年美酒都送上了桌。

公孙炮终于尝到了十数年梦寐以求的黄山花酿，直呼美酒原是如此迷人，不禁又报以感激的眼光瞧着小心，若非他，今日恐怕还在喝二锅头白酒呢！

小心陪着他喝，但是似乎另有某种东西更吸引他，有一眼没一眼地往窗外那棵大木樨树瞧去，原来那里正围着一大堆小孩在玩陀螺，个个蹦蹦跳跳，

开心已极。

也难怪君小心对此着迷，他原只十来岁，仍存有孩童纯真心灵，见及那么成群小孩在玩，何况他素有陀螺王之称，心头自是痒得不可。

终于他仍是憋不住了，一口气丢出一锭元宝，要酒铺顾客陪着公孙炮饮酒，连牛大肉丸也算上，今天生意似乎已不必再做，就喝个它万丈豪情，人生难得几回醉？

等大家混熟，话题扯开，皆大欢喜时，小心这才溜向树荫，准备和那群小孩一争高下。

小孩见及小心，一阵欣喜，都是熟人，西城阿毛、东城小顺、三郎、圆圆、阿香，男女皆有，叫的亲切，也就没了距离，欢欣一堂。

小心素有陀螺王之称，可惜临时把陀螺放在家中，派不上用场，只好花一文钱向小顺子买了一个，又瘪又小，实在起不了大作用，但为了好玩也将就些。

他们玩的是“过关”，在地上划两条线，把落地不转的陀螺从甲线打到乙线，则那粒陀螺就得让众人在身上凿河开洞，其间只要谁的陀螺倒地不转，则可替换被凿者，如此轮流不断，几趟下来，若技术差者，一颗陀螺可变成蜂巢了。

小心用的新陀螺，一时玩不上手，几趟下来，果真满身凹凸，这不打紧，眼看众人难得赢过小心，笑的开心已极，钉

凿的可真用力。王八好当气难受，好不容易逮到替身，狠狠地以陀螺心凿向人家，他原会武功，又是盛气冲发，力道何只百斤？只听叭的一声，三郎的陀螺竟被凿成两半。

“哇！怎么会这样子？！”小心瘪笑着：“我不是故意的……”

三郎也发觉了：“我的陀螺？！”

“破了……”小心笑的尴尬。

众人传来一阵笑声。

“破了？！”三郎哪能忍受心爱的陀螺被凿成两半，抓着它，合又合不拢，已哇哇大哭：“我的陀螺，我的陀螺。”

小心感到难为情：“用绳子缠着行不行？”

“不行不行，缠着绳子怎么打？一甩就裂开了，哇……”

三郎九岁大，哭声可刺耳得很。

“那……那我这颗陀螺赔你如何？”

三郎停止哭声，瞧向小心手中百孔千疮的陀螺，实在太丑了，又哭了起来：“我不要，你的陀螺太丑了，还我陀螺！”

“丑有何关系？挺耐用的，比起你这颗，一钉就裂了……我的实用多了……”

“我不管，你要赔我！哇……”三郎哭声更大，引起不少路人注意。

“好好好，我赔你就是，别哭，再哭下去，全城的人都知道，多没面子。”

小心苦笑不已，堂堂天下第一当，竟也对此束手无策，为了避免闹笑话，他只好发给三郎几文钱，还得百般安慰才了事。

三郎可也现实，见钱在手，泪也没了，嘴也笑了，几文钱，足足可买二三十颗上好陀螺，若留着买糖，吃个十天半月保证没问题。

如此丰厚的赔价，可把众人给养起胃口，阿毛跃跃欲试：“小心哥，我

也要……我自愿当替身……”

小心瞪眼道：“要什么？一戳就破的陀螺，实在没什么好玩，不玩了，改玩别的。”

阿毛有些失望：“玩什么？”

小心想想，随即黠笑：“陀螺不行，田螺总可以了吧？就玩挤田螺。”

阿毛道：“可是……我们没带田螺……”

“买呀！来，我请你们吃田螺。”

兴致冲冲，小心奔往市区，不到盏茶工夫，抱回一大包辣炒田螺。

“来呀！大家吃，挤赢了还有赏钱。”

众人哇哇大叫，争相抢着吃，十几个小孩蜂拥而上，好不热闹，然而一箩筐田螺也足够他们吸食三刻钟。

吸食完毕，众人争相选壳子，以能战胜对手。

挤田螺玩法简单，只须将两颗田螺，嘴对嘴的互挤，谁破了谁就输，如此而已。

小心练有内功，自是稳操胜算，但为了兴趣，仍是对等的厮杀，将田螺摆在石凳上，讲硬度、讲技巧、讲力道的厮杀，那股拚劲和斗牛亦差不了多少。

一箩筐田螺厮杀下来已是近黄昏，小孩已不得不回家，小心纵有再大兴趣，一个人也搞不出名堂，只好抓出几串铜钱，分给众人，个个嘴笑眉笑，笑不停，田螺王也不争了，高高兴兴地回家去。

小心瞧着他们，一副莫可奈何，离三更可还有一段时间，公孙炮仍自喝得起兴，想想，他已往市区赌场钻去，没有小孩玩伴，找大人岂不更刺激？

上了如意赌坊，心情也野了，一玩上手，哪还知道日夜时辰？

金玉人很早就回到家，也将天下第一当的事告诉父亲。金王天对于这位奇人自是仰慕已久，是以三更未到，就摆下了排场，等待第一当来临。

可惜金玉人并未将第一当是个小鬼说出来，否则金王天也不会如此慎重。她之所以不说，是怕父亲知道来者是小鬼而不愿接见，而小心那套无所不知的本领，她可是亲眼所见，自是相信小心能耐，一切等见了面，父亲自然会了解小心斤两，届时自己也不必再解说。

然而从二更等到三更以至于四更天，哪来的第一当？

厅中一片沉闷，金玉人更是紧张。

“这小鬼，竟敢耍我？”她不时嘀咕。

金王天等得有点儿不耐烦，扭动身躯，问道：“玉人，他会不会来？”

金玉人仍表现镇定：“应该会，这约是他在休刀坪亲口订下的。”

金王天拂着灰白髯，也不愿责备，毕竟除了王超以外，女儿仍是他所重用的好手。

金王超已冷笑道：“看样子，他只不过是虚有其名罢了，不重言诺，还算什么英雄？”

“超儿不得乱说，免得让人误会了。”

“爹……我没有，事实摆在眼前……”

金王天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耐心地等，金王超只好把气给憋起来。

一旁站立的金家总管拱手为礼，道：“稟楼主，以第一当威名，比起一派宗主亦不逊色，或许是有其他事情所耽搁了。”

他在暗示第一当的身分不低，多等一会儿也不失金玉楼面子。

金王天淡淡点头：“我知道。”

金不二淡淡微笑，转向金玉人：“小姐，第一当在休刀坪开张？”

“不错。”

“是否要把他请来？”

金玉人犹豫道：“听说我回来，他也走了，对了，今天洛阳城可有发现可疑的人？”

金不二摸摸金边眼镜，过滤一阵，道：“没有，只有两个混混，一个在小酒铺狂饮吹牛，一个在如意赌坊赢了不少钱，那小孩是有点儿特别。”

“小孩？！”金玉人眼睛一亮：“生的浓眉大眼，一脸纯真可爱又贼头贼脑？”

金不二轻笑：“不错，小姐见过他？”

金玉人点头：“见过。”随即又好气又好笑：“这小子，竟敢玩昏了头？”

转向父亲：“爹，我这就去请第一当。”

“你知道他下落了？”金王天问道。

“嗯，女儿这就去，盏茶工夫就回来。”

金玉人不等父亲回答，拱手为礼，已快步奔出金玉楼。

金王天、金王超和金不二弄得满头雾水，但想必第一当和那小孩必定有关，也就耐心等了下去。

只是他们做梦也未想到第一当就是这位小鬼罢了。

金玉楼离洛阳城不到半里路，金玉人很快找到如意赌坊。

小心正在厮杀，满身是汗，桌前堆了不少银票、元宝，他好像能控制骰子，一押就中。

“来呀！大小通吃，这次押豹子。”小心双手一推，小山般的银堆全推向中央，准备大捞本。

他的举止使庄家窒息，汗流满面，不敢再摇骰子。

小心催促道：“摇啊！怕什么？骰子是你的又不是我的。”

那副嚣张模样，实在让人心惊胆颤。

金玉人见他有若市井流氓，又气又笑，大步向前，抓起骰子就砸：“还在玩？”

众人一愕，见及是她，纷纷拱手直呼：“大小姐。”

小心先是一愣，但见着她，登时又爽朗地笑道：“原来是大小姐，手痒了，也想玩上几把？”

不知是女人天性，还是习惯，金玉人突然伸手揪他耳朵，想装怒却又想笑，憋得怪模样：“与人有约还有心情在此胡混？”

她拉着小心走向门外。

小心挣扎急叫：“等等嘛！就这么一把。”

“还等？有人等了你三个更次还不够？”

“那，总得让我收回家当吧？”

“不必了，不义之财就寄在此，迟早你还是要缴还人家。”

眼看金玉人已把小心拖往门外，小心知道现在就是回头，也未必能讨回全部家当，早就被人给抓光了，不禁苦笑：“完了，白玩了一夜！”

“跟我爹约会，你还有心情玩？”金玉人扯得更紧。

“放手啊！都被你拉出门了，还不够？我又不是你老公，耳朵岂可随便拉？”

金玉人蓦然发觉自己失态，耳根也红了，想都想不清，自己怎会伸手拉人耳朵？被小心一吼，刹时也松了手，窘困非常，若不是深夜，粮态可就原形毕露了。

也许小心长得一副给人亲切感的脸孔，金玉人直觉上已对他产生好感，又在气笑之下，一时激动也就做出如此举止，这是她十来岁时对付弟弟王玉的招式，已多年不用了，不知此时为何又用了出来。

小心摸着耳朵，讪笑道：“难怪你弟弟的耳朵特别尖，原来是这么回事。”

金玉人斥道：“废话少说，再胡说，我就拉断你耳朵！”脸容更红了。

“是不是胡说，你自己心里明白。”

“可恶……”

金玉人恼羞成怒，追前就想开打。

小心矫捷地跑开，惹笑道：“别再来了，我可吃不消，时间已差不多，还是去找你爹谈生意吧！”

“还差不多？你以为现在是太阳刚下山？”金玉人又追了四五步，方放缓脚步，话题拉回正事，已不再像方才那么困窘。

小心往西边山头瞧去，弦月已快沉入山中，至少过了四更天。他干笑不已：“时间过的可真快，一眨眼，就不见天日。”

“那你还不快跟我走？”

“走是要走，你不觉得少了一个人？”

小心想及公孙炮此时必定酩酊大醉，如此去见金王天，不知金王天老脸将如何变幻，不禁哧哧笑个不停。

“他就在附近，我去找他，马上就可以跟你回去。”

不等金玉人答复，他已先溜向小巷，金玉人怕走失了人，也快步跟去。

及至牛肉丸酒铺，店门未关，几个醉鬼可醉成一团，小心笑态可掬，很快遁了进去，金玉人心知又闹个笑话，又气又莫可奈何。

小心很快扛起软趴趴的公孙炮，憋着笑意地走了出来。

金玉人道：“他可以不必去吧？”

“不行，他也是主角之一，少了他，生意可谈不成。”

小心有意闹笑话，存心扛着醉鬼去见金王天。

金玉人没办法，为了别让父亲久等，就由他去了。

“走吧！待会儿看你如何向我爹解释。”

小心觉得想笑，对一个醉鬼还能如何解释？

三人又匆匆往金玉楼奔去。

金王天等久了，反而出奇冷静，倒是金王超不时嘀咕抱怨，好好的床不躺，还要在此坐冷板凳。

小心终究还是来了。

人未到，酒气先飘到，金王天眉头不由一皱。

金玉人领着小心走进豪华大厅，明亮的灯火照出她略带窘困的表情，她强作镇定。

“爹，他们来了。”

“来了？！谁是第一当？”

金王天惊愕地看着小心及公孙炮，直觉判断两人不可能是第一当，复往女儿瞧去，目光再落往大门。

金玉人稍带困窘道：“他就是。”手指指向小心。

“是他？！”金王天眼珠睁得大而亮。

金王超已忍不住冷笑：“天下第一当怎会是个小鬼？姊姊你太会捉弄人家了吧？”

君小心笑道：“诸位吃惊了吧？不过没关系，现代的人是重材不重料，只要管用就行了。”

金王超笑得更是不屑：“哼哼！一个醉鬼、一个毛头小子，竟然也敢找上金家谈生意？我看连金家扫地的都不值。”

小心笑道：“个人看法不同，至少被天下第一楼上上下下等了一个晚上的人来说，我是觉得蛮有价值的。”

这话可说得金王天老脸猛抽，金王超更是怒不可遏，想嘲笑人家，却被反嘲，掌击扶手已站了起来。

“你敢放肆？”

小心笑道：“我是来谈生意的，不是来争你家扫地的，既然你们不欢迎，那我走就是了。”

说着掉头就走。

金玉人可急了：“你怎能说走就走？”

她想拦，金王超却比她快捷，一个腾身已截向小心前头。

他冷笑：“金玉楼岂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

此时金王天突然开口：“超儿让他走！”

他认为小心只不过是市井混混，而且又是小孩，再背着一个醉鬼，和他争，实在有失金玉楼尊严。而这件事又是自己女儿带他来的，根本不能责怪他，至于他冒犯之处也只是和女儿之间的事，由女儿自己处理即可，犯不着要一个堂堂大楼主干预。

君小心闻言已大摇大摆晃向门口，斜睨金王超，冷笑道：“听到没有？你爹叫你送客了。”

金王超很是不甘：“爹，岂能让他……”

“让他走，这种事还要你出手？”

金王超顿觉有失身份，倒也移了开去，心中却想着回头再狠狠教训他一顿。

此时金玉人更急了：“爹，不能叫他走，他说爹的事只有他能办。”

金王天冷目瞧向她，似在说：“你竟相信一个小混混？”

金玉人被逼急了，也顾不得另有他人在场，急道：“爹，他说你有秘密瞒着我。”

金王天老脸一抽，头发无风而动，突然飞身而起，截落小心前头，冷目泛青光：“你说，什么秘密？”

小心落落大方，道：“你这是找我谈生意了？”

“如果你真是天下第一当的话。”

“若是第二当呢？”

金王天冷目直瞪，突然已伸手抓向公孙炮，小心想躲却闪不掉，公孙炮已被他抓个正着。

“你想干什么？”小心出掌反击。

金王天却以极快手法带过公孙炮，闪向左侧，只见他三两掌不时拍向公孙炮肩背，公孙炮为之呻吟，身躯已冒起白雾。

金王天正以内家真气逼出公孙炮体内酒气，使他能苏醒。

小心瞧出他用意，反而不紧张了：“告诉你，问他跟问我是差不多的，差的是他说等于我说，把意思倒过来就对了。”

金王天未理会他，内力再吐，逼得公孙炮哇哇叫，酒气也退了七分，金王天始松手。

“这是什么地方？”公孙炮迷糊道。

小心打趣回答：“戒酒中心。”

“酒……酒在哪里？”

“戒酒中心哪来的酒？酒鬼似有几个。”小心瞄向金王天，似在说他是酒鬼之一。

金王天没时间理会他，一指戳向公孙炮，把他给戳痛而清醒过来。

“你是谁？”公孙炮惊惶地瞧着这位威严老人。

金王天冷道：“我是谁，你马上会知道，现在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老夫公孙炮。”

“你是天下第一当？”

“哪里？”公孙炮得意地耸着肩头。

岂知金王天突然使劲往他手腕抓去，抓得他唉唉痛叫：“放手啊！”

“你到底是不是第一当？”

“不是……”

小心道：“现在你死心了吧？第一当活生生地就在你眼前，就是我嘛！”

金王天本有意试试公孙炮功力，却显得失望，遂把他放开，目光移向小心，对于小心能在金玉楼处之泰然，谈笑风生，可也非一般人所能办到，警惕之心油然而生。

公孙炮趁机跑向小心，频频道：“不错，他就是天下第一当。”

及至小心身侧，细声问道：“小心眼的，怎么牛大肉丸酒铺变成阎罗殿了？他是谁？”

“金王天。”

“是他？！”公孙炮怔愕地瞧着金王天，也许经年累月混迹洛阳城，迫于金玉楼威风之下，如今见及金王天，他显得十分不自在。

金王天懒得理他，再次逼向小心，冷道：“你说，老夫有何秘密？”

小心瞄向金不二及金王超，细声道：“你不怕这秘密被他们知道？”

金王天顿觉犹豫。

金不二自知不该知道：“属下先行避退。”已转头告退。

金王超怒道：“小鬼你想挑拨是非不成？”

小心冷道：“凭你，当绣花枕头还差不多，知道这秘密，保证坏了事，你姊姊就比你强多了。”

“你找死！”金王超又想出手。金王天喝道：“超儿住手，有什么事，过了今夜再说。”

金王超硬生生将掌力给撤回，怒气却难消，不过为了那不知是啥秘密的秘密，他还是忍了下来。

“爹，您的事也是孩儿的事……”

“爹知道。”金王天也唤回金不二：“总管你也留下；对你们，金玉楼并无秘密可言。”

他想得精，若此时支开金不二，未免对他不信任，这将形成两人隔阂，若留下他，则对他是何等信任和重用。

金不二果然感激得几乎可以生死相许：“属下留下不知对大事有无影响？”

“金总管你留下就是。”

“是。”金不二不再多说，默然立于一旁。

金王天此时又以深沉的眼光注视小心，两人四目相视，金王天猝然觉得小心的目光似能射穿自己脑际，不禁摄起心神，强制定力，然后以更强烈的目光回视小心。

他很明显的以目光暗示小心，别把事情给搞砸了——若真的是不为人知的秘密，岂可公开？

小心似也能了解他心意，淡淡一笑，道：“其实也没什么，据我所知，楼主所失窃的血麒麟不只一只对不对？”

金王天心头一凛，这秘密的确只有他一人知道，没想到小心却猜着了，对于这位奇异的小孩，他不禁多看了几眼。

金王超怔诧道：“爹，真此事？”

金玉人、金不二也以询问的眼光瞧向金王天。

金王天的表现反而冷静，点头道：“不错，血麒麟一共有两只，这事爹一直没有向你们说清楚，是不愿意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为着此事而隐瞒，乃人之常情，何况这并非偌大震撼的秘密，他们并不责怪金王天瞒着此事。

然而在小心和金王天视目中，又不知隐含了多少“心照不宣”之事？

金玉人恍然道：“原来如此，那另外一只血麒麟也丢了？”

“嗯，一同遭窃。”

金王超目光突然瞪向小心，冷笑道：“你怎知我家秘密？可见你和盗匪是同一路的。”

小心反问道：“你知道我的心在想什么？”

“哼哼！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你与盗匪串通，想独吞宝物。”

小心故作惊讶：“你怎知我家秘密？可见你也是和盗匪同路的。”

金王超哪知话一上口就被套用了，怒得咬牙切齿。

小心的风凉话又说出：“既然咱们是同行，何必分什么彼此呢？”

“谁跟你是同行？还不快把血麒麟还来？”

金王超恼羞成怒，本想出手，但碍于父亲在旁，只得逼前一步，强行索求。

金王天道：“超儿退下，这事由爹处理即可。”

“爹，可是他太狡猾了。”

“退下，你们也退下。”

金王天似想私下和小心谈谈，也命令玉人和不二退开。

三人虽想参与，但命令难违，只好退离大厅。

临行前，小心还向金王超招招手，气得他牙痒痒。

金王天再次凝视小心：“近年江湖似乎没有你这号人物。”

“以前没有，现在就有了。”

“不知令尊或师父……”

“俺师父是谁，将来你就会知道，这事似乎不关咱们生意吧？”

小心巧妙地挡去了金王天的探询，金王天只能干笑。

“你又如何知道老夫拥有两只血麒麟？”

小心自得一笑：“因为我想知道就能知道。”

“你还知道些什么？有关血麒麟的事。”

小心凝目盯向他：“难道血麒麟还有什么秘密？”

金王天也以同样眼光凝向小心，两人互猜心思，金王天爽朗一笑：“该知道的，也许你都知道了，现在你该告诉我，如何找回血麒麟？”

“付了钱就能找回。”

“一只，还是两只？”

“两只。”

金王天目光一亮：“两只，完好如初？”

小心点头：“不错，不过另一只你得找城西吴巧手订做，反正多一只，好过一只嘛！”

金王天如炬的眼神又瞄了小心许久，才沉沉一笑：“价钱呢？”

“不是说好一万两黄金？你女儿没告诉你？”

“她说过……你送回的的东西完好如初？”

“当然，怎么样？只收你一万两，不多吧？”

“不多……”金王天微微一笑：“包括那名凶手？”

小心道：“不包括，要凶手，有凶手的价码，不过俺今天只想接血麒麟的生意。”

“好吧！就等你另有兴趣时再说，待会儿金总管先付你五千两，事成交货后再付另一半。”

“就这么说定。”

小心和公孙炮视目而笑，生意终于谈成了。

“你何时给我血麒麟？”金王天问。

“三天，快不快？”

“很快。”金王天淡笑着。

“那……你付钱也该不慢吧？”

金王天果然干脆，马上叫金不二送来五千两银票，交予小心。

小心满意地将银票收下：“时间宝贵，我走啦！希望咱们合作愉快。”转向后厅门，吊高嗓子：“大小姐，另外赌场那堆银子就算聘金啦！呵呵！迟早总是要嫁人的。”

说完才和公孙炮大步离去。

金玉人嫩脸微红，一副冰冷地走出来：“你胡说些什么？”

见及小心已走远，话也收了回来，脸腮更红了。

金王超也走回大厅：“爹，难道就如此让他离去？”

金王天道：“一切等找回血麒麟再说。夜已深，你们回房休息吧！”

已近五更，夜深露重，三人纷纷拜别，独留金王天静立于厅，默默注视窗外残月西斜，不禁感慨叹息。

在厅后也躲着两个人，各自一处不相干，左侧是小得不能涉及家事的金王玉，他偷偷瞧及小心到来，是兴奋，也替小心捏了把冷汗。见及小心安然又风光离去，他也风风光光地大步回房，只想着，两三天就能再见面，到时将要与他问个清楚。

另一处躲着金家养子金鹰，每次重要会议都轮不到他，他只好如此，想知道一丝半缕。对于此事，他先是不甘心，后来也表现得甚为冷静，见众人散去，他也走了。

第六章 不死丹

小心和公孙炮拿着银票，一路并没回洛阳城，而是往山区奔去。

公孙炮不解道：“小心眼的，生意刚谈成，该庆祝才对，为何往山区钻？”摸着脑袋：“唉！本是很爽的，哪知一到戒酒中心，马上就醒过来了。”

小心哧哧笑道：“没想到金王天对戒酒还真有一套，以前想必也是个酒鬼吧？”

“那你也犯不着把俺往他那儿送，他是以前酒鬼，俺是现代酒鬼，你不觉得这差别很大？”

“差别多大都没关系，只要能醒过来就行，俺是不重类别，只重效果。”

公孙炮苦笑不已：“你知不知道叫一个酒鬼醒来，是一件十分罪过的事？”

“这跟我没关系，这笔帐你自己去找金王天算，他会给你一个完满的交代。”

“找他算？算一辈子也算不清！”公孙炮直摇头，行在山路，天又黑漆，一个不察，踩中淤泥水坑，溅得满脚淤泥。

他抱怨：“你干嘛没事往山区走？不知俺人老眼老？”

“谁说没事？你以为金王在会那么容易就放人？他必定会派人跟踪，我故意将人引到山区是有目的的，待会儿你就知道。”

小心拉着公孙炮，找到一条小溪，要他把污脚洗净。

不到盞茶工夫，林区暗处飘来小心他那英俊的哥哥。

原来小心早已说好，要哥哥随时暗中保护自己，难怪他如此胆大而有恃无恐。

身形飘落溪边的干净石块，小心已问道：“哥，如何？”

君小差轻轻一笑：“来了三人，全放倒了。”

公孙炮怔愕道：“真的有人跟踪？”

小心道：“你这不是在问废话？就算有人钉在你面前，你还会以为他是木头喽？”

公孙炮干笑：“这就是酒鬼的好处，酒鬼的眼睛是可以准许时常看错的。”

“总有一次你会把命给看掉！”

小心瞪他一眼，公孙炮笑得更瘪。

君小差道：“弟，你真有把握找回血麒麟？”

“有。”

“真的？”公孙炮习惯地说。

“当然是真的，因为血麒麟就在我的怀中。”

“真的？！”公孙炮这次可真的惊诧不解，酒眼瞪得圆大。

君小差也以讶异的眼光瞧着小心，似乎这出戏一直都是他在耍。

“当然是真的啦！”小心得意地从怀中拿出那只灰黑黑的麒麟：“喏！这只不是吗？”

公孙炮见及血麒麟又黑又丑，须角都快摸得圆秃，像从垃圾堆捡来的玩具，哪像是金家至宝血麒麟？

“这真是那货色？！”

“如假包换。”

“早知血麒麟是如此模样，俺到刘记瓷行就能抓它一大把，还比酒葫芦

便宜呢！”公孙炮叹笑着，实在难以相信血麒麟会是这模样。

小心得意地道：“这你就外行了，看我的！”

他拿出一把尾指大小的银亮刀片，慢慢切向血麒麟，但见灰黑屑片纷纷落下，终于出现殷红如血的麒麟，须角皆完好无缺，活生生是一只小麒麟，隐隐泛出红光。

君小差和公孙炮看呆了眼。

“造物果然神奇，天下竟有此物？”公孙炮叹为观止。

血麒麟通体冰凉，似硬而软，似玉非玉，宛似血液灌于透明的软水晶，可做有限度的弯折。

小心道：“此物乃长白万刃冰崖才找得到的万年寒玉所雕刻而成，听说此玉常年含在灵蛇之嘴，经过数千年或数万年方变成红色，而且也将硬质软化了。”

公孙炮道：“这么说，它可以解百毒了？”

“不错。”

“果真是天下异宝，难怪金王天如此紧张，我看它不只值万两黄金……”

“岂只万两？我看要他半个金玉楼来交换，他都会答应。”

公孙炮欣喜道：“那我们不就成了半个金玉楼主？”

小心笑得甚邪：“话是不错，不过你别忘了找出第一当，整座金玉楼都是你的了。”

“说的也是，我怎么没想到？”公孙炮觉得还是第一当重要，然而对这宝物仍依依不舍：“难道就这样把宝物交还不成？”

小心神秘地笑道：“其实血麒麟功用不在于解毒，而是在于养药。”

“养药？！”公孙炮睁大眼睛瞧往巴掌大的血麒麟。“它能养什么药？”

“任何药都可以养，不过有些特别的药就非用它来养不可了。”

“金王天已经拿它来养药？”

“不错。”

公孙炮仔细瞧着透明的血麒麟，却看不出丝毫迹象。

“可是……他如何养？养在肚子里？”

“当然是养在肚子，否则养在何处？”

“可是俺瞧不清什么。”

“被你瞧清，就不算是宝物了。”

小心得意地晃着血麒麟，似在找寻那所谓的“养药”，随后瞧向哥哥。

“哥你可还记得天下有四大宝物？”

“是不是天雷镜、还魂引、不死丹、通天劫？”

小心点头：“不错，天雷镜可破山倒海，威力无穷。还魂引记载天下奇门阵势及医术、灵药，得到它，阎王也牵不了魂。不死丹功能起死回生，返老还童，青春永驻。而通天劫是一本武功秘籍，谁练了，谁就能爬上天，凡人自不是他的对手。”

公孙炮道：“这些宝物比起血麒麟，不知又稀奇几百倍，可惜普天之下似乎没人见过……”

“不急不急，不久的将来你就会见着了。”

小心望着东方，已现红霞，心知就快天亮，道：“时间已不多，我就把事情说个清楚。”顿了顿，继续道：“金王天现在正在闭关，他是在练天王第七式，如果练成了，将可天下无敌，然而要练到第七式，非得有灵丹妙药

不可，所以他千方百计找寻灵丹，然后养在血麒麟里头，以便在最紧要关头服用，大功自然能告成。然而他又怕血麒麟失窃，所以叫城西吴巧手刻了一只脸盆大的红玉麒麟，故意当成传家之宝，复又找了几只断须残腿的假麒麟，和着真麒麟，藏在小盒子里头，幸亏是我，否则谁知道他耍了这一招？”

难怪金王天在失窃血麒麟时，会急着要把吴巧手找来，原是另有原因。而小心也叫他另外一只麒麟找吴巧手拿，原因全在此。

看来小心对盗取血麒麟一事，在未离开阴不救之前，早已有了计划，他不只是要找出第一当，他还想在武林轰轰烈烈大干一场，自是找最惹眼的东西下手了。

公孙炮恍然道：“原来你到金玉楼要银子，目的就是偷出真的血麒麟？”

“没错。”小心得意地直笑。

“但是你为何连假的也偷走了？”

“我哪会这么笨？是后来有人垫着我屁股后头把假货偷走，才让金王天知道真货丢了，不过如此也好，反而帮了我们大忙。”

“什么忙？”

“你不是看不惯金王天？现在不是整他最好的时候？”

公孙炮笑的有点儿窘：“是该整他……”突又想到什么：“金王天真的练成天王七式就能天下无敌？”

小心哧哧笑道：“这问题恐怕只有等他练成了才知道，不过我觉得任何武功秘籍的最后一招都会注明，只要练成就能天下无敌，你说，我到底该相信谁？”

公孙炮频频点头：“说的也是，普天之下，号称天下无敌的功夫倒也不少，我看他们都有自大狂。”

“不过金王天可不是狂人。”

“怎么说？”

“因为若有了血麒麟里边的药，他真的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公孙炮又往血麒麟瞧去：“那是什么灵药，这么有效？”

小心一字字道：“不、死、丹。”

“不死丹？！”公孙炮和君小差惊诧不已，不约而同地直盯血麒麟。

天下四大宝物之一的不死丹就在他们眼前，难怪两人会如此仓惶失措。

公孙炮已显得结结巴巴：“小心眼的，你该不会在哄我吧？”

“看了你就知道是真是假了。”

小心小心翼翼地转着麒麟的眼珠，复又调整虬须和触角，然后轻轻往前倒。麒麟嘴巴渐渐流出红色流体，滚落手掌，正如未煮熟之红蛋黄，外表仍有一层透明薄膜包着。

公孙炮叹为观止：“妈的！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在今夜碰上了，原是透明如血，难怪从外表看不出来。”

小心将软丹丸端给君小差，笑道：“哥，你一口吃了它，保证百病消除，功力大进。”

君小差笑道：“哥已吃的太多了，这就留给你，免得糟蹋了。”

小心想道：“也罢，我得好好利用它，胡乱服用可能药效不好，哥您就多忍耐几天啦！”

君小差笑而不答。

君小心已把不死丹重新装回血麒麟，目光触及公孙炮一脸馋相。他讪笑

道：“你急什么？到时分一点儿汤给你喝就是，舌头馋得快拖了地，也不怕人家误会你是狗的同类。”

“狗的同类？是什么？”

“当然还是狗了。”

公孙炮老脸一红，干笑不已，不久，问道：“你真要把宝物灵丹交还金王天？”

“当然了。”小心眼露光芒：“金王天少了不死丹，可练不成天王七式，那多可惜，我总想看看天王七式的威力。”

公孙炮可急了：“你让他吃了不死丹，那我们吃什么？”

“鸡蛋，你看如何？呵呵！鸡蛋也是很补的。”

公孙炮激动道：“不行，我反对，反对你将灵药交给他，如果他练成绝世武功，我们还混什么？”

小心讪笑道：“不要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嘛！金王天也是人，你怕什么？”

“不行，我举双手反对！”

小心哧哧笑道：“你反对有何用？丹药在我手中。”

公孙炮从激动转为哀求：“小心眼的你怎么那么傻？好好的宝物不要，要送给人家？”

小心轻笑不已，似乎不愿再耍他，道：“你也真是，谁会好端端地将宝物送给人家？放心，我会留着。”

公孙炮又激动了：“就该如此，宝物岂能胡乱送人？”

小心道：“不过金王天没练成天王七式，倒也十分可惜，何况他也不是这么好骗。”

“咱们干脆断了这笔生意，宝物要紧。”

“你倒是真现实啊！”小心嘲弄地说。

公孙炮老脸微红：“天下至宝，人人心动嘛！”

“爽了约，不就失去了天下第一当的信用？”

“这……”突然想及自己主人，公孙炮一颗心再也动不起来。

小心笑道：“放心，俺本领可大得很，只要照上几眼，自能再搞出不死丹，到时你要吃几颗就几颗，就跟维他命丸一样，吃得你叫不敢！”

公孙炮狂愕道：“你真的能配出另一颗不死丹？”

“你不信我的能耐？”

小心清澈的目光投向公孙炮，让人不得不相信他有此能耐，尤其公孙炮对小心能窃以自己脑波一事，更是刻骨铭心，这岂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他叹笑不已：“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不是人？”他是信了。

小心笑道：“不是人类是什么？”

“怪胎，超级小孩！”

说着，三人都笑了。

其实君小心哪能配出这灵药，大不了弄得像样而已，为免公孙炮失望，只有如此说，第一笔生意还是以信用为要。

笑声过后，小心拉回正事，道：“事情只是一个开头，接下来可有得瞧了，金玉楼和七巧轩冷战已久，也该打打热战了，呵呵！再加上天下第一当，天下想不乱都不行。”

君小差道：“弟，下一步该如何？”

小心道：“咱们的目的是要引出第一当，所以要栽点儿麻烦给他，接下

来我会到七巧轩偷他几样宝物，然后再偷一只血麒麟交予金王天，如此双方就有戏瞧了。而你就在我们离开后，把金玉楼的大门给拆了，搞得风风雨雨，使金王天或是江湖人士相信第一当真的复出，然后再折回七巧轩……呵呵！哥知道了没？”

君小差含笑道：“如此好么？”

“当然好，迟早第一当会耐不住，露出乌龟头。”

君小差点头：“好吧！哥听你计划行事。”

公孙炮道：“我呢？有何任务？”

小心讪笑道：“你啊！别再进戒酒中心就行了。”

公孙炮窘笑：“俺才不想进去，是你背我去的。”

“下次可要背你到东海，让你喝个够。”

一阵笑声中，天已破晓，再讨论一些细节，小心和公孙炮已赶往江南七巧轩，君小差则继续装扮第一当，准备拆金玉楼大门。

七巧轩位于苏州情山，此山名曰情山，自是多情，而山若有情，则四季如春，苍松翠柏，百花遍野，永不凋零。

山中有湖，则为情湖。湖水清澈见底，碧波荡漾，或涌来柔雾，绵延数里，宛若人间仙境。

七巧轩各自独立不相连，或倚湖而立，或攀崖而筑，各具特色，全是极品。

“七巧”者，分别代表七个不同的绝色女子，个个别具专长，与众不同。

老大巧凤凰，明艳照人，历练丰富，处世应对，更属一流，她居于凤凰轩，倚水而立，金碧辉煌。

老二巧金银精明能干，善于营运，素有小气财神之称，居于迎风轩，较为简陋，生意人，讲的是实用。

老三巧千手，手脚灵活，具鬼斧神工之能，不但能雕琢精品，妙手空空技巧更是一绝，居于摘星轩，位于情山最高峰。事实上她却凿了一条地道直通湖面，不但可邀月，还可邀鱼。

老四巧多情，天生丽质，娇柔多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就是爱做白日梦，她住的地方可多了，什么残秋伤情台、千里送情竹亭、月下听涛阁、画荷春舫，名堂多的是，七巧轩少了她，还真少了些诗情画意。

老五巧玲珑，一颗玲珑心，凡事想得精，鬼主意不少，为七巧轩分担了不少麻烦，居于烟雨轩。

老六巧轻烟，文静乖巧，瘦瘦高高，一身轻功已入化境，居于邀月轩。

最小一位巧精灵，刁钻难缠，却聪明绝顶，可惜未成年，还轮不到她住房子，只能四处向姊姊打游击，暂时栖身，不过最近她可自己盖了一栋不算小的木屋，题为女王轩，口气实是不小。

小心和公孙炮赶至此地已是晚霞时分，山水一片金黄，闪闪发光。

两人躲在情山对面一处山坡上，这山坡不及情山一半高，是以倒看情山，倒有一股赫赫逼人之势。

公孙炮数着山峰，湖畔楼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奇怪？七巧轩最多也该只有七栋，哪来这么多？”

他是连一些小亭、小轩也加了进去。事实上也不只七栋，因为老四巧多情一人就占了四五栋，自不只八九栋了。

君小心道：“她们爱筑几栋就几栋，咱们管不着，不过……呵呵……要

拆房子时，咱们就管得着了。”

公孙炮讪笑道：“如此漂亮的房子，拆了多可惜？”

小心道：“你看过房子是愈盖愈丑的吗？以此类推，愈拆则会愈漂亮。”

“说的也是……你不会现在就想拆吧？”

“看情形而定，现在该想的是如何找到那只血麒麟？”小心详细地又往七巧轩瞧去。

公孙炮疑惑道：“七巧轩当真会有另一只血麒麟？”

小心哧哧笑道：“放心，你知不知道七巧轩排行老三的巧千手？她那手绝活可是天下少有，啥东西也造得出来，她自不会放过金玉楼传家之宝，说不定金家那只血麒麟早已被换走了，只是她不知道还有一只小的罢了。”

经他一说，公孙炮倒也相信七巧轩藏有一只血麒麟。

“这么说，找到巧千手就能找到血麒麟了？”

“嗯，这次你猜对了。”

公孙炮一阵欣悦，难得猜中一次，顺着小心的目光，落向湖边一栋华轩，突然伸手指向华轩，想再猜中一次：“那栋一定是巧千手的老巢，鬼斧神工，最难建了。”

他以为顺着小心的目光准错不了，已然沾沾喜笑着。

岂知小心却回答得斩钉截铁：“不对！”

公孙炮一阵脸红，干笑道：“那……一定是那栋了。”

他又往半山腰的轩阁指去。

“也不对。”

公孙炮实在觉得不光采，又往其他几栋指去，心想这回该能万无一失了吧？

然而小心的回答却全是不对。

公孙炮怔诧道：“全是不对？！那，到底是哪栋？”

君小心哧哧笑道：“我也不晓得。”

公孙炮差点摔了一跤：“你不晓得，却说我不对？”心想着被小心整的冤枉，只能苦憋着笑。

君小心笑的更得意：“说你不对，一点儿也错不了，因为你是瞎猜，我是乱答，各凭机会，你想你猜对的机会会有多少？”

“这……大概七分之一吧？”

“这就是啦！只有七分之一机会是对的，剩下七分之六是不对的，所以我选择不对自是对的。”

公孙炮苦笑不已：“歪理倒也有理，可是，如果我第一次就猜中呢？”

君小心笑呵呵道：“这个嘛！就像老太婆生儿子，难上加难，不过你若第一次猜中，我会回答你是对的。”

“这么准？！我猜着，你也答对？”

小心指着脑袋，哧哧笑道：“以我这超级脑袋，对付你的答案是足足有余。”

公孙炮瘪笑着，不久才道：“也罢，你的脑袋有毛病，非比常人，是不能以常理解释，呵呵……不能以常理解释……”

他重复那句“不能以常理解释”乃想及神经病不也如此，而把小心喻成神经病，因而讪嘲地笑了起来。

小心倒也没听出他话中含意，笑的更是得意。

公孙炮笑了几声，目光再次落向情山，此时天色更晚，彩霞转为晕红就快变成沉黑，情山已不易瞧清。

他道：“天黑一片，你总该随便猜一猜下手吧？干耗在此，宝物哪能到手？”

小心细声道：“还是小心为妙，据我所知，七巧轩的老婆娘，个个都有毛病，是很不好对付的。”

公孙炮睨眼道：“看你还小，好像还经过大风大浪的样子，对男女事情那么了解？”

小心自得笑着：“了解男女事情，不一定要经过大风大浪，只要有慧根就行了。”

“哦？有这回事？”公孙炮似笑非笑地想听听小心又做何解释。

“当然有了，譬如说，职业和尚。”

“和尚还有职业的？！”

小心瞄他一眼：“少林寺一大堆老秃驴，他们的职业不是和尚，难道是尼姑不成？”

公孙炮恍然道：“说的也是……”

“尤其是小和尚，莫名其妙地被抓去剃光头，然后看破红尘，终生头顶闪闪发光，照亮别人，他们哪来经过大风大浪？充其量也只是莫名其妙地就当上和和尚罢了。”

“话是不错，可是这和了解男女事情有牵连吗？”

“哪会没有？你知不知道，经过大风大浪的男女，不是翘辫子就是出家当和尚、尼姑，这和小和尚尼姑从小就干这行有何差别？结果都是一样，只不过是和小和尚慧根高，先悟通，先入门而已。”

不知小心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硬将男女事情和和尚搞在一起，见他认真的模样，倒也让人相信他不是开玩笑。

公孙炮只能干笑着：“有时候真让人怀疑，你的心思成熟了几分？”

“熟透喽！”小心自得地笑道：“如果你不信，改天替你做个媒人，你就能了解了。”

公孙炮霎时脸红，干笑道：“我看算了，老朽骨头都快酥了，哪还来这些？”

小心装出一副正经样：“其实有很多女人都只重视外表而已，骨头在皮囊里，看不见，可以省略。”

“老朽这层皮，哪有什么外表？”

小心终究忍不住而哧哧笑道：“你放心，有的女人更有媚力，只要有皮，她就要了。”

公孙炮窘笑着：“真有这种女人？”

“有啊！七巧轩的小丫头就是这种女人，呵呵！她不是说过要剥你的皮？只要你有皮让她剥，她什么都不在乎了。”

说完小心已呵呵大笑。

公孙炮瘪笑不已，直念着：“如此女人，不要也罢。”

畅笑一阵，天色已黑，雾气升起，视线更加模糊，只能见着点点灯光透出，闪烁有如天星。

公孙炮瞧向四处，一片凄清，倒也不知下一步如何进行。

“小心眼的，天都黑了，法子想出来没有？”

小心突然爽朗地挥挥手，马步已蹲了下来，自得模样道：“放心，马上就知道了。”

他闭起眼睛，运气逼得双颊鼓鼓胀起。

公孙炮不解他在耍何玄机，问道：“你在干啥？”岂知话未说完，但觉脑袋一片旋转，就像来了莫大吸力欲将脑浆给吸出去，急得他尖叫，一个立身不稳已往后栽去，叭地一声，后脑勺撞上了背面一株小樟树，脑袋为之清醒过来。

不醒还好，乍醒之下，更是惊慌，掉魂似地往后头跌撞而退，尖急直叫：“你在偷我脑波？！不行，不能乱来！”

惊魂中，一口气跑了十余丈远，还想再逃。

小心已睁开眼睛，他确实运用了内力在扫描脑波，但目标不是公孙炮，而是一里开外的七巧轩诸位女子，只是公孙炮相距过近，而小心又无防范之心，是以连他也扫描了，忽见公孙炮的狼狈模样，他已无心再扫描，不禁幽默地说：“我哪是在偷你脑波？你没看到我现在的姿势？”

他仍保持马步半蹲，两颊鼓胀着。

公孙炮仍一脸惶恐：“你有，俺脑袋一片晕眩，跟上次一样，快被你偷去了。”

小心无奈而又得意地直笑着：“好啦好啦！我只不过摆个姿势想放个屁而已，你就吓成这个样子？现在不放总行了吧？”

他收腿站立，表情怪异地笑着。

公孙炮此时才嘘了一口气，战战兢兢地走回来：“以后不准你再摆这种姿势。”

小心惹笑道：“这太过分了吧？难道我连蹲毛坑的权利都没有吗？”

“至少你应该通知我一声。”

“通知你？呵呵！这种事也要通知你，难道你对特殊味道有特别偏好是不是？好吧！以后俺辛苦些，无时无刻为你尽点儿义务，希望你能满意才是。”

公孙炮窘困道：“你可别乱来，我说的不是这回事。”

“有何不同？都是蹲的。”

公孙炮一脸无奈：“小老弟你行行好，俺脑袋快错乱了，岂容你一再扫描？再这样下去，俺会变成神经病。”

小心见他一副可怜模样，也不忍再开玩笑，道：“我也不是故意的，下次你躲远些不就成了？”

公孙炮叹道：“谁知道要躲多远才能逃开你这邪术？”

小心伸手测了测距离，轻笑道：“不远不远，大约十里路程就够了。”

公孙炮老脸又拉了下来：“十里？俺不是死定了？有谁能眨眼间逃开十里之远？分明是无解嘛！”

小心笑道：“既是无解，你就认命些，反正你人生单纯，再怎么扫描，也是酒鬼两字，起不了什么作用。”

公孙炮叹笑道：“看来想戒酒都戒不成了。”

他想喝个烂醉，自己都无法控制意识，自不怕小心扫描脑波了。

小心邪笑着，对于这天生俱来的本领，他十分自豪，心想着，若尽知天下人的秘密，那将是何等有趣的一件事情？而他也一直朝这方向努力。

眼看天色已近初更，且又无法找出巧千手住处，小心只好再潜近些，试着找出巧千手的住处。

两人逼近情湖岸边一处矮松林，瞧瞧湖面雅轩，相距只剩百余丈，小心又运功探拭脑波，然而他功力似乎太差，一无反应，暗自瘪笑。

眼看已无其他方法，君小心说着：“说不定她们全走了，反正那楼阁只隔着湖，咱泅水过去便是。”

“泅水？”

公孙炮稍迟疑，他最少已有十年没下过水了。

小心瞄他一眼，讪笑道：“泅水有何不可？你那身油战袍能在这清心见情的湖水洗涤，这已是天赐佳缘，说不定上还能洗出爱情呢！”

“可是我……这么老了，还来这个？”

“你放心，有的女人就是不一样，比如说巧精灵那小丫头，只要有皮，她就要了，你的皮厚得很，足足可让她着迷三天。”

公孙炮想起巧精灵在休刀坪那凶悍模样，要是落在她手里，保证被剥皮，甚至尸骨无存，不禁干笑。

“这种爱情，还是让你们年轻人去享受吧！我可担当不起。”

“有时爱情的发生，岂是你所能控制的？别泄气嘛！咱洗洗情湖爱情水再说。”

已是近初更，君小心不愿多等，已大步往湖面跳去。

虽是初夏，湖水仍冷彻心肺，但他对此冷水并不忌畏，一径地游往湖心。

公孙炮想喊，又怕引来敌人，不喊，又见君小心一丈丈远离，逼得他不得不下水跟去，口中怨个没完。

君小心见他下水，满意地一笑，待他游近，两人再往情山潜去。

方近楼阁之际，小心已瞧及那飞檐、玉窗，皆挂满彩凤，再看门顶悬有凤凰轩，该是老大巧凤凰住处，自不是他所要找的地方。

君小心只好再往他处寻去，游往凤凰轩左侧，本想从该处上岸，但他运气似乎不差，虽是瞎撞，竟然被他摸对了路。

只见距他不远的岸边，湖水特别清绿，水域显然十分深，另有瞧岩暗凸，复有漩涡，回流盘绕不去，在此静湖中，有此现象，似不合理，疑惑之下，他已潜过去，想瞧个究竟。

潜至此处，君小心发现这些暗礁虽然衍长不少水草，仔细瞧去，仍可瞧出并非湖中物，而是属于海礁、珊岩之类的东西，显然是被移来的东西。

“这下可摸对路了，从这里必定能找到巧千手老巢。”

公孙炮紧紧跟在后头，提心吊胆：“你要从这里潜去？不怕一去不回头？”

君小心指着那些漩涡：“放心，这漩涡汹而不涌，是浅流，只要潜水两丈即能避开，跟我来！”

公孙炮见他从两座暗礁处潜去，顾不得惧心，也跟着潜去。

两人潜下两丈余，果然发现暗礁裂有缝隙，足可容身，方遁进去，已浮出水面，前面不远已有台阶，两壁嵌有夜明珠之类的东西，隐隐透出淡光。

公孙炮不得不佩服君小心经验丰富。

君小心摸对路，一时欢喜，爬出水面，直往石梯走去。

“小心眼，你不怕中了机关？”

此处阴气森森，好似进了鬼门关，公孙炮一颗心总是定不下来。

君小心猛拍胸脯：“什么机关，天底下还没有我破不了的机关，走吧！既然来了，还怕什么？”

说完，闪个身，已遁入石梯转角处。

公孙炮眼看落了单，哪顾得了什么机关，赶忙追前，口中念念不止诸神保佑。

君小心所言并非吹嘘，拜他爷爷所赐，阴不救每救一人，即要那人说出来历，甚至秘辛、武功招式，当然也包含了机关和奇门遁甲之术，他也毫不保留地传给君小心，若无特别厉害机关，自是难不倒小心。而君小心混迹江湖至今，也未碰上棘手货，自能应付自如，他当然敢如此吹嘘了。

果然两人顺利进入秘道，也行过了不少障碍，终至尽头处，有一石门挡着，门前刻有两行横列数字，分别是“七十八=”，以及“八十七=”。

君小心眉头一皱：“这是什么意思？考我算术？”

公孙炮道：“该不会是七十八岁和八十七岁才进得了此门吧？”

“岂有此理，那巧手比我也大不了多少，她怎能进得去？”

君小心再瞧仔细，那“=”符号右侧仍刻有不少浮雕般的数字，显然是要配合前头所用的。

他黠笑着：“这小丫头真是故弄玄虚，也敢考我算术？”转向公孙炮：“你说七加八等于多少？”

“这……”公孙炮已在算手指头。

君小心讪笑：“真是，除了银子和酒坛以外，我看你是‘人算不如天算’，七十八当然是十五了。”

他往浮雕数字十和五按去，两字下陷三分。

“八加七，你该会了吧？”

公孙炮欣然喝声道：“那当然，是五十。”

“五十？！”君小心差点儿岔了气，两眼又不信又想笑地瞧着这位大天才。

公孙炮见他表情，似已知自己说的并不正确，干窘道：“七跟八调换，难道答案不是十跟五调换？”

君小心终于哈哈大笑：“答对了，天下独一无二的答案！”但觉笑声过大，又敛了起来，憋红着脸：“被你这么一说，我也不知要用十五或是五十了……”

第二个答案他始终按不下去，虽然公孙炮猜错，但毕竟开启一个机关，岂有如此简单？甚至两个答案完全一样？

思考一下，君小心仍决定按下“五”“十”两浮字，一方面是冒险，一方面也想看看公孙炮的糗态。

然而“五”“十”两字按下，那门竟然悄悄地开了，又是一排长石梯。

君小心傻愣了眼，歪打竟然正着。

公孙炮得意地笑起来：“我就知道算术不差，一算就中了！”

君小心佩服万分地拱手膜拜：“真是神算，小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那装模作样地要下跪模样，惹得公孙炮笑不合口，伸手拦住君小心，免得他跪下。

“咱们走吧！这地方不适合下跪。”

“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笨蛋也有翻身的时候。”

摇头直笑，君小心莫可奈何地移往前行，公孙炮则走的凛凛生风。

再行百余丈，未再有任何阻拦，尽头处复有一扇门，半掩半阖，君小心小心翼翼地潜去，伸手推去，石门应指而开，里头雅轩全为石块雕成，连屋

瓦也不例外，直如一块巨石，把它挖空，再凿出桌椅、门窗，巧夺天工，把两人看傻了。

“这小妞果然有些道行，连盖房子都用挖的？”君小心赞不绝口。

公孙炮道：“我倒觉得冷冰冰的，跟地牢没什么两样……”

“有这么漂亮的地牢，关一辈子也无所谓，何况宝物似乎就在这里。”

雅轩虽为石块所雕，却具有特色，淡白色主体，配上淡绿色窗户、桌椅、石床，有若白玉中的绿翡翠，鲜中带绿，绿中带嫩，让人好生舒服。尤其左墙矮长石桌上放置了不少千奇百怪的东西，有奇树、有奇物、有奇禽、奇兽，大大小小、红红绿绿，让人目不暇接。

君小心目光落于这奇物之中，顾不得危险，大步走前。

公孙炮也直了眼：“这些宝物，该是价值连城，要是摆在我家，这辈子吃穿不愁了。”

“没志气，这么容易就满足？那些全是假货，值不了钱。”

“假货？！”公孙炮先是一惊，随后才有了笑容：“假货弄成这模样，任谁也分不出，总能换些银子。”

“这倒是让你说对了，这些东西搬出去，没见过场面的，还真无法分出真假，骗骗那些土财主，自也财源滚滚，不过这不是天下第一当的作风，传出去实在没面子。”

谈及第一当，公孙炮意气为之昂扬：“不错，第一当是不会做这些毛头小事，咱们只要一只血麒麟就够了。”

“这才像话，找吧！”

两人遂在那堆宝物中翻来寻去，一点儿也未将七巧轩放在眼里。

几乎将所有宝物寻遍，不见血麒麟，公孙炮不禁焦急。

“咱们会找错地方？”

“不急，石桌上边找不着，石桌里头另有东西。”

君小心早就看穿这长石桌并非四脚落地，而是整块长石摆往墙边，居中大有可能藏东西。

果然在桌上宝物寻遍之下，他在左侧桌角发现一只凤凰浅雕图，伸手往它两眼按去，桌面无声无息地移开数寸，里边露出霞光。

公孙炮睁大眼珠：“真是宝中有宝，一定在这里了。”

两人合力将桌盖搬下，里头宝物较小，种类则更多。

公孙炮开始寻找，君小心则有点累，往床上躺去。

“你慢慢找，碰上较特殊的，拿来我瞧瞧便是，我先躺，待会儿再换你。”

那床虽是翠玉所雕，但已铺上软丝垫，睡起来十分舒服。

岂知君小心方躺上去不到几分钟，懒腰一伸，还来不及享受，那床突然往下沉。

“不好！”

君小心但觉有变，立即腾身暴起，岂知他弹射不慢，那丝垫卷得更快，唰然一响，硬将他给裹得紧紧，摔向墙角，墙角射出绳索，将他扣住。

公孙炮见状想扑身救人，然而那箱子突然冒出铁扣，已将他两腕扣住，让他移不了身。

此时屋外已传来轻笑声。

“别的地方你们不去，偏偏找上我，你们不觉得运气太差？”

声音甫落，走进一名绿衣女子，年约二十上下，貌美如花，两眼精亮，

神韵爽朗，正是老三巧千手。她淡然笑着，不见一丝吃惊或匆忙，先瞧向公孙炮，复走往君小心，伸手一划，包住小心脑袋丝垫应指而落，露出小心茫然脸容。

乍见小心，巧千手眉头一皱，心想怎会来了一老一少，看来都不是高手。

她问道：“夜闯本轩，用意何在？”

君小心瞄她一眼，没趣地说道：“来此睡觉的啦！”说完已想笑。

巧千手见他十分刁钻，引来不少兴趣：“你会是谁？”

“君小心！”

“名叫小心，为何如此不小心？”

“没办法，爷爷交代，女人的床是不能睡的，我老是出差错，原来是被美色所迷。”

巧千手瞄眼：“看你人小，说话倒是挺损人的。”转向公孙炮，问道：“你呢？该不会也是色鬼一个？”

公孙炮呐呐道：“我是……是找宝物来的……”

不知该说什么，只好照实回答。

君小心斥道：“老炮头，你怎能说？”

“我……我不知该说什么……”

“不会跟我说，是来这里睡觉的？”

公孙炮恍然，正想改口，却已不及。

巧千手淡然一笑：“姑娘我岂是呆子？看你们翻遍大堆宝物，还看不出你们来意？说吧！你们是为何宝物而来？”

公孙炮不敢再开口，免得又说错话。

君小心眼看已无法隐瞒，遂道：“好吧！你既然不愿相信我是来睡觉的，我只有实话实说了，是为了血麒麟而来。”

“血麒麟？！”

巧千手闻及此物，顿感惊讶，这不就是金玉楼失窃的宝物？！不禁又瞄向这一老一少，忽而想起五妹巧玲珑曾说过，在休刀坪见着两位自称天下第一当，老者一副醉鬼样，少者长的可爱却狡猾而难缠，不就是眼前这两位？

心中有了底，她轻笑：“原来你们是替金玉楼办案的？”

君小心威凛自得：“不错！”

“你认为我偷了血麒麟？”

“没有。”

“没有？！那你为何找上门来？”巧千手听他所答，感到十分不解。

“理由很简单，我未曾见过血麒麟，所以想来这里瞧瞧。”

“我既未偷，又怎会有血麒麟？”

君小心笑得促狭：“谁不知道巧千手手巧无比，任何东西到你手中，仿造的必定比原货还真实，我不相信你对血麒麟没下过功夫。”

巧千手闻言，不禁多看小心几眼。

“你当真相信我仿造了血麒麟？”

“不错。”

“凭什么？”

“凭你手痒。”

“这是什么答案？！”

巧千手想笑，公孙炮也想笑。

君小心则得意地朗朗上口：“谁不知道有一技之长的人，最喜欢把此技艺表现出来，那样才能显出他与众不同，你当然有此技艺，何况你七巧轩和金玉楼素来不合，岂会放过金家传家之宝？”

巧千手抚着自己那只特别纤细柔长的巧手，目光眯着君小心，想一眼把他给看穿，到底有多少斤两。但小心老是表情如一，倒有些讳莫如深，让人猜不着他底子。

“你当真是天下第一当传人？”

“不是当真，而是事实！”

“既是他传人，为何功夫如此不济？”

君小心笑容一瘪：“没办法啦！英雄难过美人关，很不幸，我正是那英雄。”

“我看是狗熊！”

君小心色眼眯眯：“碰上你，不变狗熊行吗？”

巧千手斥笑道：“少贫嘴，你说是第一当传人，我可不信，除非你拿出什么证明。”

“被你捆得紧紧，我还能拿出什么？”

巧千手目光一亮：“你有第一当独门铜牌？！”

“有啊！足足有一布袋，只怕你抬不动。”

巧千手已有了笑容：“在哪里？拿出来让姑娘瞧瞧！”

君小心贼笑：“没那么容易，第一当信物岂是随便可以看让人的？”

“如果你们真是第一当传人，我也不必为难你们。”巧千手忽有灵机：“不如这样好了，你们只要拿出信物，我愿以血麒麟交换。”

“你当真有血麒麟？！”

现在反而让君小心感到惊喜，本以为找寻许久不着，说不定巧千手确实没有，心中已有其他盘算，现在又得之消息，正是求之不得。

巧千手含笑道：“只要你交出信物，血麒麟马上可以给你。”

君小心已笃定她有血麒麟，反问：“你要第一当信物做啥？”

“一方面用来证实你们身分，另一方面则是好奇，想瞧瞧，如此而已。”

君小心故作为难地思考一阵，才勉强点头：“好吧！反正我们准备扩大营业，迟早都要曝光，先让你瞧瞧，又有何妨？”

“如此，咱们成交了。”

巧千手顺手一挥，切断君小心身上绳索，让他得以挣脱，复往石桌按去，解掉公孙炮禁制。

君小心恢复自由，余悸犹存：“这机关实在不像话，防不胜防。”

公孙炮瞄他一眼：“你不是说普天之下，没有任何机关能难倒你？”

君小心干笑道：“话是不错，但是我忘了告诉你，女人的床是除外的。”

巧千手斥笑：“少缺德，小小年纪，老是口不饶人，其实你们在开第一扇门时，我已经知道你们来了。”

闻及此言，君小心和公孙炮互望一眼，瘪着笑意。

公孙炮急问：“七加八是多少？”

巧千手回答：“十五。”

“那八加七呢？！”

“当然还是十五，难道会变成五十不成？”

公孙炮笑容已僵，搞了老半天，竟还是搞错了，实在没什么面子。

然而巧千手瞄的却是君小心，心想这绝活可能出自他手笔。

君小心赶忙指往公孙炮，含带得意地说道：“别老是瞧我，那答案是他算出来的。”

“可是你也认同了。”

君小心瘪笑：“也罢，笨也只笨这么一次，以后自会聪明多了，我倒觉得奇怪，答案错了，那门为何会张开？”

巧千手道：“很简单，我想放你们进来，看你们所为何来？”

“现在知道了，有何感想？”

“有，把第一当招牌拿来。”

巧千手伸手探取，君小心也落落大方，从胸口抓出一口长了铜绿的古旧铜牌交予巧千手。

这铜牌是他听及公孙炮描述所打造，再用药物让它腐蚀变旧，如此用以假冒第一当信物，自能容易过关。

巧千手接过铜牌，但觉老旧，居中只刻有一拳大“当”字，其他并无出奇之处，不免有些失望。

君小心怕她变卦，又道：“别看它不惹眼，天下人还把它当宝物，要都要不到呢！若非你以血麒麟来换，我还真不想给你呢！”

这么一说，巧千手也不敢再嫌它粗鄙，小心翼翼地收妥。

“既是说好交换，姑娘也不会失信于你。”

她走向石桌，朝内箱摸去，只听得咋咋石块移动声，想必她在触动机关，果然只一刹那，箱中又浮起一口白玉石箱，她伸手拨開箱盖，已抓出火红般的一只玉麒麟。

公孙炮并未见过赝品，乍见之下已赞不绝口。

君小心不敢说出正牌货只有巴掌大小，立即赞叹道：“果真是绝品，难怪金王天会用它来当传家之宝。”

巧千手轻笑道：“我保证这只要比金王天那只更出色，拿去吧！若找不到真货，用这只也交代得了。”

君小心接上手，仔细瞧瞧，他已见过金家宝库那假麒麟，两相照眼之下，巧千手所雕这尊，又何只细腻千百倍，不禁暗自佩服她功力匪浅。

他马上将麒麟揣入怀中。

“事已办妥，咱走啦！后会有期！”

说走就走，拉着公孙炮，两人已遁回原路。

巧千手先是一愣，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人已不见，她本可发动机关留下两人，但想及两人来此并无其他目的，而且又是一老一少，该对七巧轩构不成威胁，让他们走，又有何不可？

最重要的是，她想瞧瞧自己功力如何，能否将金王天给瞒过去，误把赝品当成传家之宝，这是何等促狭之事？

然而她却忽略了君小心的狡黠，以为就此无事。

岂知君小心潜出秘道之后，另有图谋，他和公孙炮已潜往凤凰轩。

公孙炮不解小心的用意：“你想做啥？宝物到手，还不走？”

君小心邪笑道：“你当真以为我要她这只破麒麟？”

公孙炮更不解了：“那……你又有何用意？”

“真是，我是来栽赃的，你难道不清楚，真麒麟已在我手中？”

“既然如此，又何必潜入秘道，去偷这只假货？”

君小心得意道：“这你就不懂了，既是嫁祸，总得搞得天衣无缝，这秘道，咱们未走过，要是人家问及，或要咱们实地走一趟，不就穿帮了？只要走上一遭，又碰上了巧千手，如此一来，她们想脱罪都难喽！”

公孙炮恍然：“原来你是故意引出巧千手，那机关是你故意触发的？！”

小心更形得意：“要不然你还以为我的脑袋是豆脑糊成的？”

公孙炮窘笑：“既然如此，又何必把俺也耍了进去？”

君小心邪笑：“我可没耍你，我是真心想考考你，没想到你算术差的很离谱。”

“也没差多少，只是前后搞错而已。”

君小心猛点头：“有理，我终于发现一样东西能让你百算百中，分毫不差。”

“什么东西？”公孙炮甚为好奇。

“鸭蛋！”

说完两字，君小心已捧腹想大笑，却因身在险地，猛把笑意憋下，一张脸肿如蛤蟆吹气，就快爆了。

“鸭蛋加鸭蛋，还是鸭蛋，不论正摆、倒摆、前摆、后摆，都是一蛋到底，百算百中，呵呵！算完了，还是吃蛋，真是太神奇了。”

公孙炮窘红着脸，不知如何是好，自嘲道：“罢了，有鸭蛋吃，总比没蛋吃好。”

君小心讪笑道：“小心鸭蛋吃多了，变成卤蛋，那时满脸黑黑，谁也救不了你啦！”

公孙炮只能窘笑，只恨自己老酒喝多了，脑袋有些不灵光，否则如此简单的问题，岂能难倒自己？

时间宝贵，君小心顾不得再说风凉话，当下往四处寻去。本想放把火烧了凤凰轩，此时却发现此轩背后不远处，另筑有一小木屋。

“这下可瞄对眼了，烧了凤凰轩，是闹大了些，将来也不好交代，烧烧木屋该没什么关系，只要能留下记号即可。”

心想定，已和公孙炮摸往木屋，及近十数丈，已瞧及屋前悬有“女王轩”三字，原是巧精灵住处。

光见及“女王”两字，君小心捉弄之心已升起。

“什么女王？太嚣张了，若让你当王，天下还有男人尊严存在吗？碰上了我，就把你变成女王烤鸡，保证你回味无穷！”

越想越是过瘾，当下和公孙炮拿出随身携带的火种，潜向木屋，发现里边有人，君小心更来劲，干脆将所有火种，连同炸药也拆下来，将药粉撒向四周，然后抓出火折子及线香，剥去防水蜡片，将线香点燃，插于药粉中央，计算好大约盏茶光景，够他俩逃离此地。

一切弄妥，两人方自潜开，不再泅水，他俩发现此处根本无暗哨，遂顺着湖边遁去。

待觉得时间差不多，两人方始调头张望，忽见火势呼呼烈响，尖叫声亦响起。

“呵呵！女王烤鸡快出炉喽！”

得意地笑声中，君小心未敢多做停留，和公孙炮拔腿即奔，免得被逮着，否则烤的将会是自己。

火势乃药粉引燃，女王轩又是木造，只一刹那，已吞噬大半，当里头巧

精灵发现之际，已无法扑救，急得她尖叫，又惧又怒地吼叫着，勉强搬出些许自己喜爱的东西，已弄得十分狼狈，第二次想再抢救时，火舌已封去门路，她吓得泪水直流。

“ 快来救火啊—— ”

声音未落，六位姊妹全赶了过来。

尤其巧千手，更是惊诧不已：“ 这小子竟然还敢放火？！ ”

巧玲珑追问：“ 三姊知道纵火之人？ ”

“ 知道，只恨方才没有困死他们，是休刀坪那两位天下第一当。 ”

“ 会是他俩？！他们所为何来？ ”

“ 为了血麒麟。 ” 巧千手大略将方才事情说一遍。

巧玲珑脸色大变：“ 不好，三姊你中了他的诡计，他们分明是在栽赃。 ”

老大巧凤凰急问：“ 如何栽法？ ”

巧玲珑回答：“ 他若说血麒麟得自七巧轩，咱们做何解释？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

此言一出，众姊妹才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巧千手更是难以忍受，以为自己耍了人，没想到却被人玩弄于掌中而不自知。

“ 该死的小贼，姑奶奶这就宰了你！ ”

顾不得大姊未下命令，她已先行追掠离去。

巧凤凰急道：“ 二妹你留下来陪七妹，其他人跟我来，务必追回这浑小子！ ”

姊妹甚有默契，立即行动，只留下巧金银陪着受惊过度的巧精灵。

七巧轩能屹立武林，手底下自有两下子，六人联手追敌，就算金王天也未必走得了，然而君小心却早有准备，他早就雇请十数名功夫不弱的江湖客，要他们在情山附近走一遭，如此一来，自能分散七巧轩那群女子的追逐。

果然折腾一夜，仍找不着君小心下落，巧凤凰不得不下令收兵，否则此事传出武林，她可挂不下脸，至于有关血麒麟之事，只好另寻方法处理了。

第七章 至宝现形

三天后。

君小心和公孙炮已赶回洛阳。

趁着黑夜，两人直接奔往金玉楼。

金王天失了至宝，早就六神无主，日夜守候，等待消息传来，忽闻君小心返回，亦惊亦喜，惊者，这小毛头当真能追回至宝？喜者，当然是数日等待，终于有了消息，甚至可能要回至宝。

顾不得多想，他亲自迎向大门，并将君小心、公孙炮接至密室。

来不及奉上茶水，金王天已追问：“少侠可找着血麒麟？”

君小心大拍胸脯：“天下第一当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吗？”

“这么说是找着了？”

“当然。”

“可否让老夫……过目？”

若不瞧个清，金王天总难以安心。

“当然可以，血麒麟是金家之物，不交还你们，交给谁？何况咱们还有生意往来。”

君小心倒也落落大方，从胸口抓出一个盒子，交予金王天，笑得甚是暧昧。

金王天一向稳重，此时双手不禁微微颤抖，毕竟此物对他关系重大。他小心翼翼地掀开盒盖，露出透体晶红的麒麟，他一眼便看出此物不假，但他关心的乃是麒麟腹中的不死丹，拿起麒麟便往灯光照去。忽见君小心在旁，深怕秘密泄露，遂技巧地转身，背过两人，暗中照视。

这举止引来君小心暗自窃笑，但瞧在公孙炮眼里，不知怨了多少回，直道君小心不识货，硬把天下至宝平白送人。尽管如此，他却慑于金王天的威凛气势而不敢做声。

金王天察照一番，但见不死丹仍在，自是欣喜若狂，本以为没那么顺利寻回此宝，没想到却比自己想象中还顺利，不禁钦佩有加地瞧着君小心。

“果真英雄出少年，少侠竟能如此容易地完成此事，老夫佩服万分。”

君小心轻笑：“哪里，小事一桩，再困难的事，也难不倒天下第一当。”

“自是如此，二十年前，天下第一当早已叱咤武林，二十年后更该独霸天下，老夫佩服、佩服。”

金王天难得向人拱手揖身，此时则揖身不停，堂堂威凛有若征战将军的脸容，难得有了亲和的笑容。

君小心摆摆手：“别客气啦！以后有生意，别忘了找第一当就行了。”

“一定，一定，少侠有此功力，不找你，找谁？对了，这是你另一半酬劳。”

金王天拿出银票，交予小心。

岂知君小心另有打算：“能不能换元宝？外头还有不少人等着分红。”

金王天一愣，十数年来还是第一遭碰上讨价还价的。

“金玉楼银票全国通用……”

“话是不错，可惜钱庄晚上是不开门的，何况现在已近三更。”

金王天立时豪爽道：“银票收下，老夫再奉上黄金五千两，就算对第一当的敬意吧！”

他一直以为君小心身边必定跟着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自甘心再付五千两。

岂知君小心硬是不吃，含笑道：“行有行规，楼主美意，在下心领了，我只要五千两元宝即可。”

金王天无奈：“就随少侠意思，老夫叫人送来即是。”

他立即唤来金不二，要他搬来五千两元宝，刚好一口大箱子，君小心和公孙炮见着元宝，扛着它，扬长而去，一刻也未再停留。

金王夫本想留下两人，或设宴、或想询问一些秘事，岂知两人说走就走，只好作罢了，幸好宝物已寻回，任何担心也都无此必要了。

他转向金不二，问道：“可查清他们去了何处？”

金不二习惯地摸摸金边眼镜，说道：“去了七巧轩。”

“会是她们所盗走？”

“至少该和她们有牵连。”

“那小孩如此轻易即闯入七巧轩？”

“不仅如此，还烧了一栋楼阁。”

金不二并未亲自盯梢君小心，只是派人跟踪，那些人自不敢靠近七巧轩，从远处瞧及情山起火，以为是烧了楼阁，并未想及是一栋木屋，消息传回，金不二也以此回报。

金王天沉吟半晌：“连楼阁都烧了，看来不假。”

金不二道：“是否要讨回公道？”

金王天摇头：“此事暂且压下，金玉楼和七巧轩过节早已存在，不急于一时之争，反而是最近有不少可疑人物蠢动，非得查清那些人来历不可。”

“楼主所言极是。”

金王天负手沉思，灯光下，那威凛粗眉深深锁成一线，一张国字方脸更形沉重不少。

不久，他问道：“外头可有人等着分银子？”

“没有。”

“这么说，君小心说谎了？”

“该是如此。”

“他为何要说谎？”

“君小心行事大异常理，许多事不易猜着。”

“然而却有原因……”

金王天一时也想不出君小心用意，只好暂时搁下，说道：“多派人暗中盯梢，看能否查出端倪。”

金不二拱手应是，随后步出密室，掩门而去。

金王天则沉思一阵，仍将思绪拉回血麒麟身上，抓在手中抚摸着，嘴角已露出笑意，似乎有了它，再无任何东西好牵虑的了。

君小心和公孙炮扛着元宝返回住处，君小差早就在屋里等候。

放下重担，君小心笑的更是促狭：“好戏上场喽！”

公孙炮怨声道：“好戏要上场，也不急于一时搬这大堆元宝，重死了，拿银票不是轻松自在？”

扛着元宝箱，奔走数十里，累得他满身大汗，他当然有所怨言了。

“你懂什么？过了今晚，银票未必靠得住！”

“你是说金王天想要赖？”

“那就不得而知，不过，过了今晚，他可就有得忙了。”

“你又想要他？”

君小心笑意弄人：“没有啊！我只是实话实说，把血麒麟藏有不死丹的秘密说出而已。”

公孙炮两眼发直：“这岂不引起武林骚动？”

君小心呵呵笑道：“武林平静很久啦！也该有刺激才对。”

公孙炮终于懂了：“难怪你宁可要元宝，不要银票，呵呵！过了今晚，金王天想不恨你都不行。”

摸着元宝，他不再认为这罪是白受了。

得意笑个不停，君小心转向哥哥：“哥，今晚就看你的啦！把消息给传出去。”

君小差淡然笑道：“要找出第一当，一定要用这种方法么？”

君小心促狭笑答道：“我现在觉得，找出第一当反而是次要的事情，混的过瘾，反而更重要了。”

“你不怕爷爷捷足先登，或是怪罪？”

“怕什么？说不定他来了，玩的比我更开心，必要时，我还可以用脑力，将他震得呆呆的。”

君小差轻笑：“希望你有这份功力。”

“快啦！多练几次就成了，这是后事，咱们先弄些布条、纸张，也好贴它满城。”

君小差平日喜欢题字画画，纸笔现成已有，兄弟合作，不到一个更次，已写妥数十张，随后君小差抓着它们，掠门而出，准备张贴，将消息传出。

小心和公孙炮则挖地洞，将元宝藏妥，这才安安稳稳地睡觉去了。

次日。

天未亮，洛阳城已鼎沸，几乎所有大街小巷都贴了一张惹眼的字条，尤其东城门那数丈长布条，从城顶泄往半腰下，更惹人注意，里头写着：

“火麒麟尽养不死丹，金王天有福了。”

这字若是他人所题，倒也说说罢了，但若标上“天下第一当敬题”，江湖中人要不相信就难了。

消息传入金家，金王天脸色早已铁青，这分明拆了他的老骨床，再也无法睡得安稳，甚至惹来一身腥。

城门未开，金王天已迅速派人想撕下所有传单，然而如此大事岂能封锁得了？不撕还好，这一派人撕传单，无异是欲盖弥彰。

金王天又怪自己决策失算，不得不稳下心，立即宣布金玉楼上下全副武装戒严。

未用早膳，早已将金家所有首脑聚集在天王正厅，连平常难得出门的金夫人，此时也负剑上阵。

夫人名玉仙，乃是峨嵋上代掌门凡苦师太得意俗家门徒，一手太清剑法已尽得真传，年四旬出头，却不见老态，貌美若观音，博得美观音雅号，此时她可美不起来，一脸吃重。

金王天更不必说了，粗眉早已锁成结，多年来未曾如此紧张，此时却显得不安，养练已久的“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修为，全然失效了。

天王厅一阵沉闷，还是金王超最无耐性，他看来并未那么紧张，关心的竟是宝物。

“爹，您手上真有天下至宝不死丹？”

他本长的仍算俊挺，但过于修饰，连眉毛都剃得平顺挺长，给人浮华不实的感觉，他又习惯地眯缩着眼，以表示智高眼利，已把过小的眼珠给拖长，倒有些獐头鼠目，与其华贵装束实不相称，其妹玉人不知说他多少次别装成那模样，他是改了不少，但一有特殊情况，又原形毕露了。

不但是他，在场所有人也都以询问眼睛瞧着金王天，他们需要答案。

金王天深深吸口气道：“没有，那是谣传。”

他仍不肯说出，毕竟瞒着家人，一时难以解释心中私心。

“既然没有，外头为何会有传言？”金王超显得有些咄咄逼人。

金王天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幸好金玉仙识大体，知道如何为丈夫安排台阶。

她冷道：“超儿不得胡言，你爹的事，岂容你如此过问？天下至宝，就算在金家，也由不得让你知道。”

金王超满脸委屈，却不敢再发问，默默立于一旁。

金不二把话题岔开：“大哥，这消息很可能是君小心他们所为。”

昨夜派人探访，并无具体结果，此时出事，他也觉得心生愧疚。

幸好金王玉不在场，否则他可要责怪君小心不够意思，把老爹搞得如此紧张兮兮。

金王天终于明白君小心为何硬要元宝，原是早有预谋，然而让他想不通，如此至宝，他为何不要？竟然完好如初地送回？难道为的只是想给金玉楼添麻烦？

金玉人嗔声道：“会是那小子？他不是已替爹找回血麒麟？又怎会胡言乱语？”

想及君小心前次买卖，临到约会时间，他还赌得忘形，不觉这小子行事古怪，不可以常理猜之。

她又问：“二叔您确定贴字条的人，和君小心有所牵连？”

“不错，那字条题有天下第一当，自和他脱不了关系。”

金玉人嗔道：“岂有此理！爹，咱们把他抓来，向天下说明原因，免得背上这黑锅。”

若真无不死丹，金王天倒是可以如此做，难处就在神丹在手，若把君小心弄来，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而且他又古灵精怪，一肚子鬼伎俩，实是不易对付，若贸然弄来，实是不妥。

他摇头：“时下消息已传遍武林，恐怕非他这小孩三言两语所能说退各路人马，除非是第一当亲自现身。”

“咱们可以先抓他，再用他逼迫第一当现身。”

金王天轻叹：“若真的第一当现身，恐怕爹也无法制得了他。”

金王超冷道：“天下第一当真有如此了得？”

金王天道：“你未出生，他就已叱咤武林，谁也没见过他，但他武功之高，却是假不了。”

金王超冷道：“既然武功了得，为何不夺去不死丹，还弄此玄虚？”

金玉仙道：“这玄虚未必是他弄的，不过你却不能私下找他比斗，你并不是他对手。”

金王超冷哼一声，实是不服，却碍于母亲，没敢再出声。

沉默一旁的金鹰，此时已说道：“爹，解铃还须系铃人，为了金家，还

是须要把第一当找来。”

金王天对他始终未表现出父子亲情，总是冷冰冰：“此时请来也无济于事，现在最要紧的是应付上门的亡命徒。”

金鹰不做声，他并不希望父亲马上采纳，先应付这关也是应该，双手抓抓吞月刀，一股雄浑气息凛凛泛出，比起金王超，他自是豪气多了。

来不及让他们多加讨论，外头已传来喝声，金王天心知有人找上门，立即领着家人往大门奔去。

大门敞开，门前一排白玉石阶落往山脚，约有二十余阶，起阶处，左右各自塑有十数丈高的五爪金龙，头脸相向，形成拱门式霸守阶梯，那龙身至少有万斤重，张牙现爪，凛凛生风。

此时金龙前已立有一名光头壮汉，年约五旬，眼如铜铃凸瞪，眉如倒勾，一副凶神恶煞，头上烧有戒疤，显然是和尚，却未穿袈裟。

他声如沉狮喝出，一掌已推去数名守卫，直逼石阶：“叫金王天把不死丹交出来，否则洒家拆了你们金玉楼！”

既然敢找向金玉楼，自非弱者，他一路冲向巨门，一些看热闹者早已远远围着金玉楼，他们自认武功对付不了金王天，可是岂能放弃一睹宝物的机会，说不定奇迹出现，宝物落入自己手中，那岂不是时来运转？

那和尚又再叫嚷。

金王天赶至门口，守卫退向两旁，乍见和尚，金王天眉头不禁皱了皱。

“辣心和尚？！”

果然棘手，一大早，上门的即是七毒虫之一的难缠人物。

辣心和尚乃少林叛徒，私自盗走达摩真经，历经二十余年，少林派仍然无法将他缉捕归案，可想而知，他武功之高，恐怕连少林现任掌门海印大师也要落于下风。

辣心和尚名号被呼出，登时狂妄大笑：“数年未出江湖，竟还有人认得洒家，算你识货，来来来，快把不死丹交出，也好让洒家早日练得达摩神功，到时记你一笔，不再找金玉楼麻烦。”

他虽窃得达摩真经，但此经博大精深，奥妙难懂，他又心术不正，一直无法练至三花聚顶的境界，不得不借助外力，这不死丹正可帮他一个大忙。

金王天拱手为礼：“大师误会了，在下并无不死丹。”

“你胡说，天下第一当岂会骗人？快快交出来，否则洒家不客气了。”

辣心和尚张牙舞爪，霸道已极。

金王超自是看不惯，斥道：“我爹说没有就是没有，你没听见？”

话未说完，辣心和尚怒喝一声“找死”，身如弹丸射出，双掌直往金王超捣去，十数年前他功力已了得，十数年后更不在话下。

只这么一闪身，金王超眼前一花，一股气流逼得他胸口发闷，想抽剑迎敌已是不及，吓得两眼发直。

幸好金王天早知辣心和尚个性，一言不合即出手取人性命，故而博得“辣心”两字，见他出手，自己也拦了过去。

“大师手下留情！”

金王天近年来能领袖北武林，自也非泛泛之辈，尤其最近闭关修习天王七式，功力更进步不少，这一阻拦，速度竟也不慢，一掌架向辣心和尚，硬把他架开，救回金王天，尽管如此，他右手为之疼麻，不得不佩服和尚功力深厚。

和尚一招被封，不怒反笑：“洒家十数年已未曾打得过瘾，今儿就陪你玩两招。”

显然他方才未尽全力，此时扑向金王天，摔碑手大张声势，每掌打出，就如闷雷劈石，叭叭有声，震得门墙晃动不已。

金王天也未甘示弱，招式尽出，两人交缠，有若两道电光，东闪西掠，或搅成一团，或迎头猛撞，根本看不清身形。

匆匆十数招已过，辣心和尚眼看拿他不下，谑耍之心已失，不由大吼，双掌再吐，暴涨两倍大，达摩神功提至极限，引来狂流旋飞，压山般猛往金王天落去，存心压垮他。

金王天心知此招厉害，但也自持武功不弱，仍自出掌反击。岂知一交手，那劲流即浑强无比，劈震下来，震得他双手生疼，足下石阶连崩两阶，他暗道不妙，立足不稳，往后晃退。

辣心和尚狂笑：“这是你自找的！”暴探右手，直取金王天胸口，若被击中，非得溅血重伤不可。

情势危急，金家弟子哪敢怠慢，刀剑齐出，直截拦去，尤其金鹰，吞月刀本为刀和柄分开，此时他早接上，变成小扫刀，情危之下他连人带刀扑来，正好砍向辣心和尚腕脉，辣心和尚若不收手，纵能击伤金王天，也得赔上一只手，他狂吼，手腕一转翻，扣住刀身，猛一用力，叭然一响，金刚刀身竟然被震碎，连同金鹰也被震得倒栽阶下。

此时金玉仙利剑已拦刺和尚前脊，她得自峨眉凡苦师太真传，太清剑法又是不俗。江湖人人皆知，金玉楼除了金王天之外，金夫人武功亦是了得，猛击之下，辣心和尚不得不回身自救，封退那凌厉的剑势。

金王天得以险里脱身，更不敢大意，立即又迎上去，如此夫妻俩联手，辣心和尚已处下风，再加上金鹰、金不二、金玉人、金王超，所谓猛虎难对猴群，辣心和尚已讨不了好。

猛然大喝，辣心和尚逼退金王天，趁势跳掠金龙头顶，喝声道：“有胆等洒家回来！”

说完倒栽地面，纵身退去。

他一走，金家上下才嘘气，直呼要命，如若多来一名像此绝顶高手，恐怕今天非得有人挂彩，甚至躺下不可。

金王天定定心神，瞧向家人，庆幸未出意外，再往人群瞧去，人潮摇摇晃晃，交头接耳，却未再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心知把辣心和尚击退，那些人自视功力不够，不敢贸然再犯。

“派七剑阵守候。”

一声令下，金不二立即把旁边掠阵的七名剑手调来守门。金王天已领着众人回返屋内。

在大厅上，众人仍是满怀心事，辣心和尚的武功已将众人震住——至少，他们知道事情并没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尤其是金王超，一招不出即被吓呆，平日狂妄，现也收敛不语，私底下却也决心要报此仇。

沉默一阵，金玉人眼看父亲似无计可行，说道：“爹，事已至此，不如另找帮手，那些人是不得宝物，不死心的。”

金王天叹声：“真是祸不单行，时下紧急，一时也调不回高手。”

金不二道：“少林派离此不及百里，不如出帖邀人，毕竟辣心和尚是少

林叛徒。”

金王天道：“话是不错，但若出帖，未免弱了金玉楼名声“这是难题……”为顾及面子，金不二也未敢再提。

金鹰欲言又止，毕竟他所提意见，父亲总是不热衷，眼角转向金玉人。

金玉人会意，说道：“爹，不如把第一当请来，反正消息是他放出，自该由他收拾，何况，不管事情如何，总得找他算这笔帐。”

金王超恨道：“帐是一定要算，非得拆他摊子不可！”

金王天瞄他一眼，王超把话吞回，不敢再出声。

“是请他来帮忙，还是算帐？”

经过辣心和尚一闹，金王天已觉得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解决，是以对于找君小心，可能泄出不死丹一事，已不再那么刻意回避——眼前事先解决再说。

金玉人想起君小心，不觉想气也想笑，自他出现，金玉楼未再平静过，然而自己却不怎么恨他，反而觉得他行事古怪，还带着那么点玩味的意味。

“当然是两者一起来，先找他算帐，然后再找他帮忙，反正他说‘无所不当’，收钱办事，在不能砸招牌之下，他非来不可。”

金玉仙道：“还是先请他帮忙，至于他为何传出消息，楼主不如私底下问他即可。”

毕竟她仍以为天下第一当是失踪武林二十年那位，对他仍存一分敬意，未敢私自得罪。

她平常不多言，从不干涉楼中事，但每一出言，金王天总是不忍拂逆她的意见。

“看来只有再请他来一趟，唉！希望事情别愈闹愈大才好。”

“爹，我去请！”金王超跃跃欲试。

金玉人却识破他心思，冷道：“你只想教训人家，拆了人家摊子，现在不容你胡来。”

金王超叫道：“事情是他惹出来的，难道还要向他磕头不成？”

金玉仙轻叱道：“超儿不得胡言，何时学来如此毛躁？”

金王超登时闭嘴，他娘要是下罚，可比父亲厉害数倍。

金王天冷道：“你还是担当不了大任，叫爹如何能放心把事情交予你办？”

“孩儿下次改进……”

金王天转向女儿：“就由你去请他。”

“女儿现在就去。”

金玉人拜别父母，很快退出大厅，走向休刀坪。

为今之计也只有等第一当前来再说，金王天除了下令严加防守，也遣散家人及金不二，独自一人沉思，想着该如何应付接下来的局面。

金玉人赶往洛河畔的休刀坪，还只是朝阳东升不及七尺，君小心哪有可能如此早开张，她也不急，慢慢浏览这奇怪的地方。

此地有若小城镇般热闹，居中却留下十数丈宽的道路，没有墙，没有藩篱，却把此镇隔成两半，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由于时日过久，街道都已长起杂草，却不高，因为两边仍须互探消息，草长高了，有碍视线，所以它长不高。

街道正中央，铺有平石板，大小约十丈见方，这是七巧轩和金玉楼谈判

的地方，君小心的当铺就开在这里，那面招牌布幡半倚桌角，随风轻拂，显出一股闲情逸致。

休刀坪共有两处，一是在此，靠洛阳，一在苏州，情况完全相同——为谈判方便所设。

此时却未如以往各不相干，而是两边人马刀剑尽出，排列街道两旁，如临大敌。

原是七巧轩也接到命令——第一当捣毁女王轩。另一道命令却不准他们轻举妄动。

今晨又闻辣心和尚硬闯金玉楼，双方人马但觉有股山雨欲来之势，故而早已严加戒备。

两军面对面，却不言不笑，看来有些突兀。

已日上三竿，金玉人等了两个时辰，仍未见君小心到来，开始毛躁。

“他会不会开溜？来个一走了之？”

想及君小心行事乖怪，她也没把握他会来了，不禁等得心慌，手足无措地徘徊平板石区。

又过了一个时辰，快近中午。

君小心和公孙炮方自姗姗来迟。

金玉人本是满心毛躁，计划两人若前来，非得好好教训不可。然而乍见人来，竟然惊喜为笑，叫声：“你们来了！”赶忙欣喜奔前，早已忘了一切辛劳和教训之事。

然而飞奔数步，猝然顿足，她忽而发现自己失态，既非亲，又非情，她怎会如此兴奋？嫩脸不禁布满红云，暗自瞄向两旁，他们的目光正被君小心现身所吸引，并未见着自己失态，暗呼庆幸，当下赶忙收回心神，恢复冷静，默然等人前来。

君小心和公孙炮原是昨夜太累，是以睡的迟些，谁知方一前来，已见着街道两旁列满人潮，以为是欢迎两人，登时大乐。

“没想到刚开张，即那么受欢迎，真是时来运转！”

当下两人边招手，边往摊位行来。

然而公孙炮却发现这些人目光含怒，并非那么回事。

“小心眼的，他们好像不是在欢迎我们……”

他想这么多人立在两旁，要是一拥而上，挤也会把两人挤扁。

然而君小心胆大包天，大言道：“怕什么？若能让敌人欢迎，岂不更光彩？何况还有美人等候欢迎。”

公孙炮已发现身着淡青劲装的金玉人，心想有了头儿，那些喽罗该不会贸然出手，心头稍安，也学着小心大摇大摆地晃去。

及近金玉人不及两丈。

金玉人猝然发掌，一掌打得木桌碎烂，她故意弄的巨响，已把两人震呆。

金玉人暗自好笑，表情却冷冰冰：“办的好事，也敢前来？”

君小心一脸焦急：“不好了，你怎能出此毒手？！”赶忙冲向木桌，捡拾碎片，拼拼凑凑，愈拼愈急：“木桌坏了，生意如何做？”

金玉人好气又好笑，自己在此，他却只关心木桌被砸，无法接生意？当下抓起悬挂幡布竹竿，一股子往君小心臀部打去，叱道：“死到临头，还想做生意？”说到后来，眼角快笑出眼泪。

君小心一时不察，被扫了一记，差点栽斤斗，唉呀一声，抓着臀部，清

醒不少，复见竹竿，赶忙伸手抓去。

“你毁了桌子，还想毁招牌，是何用心？”

一手把旗竿抢过来。

金玉人并未留难——事实上已窃笑得难以自制，好不容易恢复定力，冷叱：“惹了金玉楼，你还敢在此做生意？”

“谁惹了你们？赔我桌子！”君小心强行索赔。

“你还敢狡赖？洛阳城的条子，不是你传出来的？”

“是又如何？你爹手上分明持有不死丹。”

“你胡说！”

“我胡说？呵呵！那天下再也没有人说实话了。”

金玉人嗔叱，一掌劈出，君小心赶忙逃开，直说她呆头呆脑，被蒙在鼓里仍不自知，金玉人自不甘心，追逼更急。

“住手，你是来找我打架，还是谈生意的？”

君小心大声喝停，那声音又尖又锐，震得金玉人愣在当场。

君小心对于自己的喝声甚为满意，呵呵笑起，摸摸喉咙，说道：“要谈生意，先得赔我桌子。”

金玉人心神甫定，但觉耳根生疼，这得具有深厚内力才能发出如此震声，然而上次在赌坊抓他，他武功并未如想象中高，难道他有所隐瞒？

然而她却不懂得君小心的嗓子，天生就比别人浑锐，以前也曾在沁阳城里震慑飞天蝴蝶，功用自是非凡。

她定过神来，冷道：“你敢放谣言，还谈什么生意？”

“谁说放谣言，你爹明明有不死丹！”君小心眼神一闪：“如果我证实所言非假，你又如何？呵呵！你不觉得这更严重么？”

金玉人心神一凛：“不管怎样，今天你是走不了。”

“我又没说要走，你还没赔我桌子。”

金玉人冷哼：“不赔又待如何？”

君小心手中竹竿猛点地面，哧哧笑道：“别假啦！金玉楼的事，除了我谁也办不了，你还是乖乖去搬张桌子来，否则事情闹大了，对你们只有坏处。”

金玉人咬咬牙，一时也没办法。

“算你狠，说，除了桌子，还要多少代价？”

她决定等此事办完之后，再找他算帐。

君小心瞄眼道：“我又没答应要接这笔生意。”

金玉人冷笑：“天下第一当不失信，你想耍赖？”

君小心眉头一皱，喃喃自语：“这倒是问题，如果你要我杀了自己，那岂不是天大笑话？该改成，高兴即当，并非无所不当才对。”频频点头：“难怪第一当会躲的如此神秘，原来也有这不得已的苦衷。”

金玉人闻言，深怕他说变即变卦，立即道：“你失信，只要我把消息传出，今后恐怕很少有人会来找你谈生意了。”

君小心邪眼瞄着她，笑的更邪，瞧得她浑身不自在。

“生意是我在做，你岂知会没人上门？不过你放心，在还没向天下宣布——高兴才接之前，我还是很重信用，所以你的生意我还是接了，不过最后一次‘不高兴’的生意。”

“谅你也不敢不接。说，要多少银子？”

君小心叹息：“你怎能以钱来衡量第一当？有时候他接生意是不收银子

的。”

“那你想如何？”

君小心瞄着她，哧哧邪笑，瞧得金玉人不自在。

“这样好了，你就陪公孙炮游一趟江南如何？”

这条件倒使金玉人十分吃惊，灵目往公孙炮瞧去。公孙炮早急慌了：“小心眼，你别乱来，我都七老八十，不来这一套，你另想别的。”

未喝酒，脸也红了。

君小心觉得有趣，促狭地道：“就是因为你老都老了，还没尝过这一遭，我是替你着想，免得你死而有憾。”

“算了，算了，说不定还未成行就窘死了。”

“你是说你，还是说她？”

“当然是我。”

公孙炮低头窘笑，未敢再瞧金玉人一眼。

金玉人也不好受，纵使自己落落大方，然而站在此，让人品头论足，仍掩不了少女的娇羞。

她叱道：“你有完没完？我跟你说真的。”

“我也是说真的！”君小心再次瞄向她，左瞧右瞧：“看你唇红齿白、瓜子脸、黑秀发、大眼睛、长睫毛，眨眨地，尽是勾人心魂，妙身材，该凸的凸，该凹的凹，虽然有点男人婆，却还算漂亮啦！好吧！不陪公孙炮，就陪我哥哥吧！呵呵！我哥哥可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保证你不吃亏。”

金玉人更窘，想斥责，却又被吸引：“你还有哥哥？”

“当然有，你见到他，恐怕从此神魂颠倒，茶饭不思。”

“他人在哪儿？”

君小心瞄眼弄笑：“急什么？你还没答应，我哥哥岂是随便女人能看的？”

金玉人一时好奇，却失态，嫩脸泛红，终究点头：“好，我答应你。”

她答应，并非男女之事，而是好奇，君小心已够让人伤脑筋，那他哥哥又会是如何一个人？

她答应得如此爽快，君小心反而觉得失趣，有些后悔：“不知这条件是对还是错？要是你从此迷上我哥哥，麻烦岂不大了？”

金玉人冷叱：“少臭美，陪他可以，不过只能七天，因为游江南，可半月、可三月，我可不想被扣得死死。”

有了期限，她可算日子过，否则拖拖拉拉，她不愿吃大亏。

如此一说，君小心反而松了一口气：“七天就七天，免得你缠个没完，就此说定。”

“那可以走了吧？”

“还早，别忘了还有一张桌子。”

金玉人见他始终未放弃桌子，瞪眼道：“你最好把事办妥，否则这里会挖个洞，把你、连同桌子埋了！”

她还是叫金玉楼弟子扛来桌子，待君小心把竹竿插回地面，固定妥善之后，三人这才往金玉楼行去。

赶回金玉楼，已过午时，君小心叫嚷肚子饿，金玉人只好叫来餐食让两人果腹，随后引往父亲住处。

绕着回廊、庭园，君小心这才发现金玉楼果真不小，询问之下，方知有

三殿七宫十二楼，各具特色。

及至金王天密室——太虚楼底层，金王天早已等得心慌，还好自辣心和尚走后，另有几次骚扰，分去他不少时间，否则将会发晕。

里头不只是他，夫人金玉仙也过来相陪，她觉得丈夫神态反常，并未像以前那么沉稳，想是另有原因，也就寸步不离，金王天又不忍赶她，说了几次，她并未走，也就留她了。

乍见君小心和公孙炮进门，金王天已从练功床起身，冷道：“少侠开的玩笑未免太大了吧？”

君小心哧哧笑道：“我没开玩笑，是实话实说。”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老夫哪来不死丹？”

君小心贼笑着：“楼主请我来，是解决问题，还是向我诉苦，那我走啦！你旁边的观音菩萨就行了。”

说完调头即走，公孙炮早被金玉楼气势所慑，战战兢兢，见着他将离去，赶忙快步跟上。

“站住！”全玉人拦向大门：“条件谈妥，你还想赖？”

君小心摊摊手：“没办法，你爹不说实话，我很难办事。”

“不管我爹有无不死丹，你都得负责。”

“你这是强迫？”

“不错。”

金玉人摆出架势，必要时将出手，她必需如此，否则父亲将十分为难。

君小心瞄她几眼，不怒反笑：“好一个强逼，好吧！为了事情顺利进行，只好‘实话实说’了。”

当下马步一蹲，转向金王天，两眼直瞪，显然想用脑力摄住金王天，要他说实话，如此可以省去他不少工夫。

金王天及夫人和金玉人，自不能了解“实话实说”的用意，不明君小心为何摆出姿势，一脸疑惑，反而是公孙炮见状，吓出冷汗，赶忙闪至一边，直念阿弥陀佛，免得被摄去。

金王天见及公孙炮躲闪，感觉出君小心必有奇招，不禁更加小心，两眼直瞪，以防有变。

他哪知瞪直两眼，更帮助了小心脑力的接应。

只一对眼，金王天发现他目光犀利，似有股力量袭来，他是想起了摄心术之类的邪术，但那些都得借药物、接触或声音，方能达到效果，岂会一瞪眼即着了道儿？

他更加小心戒备，然而毛病就出于他过分自信，再瞪第二眼时，猝然间，脑袋一片旋飞，映出儿时情境，露出纯真笑容。

金玉仙乍见丈夫反常，已知有变，再见君小心双目死盯不放，猝有感觉：“你用邪术？！”

出手即想阻拦。

岂知君小心脑力震波增加许多，猛扫向她，使她脑袋一阵抽白，差点栽往地面。

金玉人见状赶忙冲前，扶向母亲。

“速战速决，省得有变！”

君小心猛然运动劲迫向金王天，以让他说实话。

金王天无法控制自己，终于说出：“不死丹在血麒麟肚子里……………”

此时金玉仙已醒来，两人正想扑拦，却听及此话，不禁愣在当场。

君小心则已收功，得意弄笑，瞧着两人。

“听见了吧？不死丹确实在他手中。”

金玉人母女一时也未清醒——不敢相信地怔愣着。

反倒是金王天已醒过神来，他已忘记方才所言，只记得君小心似用了邪术，想迷惑自己，时下发现自己完好如初，暗自庆幸，冷声道：“你敢用邪术？”

“邪术也罢，总比你说谎好，你现在该担心的是如何向你老婆和女儿解释。”

金王天满头雾水，瞧向夫人及女儿，两人也醒来，以一种困窘的眼神瞧着金王天，这是想替他隐瞒，却又隐瞒不了的眼神。

金王天心头一颤：“你们知道了？”

君小心怕两人不敢说出，接口道：“在血麒麟里头。”

金玉仙默然点头。

金王天怔愣着，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君小心说道：“没什么好尴尬的，也没什么好神秘的，反正这事早已传出武林，迟早还是要露底的。”

金王天终于轻叹：“这事我一直没说，实在是不愿替你们带来麻烦。”

金玉仙甚能了解他心境，含笑道：“你别多心，这事本该如此。”

金玉人也表现如此的态度，然而自从发生血麒麟窃案以后，她已发现父亲瞒过自己两次，她似乎觉得父亲仍有许多事情瞒她，但为人子女，又能如何？

金王天投以感激的眼神，随后瞪向君小心，冷道：“你会使邪术？”

君小心得意道：“就算是吧！”

“是何邪术，老夫为何不曾见过？”

“邪术自是秘密，不能说，你该先担心那不死丹，对我的邪术，以后再了解也不迟。”

金王天实是被他怪术所震慑，失态不少，自己糊里糊涂即被摄心，以一个绝顶高手来说，实是不可思议，然而他又找不出任何破绽，要说有，也只是君小心眼神怪异，如此而已，难道那眼神即能摄心或摄脑？

他不愿相信。

看来这问题只有等以后再慢慢探询了。

定过神，他冷道：“你早已利用那方法得知我手中有不死丹？”

君小心本是如此窃得，然而他却不想承认，免得金王天猜忌更重，两眼一瞄，轻轻邪笑：“别那么多心，我是讨回血麒麟时才发现的。”

金王天暗呼侥幸，否则要是心中秘密全被知道，那该如何是好？

“你既知我手中有不死丹，为何还甘心送回？”

“讲信用嘛！呵呵！我做生意最讲究信用了。”

“既然如此，为何又向江湖透露？”

“很简单，我在打知名度。”

“你确定我会找你？”

“我不是来了？”

君小心回答简捷有力，听在金王天和夫人、玉人耳中，却有一股慑人的压力涌向心头——自己似乎是棋子，让他摆着玩。

金王天问：“你来了，又如何解决？”

君小心反问：“你想保有不死丹？”

“有一点儿。”

“却不可能。”

这话金王天了解，只要宝物在手，那些亡命之徒恐怕不会如此善罢甘休。

金玉人急道：“要你来办事，你难道办不了？”

君小心笑的甚邪：“你说过要请我来保护不死丹安全？呵呵！若真如此，除非你当我的嫂子才行，游七天怎够呢？”

金玉人一时语拙，嫩脸飞红，不知如何回答。她想也没想过父亲手中真的会有不死丹，自不能要他保护了，若想再要求，他的条件竟让人如此脸红。

金玉仙虽不清楚女儿以何条件请得这怪异小孩，她却信得过女儿，反倒是丈夫这棘手事让她感到头痛，急急问：“少侠难道没有方法保住不死丹？”

“有，很简单，现在吃了它，不就谁也抢不走？”

这答案反把金玉仙母女引向金王天，询问的眼光问他为何不如此做？

金王天叹息道：“这不死丹本要用来练就天王七式时服用，现在未达另一阶段，服下它，效果并不好。”

看来这方法也行不通，金玉仙母女眉头又皱起来。

君小心促狭道：“你就吃下吧！能练多少算多少，岂不什么问题也没了？”

金王天默然不语。

在旁的公孙炮倾耳细声在小心耳边说道：“那也未必行得通，有的恶煞，不见丹，喝血也好……”

君小心呵呵笑道：“有谁能喝得了金楼主的血？你别开玩笑好不好？”

公孙炮闻言傻笑两声，直甩着头：“说的也是，白担心了。”

喝血抽丹之事，也不是不曾听过，听在金家三人耳里，总有点火上肉，被人宰割的感觉。

金玉人道：“你不会说，不死丹之事是假的？那是谣言？”

君小心毕敬地行个礼：“对不起，金大小姐，第一当一向守信，重言诺，你怎可教我说谎呢？这对我的良心是很大的打击。”

看他正经八百，金玉人好气又好笑，嗔道：“你有良心，也不会害得我爹如此。”

“我不是害他，是救他。”

“救你的头，你明明在害他。”

君小心无奈：“好吧！你说我不是救他，我良心大受打击，只好告退了。”

说着，谦恭有礼地躬身为礼，说声抱歉，当真愧疚有加地沉重退去。

金玉人见着如此又愣住了，现在留下他，不就是要他去害父亲？

金玉仙见状，立即追向小心，急道：“少侠留步，小女无心，请别见怪。”

君小心长吁短叹：“好人难做，我现在也分不清，我是在害人，还是在救人？”

金玉仙道：“还请少侠多多帮忙。”

“你们不怕我陷害？”

“少侠言重了，请你来，自是希望你能帮忙。”

金玉人冷道：“害都害了，还怕你再害一次不成？”

君小心呵呵笑起：“好吧！既然你们不怕死，那我就乱‘害’一场啦！”

金玉人瞄眼：“最好害得死，否则你会很难过。”

“我尽力就是……”君小心笑的更促狭，随后他转正话题：“对于保有不死丹一事，我可没那份能耐，至于如何解决你们全家的的问题，倒是比较容易。当然，要你们平白让出不死丹，你们一定不肯，然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要嘛！现在就服下它，否则只好来个公平竞争，谁功夫高，谁就能得到它，你以为如何？”

金王天道：“若真如此，最后得到它的人，处境还不是跟我现在一样，随时另有其他亡命徒来夺取？”

“话是不错，但那时，来的也是少数，不过那时他要对付的可就是天下第一当了。”君小心自得地说道：“简单地说，如果是在第一当眼前见证，若楼主再夺回来，我就得保护丹药，直到你服下它为止。”

金玉仙追问：“你当真是天下第一当？”

“是，也不是，反正似是而非，他是二十年前的第一当，我是二十年后的第一当，互不冲突，只要你们信得过我的能力，其他都不重要了。”

对于君小心方才所使脑力摄脑一事，金家三人对他有股莫测高深的感觉，心想这小孩若非是第一当传人，也该和他有所渊源。

金王天沉吟半晌，终于点头：“好，我答应你，用公平竞争的方法。”

君小心拍手叫好：“楼主果然睿智，灵丹妙药虽珍贵非常，却也是身外之物，能得则得，否则为了它，弄得家破人亡，何苦呢？我觉得不死丹就比你女儿差了一大截，你认为呢？”

金天王终于有了笑容，搂向女儿肩头，爱意深情：“任何东西也换不得我掌上明珠，还有夫人你。”

含情地望着玉仙、女儿，涌现无尽亲情。

夫人含泪轻笑，许多年来，她仍觉得自己未嫁错人。

金玉人深情地叫声爹，埋在他怀里，无限满足与幸福涌向心头。

这些瞧在君小心眼里，他不禁皱起眉头，有些酸酸的感觉：“真幸福，我想要，还要不到哩！还好我有个哥哥，还有爷爷，否则就是孤儿啦！”

自他懂事以来，爷爷即未说出父母的事，问哥哥，他则说爹娘已死，反正是伤心事，他未曾再问，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现在被勾起，他当然发酸了。

沉默一阵，金玉人这才警觉另有人在场，赶忙挣出父亲的胸怀，吸口清凉气，掩饰羞态。

金王天想通道理，已冷静从容多了。

“不知少侠如何安排比武竞宝之事？”

“就在飞神峰吧！那里地险，要上去，还得费一番工夫，而且又不远，不必赶的太累，时间就订在三天后午时，如何？”

金王天立即答应，反正有第一当安排，他自省事多了。

事已说定，君小心和公孙炮马上告辞。

消息为之传开，武林又是一阵骚动，志在宝物者，早已连夜赶路，希望能准时赴会，以夺得宝物。

金王天只将拥有不死丹之事告诉金不二，并祈望他见谅。金不二和他情同手足，又岂会怪罪？当下直道如此保密方为妥当，金王天为之感激。

随后两人商讨对策，金王天强调能索回灵丹则索回，即使失去亦无关系，人员安全为重，讨论结果，决定留下莽撞的王超和金鹰，免得两人出事，亦可防止他俩追问不死丹之事。

第八章 智戏群雄

匆匆三日已过。

一大早，飞神峰上已聚集不少各路英雄。

此峰险而不高，宛若一把倒插短剑，然因耸立在小峰丘陵之间，看起来和一般插天高峰并无两样，尽是如此，却充满断崖、深涧，没有几下功夫，自不能上去。尤其平原高处，每有飞云、浓雾，必先罩住它，当飞云来时，宛若神仙驾驭，因而得名。

峰顶有一地呈梅花形平台，大小约十数丈，三面向崖，一面通路，十分险恶，会场则设在这梅花崖上。

少林离此最近，也最早赶来，由海印掌门亲率门下五大高手，分别是罗汉堂主海天、般若堂主海空、戒律堂主海深、执法长老海悲，以及海印师弟海弃长老，另有十八罗汉则守在山脚下，显然他们是针对叛徒辣心和尚而来。

有了这位宗师一站，自认身分较低的已退至一旁，而自命不俗者，却又喜欢独立一席，无形中，已形成四五个据点，人虽不少，却十分沉静。

不久，武当掌门春阳真人和手下四大高手也赶来。少林、武当素来友好，春阳真人向海印寒暄几句，亦默默立于少林派左侧，海印则让退一步，以表示尊重武当派。

紧接着，华山派、终南、丐帮，甚至江南慕容世家也派人前来参加盛会。

他们各自宜声招呼，忽而群众一阵骚动，各派全往来路瞧去，只见七道光芒，宛若彩虹般掠飞而来，原是七巧轩七位当家的也赶来此。

只见她们个个美若天仙，各有风韵气质，不知羡煞多少英雄好汉，她们衣着颜色就如彩虹，由小而大，分别为红、橙、黄、绿、蓝、靛、紫。巧精灵最小，约十三四岁，巧凤凰最大，约三十上下，居中者各差两岁，是姐，是妹，分得清清楚楚。

只要七人一致现身，她们皆是如此装束，不但惹眼，而且惹人。

近年来，七巧轩早已名闻天下，任谁也设想到会是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子所闯出来的名堂，不禁对她们多瞧几眼。

然而七位美人却表情如一，冷若冰霜，甚至连平常骄纵惯的巧精灵，此时也正经八百，原是大姊规定，正式场合，七位姊妹代表着七巧轩名誉，不得随便。

不过仍能看出巧精灵目光不断搜动，甚想找出君小心这小贼，狠狠教训他一顿。

又过半个时辰，金王天和夫人、金不二、金玉人亦赶来。金王天发现君小心仍未到来，不禁有些紧张，毕竟灵丹在自己身上，要是临时有人动手，这竟会将难以进行了。

还好，他见着众人只瞧不动，心头定了不少，这才仔细往人群瞧去，见着认识者，一一打招呼，最后目光落于七巧轩众女子身上，对敌甚久，这还第一次同时见着七人，她们竟然如此年轻？

他终于觉得几年前下的停战协定是正确的——毕竟对方是女流之辈，胜之不武，败则难堪，不过他却觉得这些女子能在江湖闯出一席之地，实是不简单。

他礼貌地向巧凤凰拱手为礼，巧凤凰也落落大方地回礼，双方又自静默下来。

此时虽九时已过，然而天空却罩着不少乌云，阳光只能从云片缝隙中隐隐透出，还好云层不厚，否则将有暴风雨来临。

等久了，群众有人耐不住，开始窃窃私语，不时往山下及金王天瞧去，揣测这是否又是另一骗局？

还好，此时回路已传来喘息声，张目望去，公孙炮和君小心汗流满面，扛着大包袱和那长竹竿大招牌，气喘如牛地跨步上崖。

方跨上崖，君小心已跌坐于地，怨声道：“妈的，别的地方不选，选在此？一块招牌又长又重，差点儿把老命给累死。”

原来君小心为了在天下武林人士面前风光露脸，特别请人镶制了一张软绸挂金招牌，足足用了五十斤黄金，这也罢了，难在它的长度有三人高，又不能折，再加上那数丈长竹竿，只好两人扛着上山，而公孙炮武功又不高，爬这险峻山峰，可谓险象环生，不摔死已算庆幸，哪还能逍遥上山？

他俩一出现，群众已指指点点，不少人暗自窃笑，这哪是抢宝盛会？倒有些像是在玩家家酒。

喘了几口气，君小心已发现崖面早已挤满人，只好窘然一笑道：“你们来得真早……呵呵……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吃饱了没有？……我也不迟嘛！请等一下……”

他不好意思，赶忙将旗帜抓向凸向悬崖的最末端——正好是群众包围的中心点，猛将旗竿往地面插去，旗竿竖的笔直，挂金招牌刷地打下，五个斗大金字“天下第一当”亮在眼前，慑住不少人，尤其那“当”字又加大两倍，更是醒目。

本以为好戏即将开锣，君小心仍有名堂，向群众亲切地笑着，爱意有加地招招手：“请等一下，马上好……”

说着和公孙炮双双抓着包袱，往左侧几株古松行去，还不停抓解着腰带。这会是在搞啥？

有人似已联想这两人可能憋得过久，想去撒泡尿。

这成何体统？在天下武林顶尖高手眼前撒尿？

一些女流已微微泛起红晕。

巧精灵又好气又好笑，暗骂这恶小鬼，毛病真多，却又如此会整人。

金玉人则淡淡窃笑，毕竟她吃过小心不少亏，对于他在任何地方做出任何无法想象的事情，早已司空见惯了。

一些掌门则皱起眉头，碰上这种事，还是第一遭。

然而撒尿，为何要两人？

更让群众感到无法想象和理喻的是——在松干后面，隐隐约约瞧得出，他俩正在宽衣解带，还有水声，水花不停溅出。

这像什么话？

当众宽衣洗澡？

那些人不只是皱眉，已然哭笑不得，有的忍不住，已逼出笑泪，肚肠直抽。几名女子干脆掩起脸眸，虽是非礼勿视，却再也在掩饰不住难以忍受的笑意。

君小心还不时探头瞧向群众，报以亲切的笑容。

“等等，马上好。”

这句“马上好”又惹来不少笑意，并非话好笑，而是猜不透天底下怎会有这种人？

——扛着水缸爬向尖峰，在众人面前洗澡？还表现得如此亲切？！

君小心扛的未必是水缸，而是羊皮水囊，水量不少，足够两人洗身，难怪两人会累个半死。

公孙炮则窘红着脸，蹲的隐秘，要是被瞧着了，那多尴尬？君小心还没关系，他是小孩，自己却是堂堂中年，还做出这伤人脑筋的困窘事？他自己也不了解，为何会跟小心做出这种事？

原来君小心认为天下第一当复出江湖，是件大事，总得风风光光出现在众人眼前，他想及扛着招牌上山，必定汗流浹背，衣衫尽脏，遂决定订制新衣，再扛来水囊，待登上此崖，再宽衣洗去汗水，穿上新衣，自能风光，至于这行径是否发糗，他反而不觉得——总比满头大汗来得好。

事实上，两人也非脱个精光，还穿内裤，待洗净后，再封袍换下，如此自能免于全裸。

然而隔着松干，谁又想得了那么多？

幸好两人所用时间不长，有些正直人士想发作，两人则已清爽含笑地走出。

一老一少身着黄金袍，宛若员外郎，前身、背面全绣上“天下第一当”五个红金字，印在黄袍上，十分显眼，公孙炮戴着幡帽，似顶着一栋小房屋，倒有几分富贵相。君小心则扎了束云巾，通常男士得加冠才扎，临时找不到男的，他只好请教女的，扎出来竟然像侍奉千金小姐的女丫鬟，还挂了刘海，实是有点儿不伦不类。

尤其其他笑起来，那两颗小虎牙隐隐现现，更讨人喜爱，七巧轩女子不禁瞧怔了眼，若他来当女人，不知要多出色？

金玉人见他如此俊俏，已然想起他哥哥会是如何模样？心头不禁小鹿乱撞。

“抱歉啦！让各位久等了，可是天下第一当是不能邈邈见人的，请见谅。”

君小心一边走前，一边拱手，倒也态度从容。

少林海印掌门施个佛号，说道：“少侠真是第一当传人？”

君小心呵呵轻笑：“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当办的事，完全一样。”

他不说，反而增加几分神秘感，让众人猜忌。

也许第一当威名远播，一时也没人敢出手试探。

君小心走回旗竿下，含笑拱手：“各位能来，真是幸运，不但瞧见了第一当真面目，还能得到宝，兴不兴奋啊？”

那“兴奋”两字，说的就如母亲逗小孩般亲切而捉弄，瞧得众人哭笑不得。

不等众人开口，君小心又说：“我知道，大家都很兴奋，得到宝物更兴奋，时间宝贵，容我自行介绍第一当特性之后，咱们马上开始抢宝。”

寻瞧众人一眼，他觉得风光十足，各派掌门都得听他说教。

“以前第一当很难接生意，所以事业垮了大半，经过几年来思痛过后，决定扩大营业，就是——无所不当——请鼓掌！”

群众好像看猴戏，没人鼓掌。

君小心但觉没趣，抽抽鼻子：“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从怀中拿出一颗丹丸，走向崖面，轻声道：“既然没趣，还抢什么宝？不如扔了算了！”

无奈地想往悬崖丢去。

公孙炮急道：“你想干啥？不死丹如此珍贵，扔不得！”

抢前就想拦人。

“有什么办法？没趣，还玩什么劲？”

避过公孙炮，君小心已把药丸扔出。

众人一阵尖叫：“扔不得！”已有数人冲前。

君小心喝声：“站住！”已然呵呵笑起：“对嘛！玩的才有意思，别急，丹丸挂着细丝，掉不了的。”

轻轻提高右手，一颗红丹丸已升出崖面，众人这才嘘口气，直呼好险。

这伎俩看在金玉人眼里，暗自笑骂一声“好小子”，真丹丸仍在父亲手中，他却能耍得群雄团团转。

君小心叹声又道：“可惜要是再没劲，连手抓线的力气都使不出，丹丸很容易掉下去的。”猝然大声喝吼：“对不对？”

蓦然有了回声：“对！”

不知是小心声量过大，或是群众深怕灵丹落崖，答的甚是整齐。

当然，那些掌门自恃身分，并未做答，但其他观望者就没有这份顾虑，只要宝物安全，他们并不在乎其他。

君小心笑的甚是满意，又道：“为了庆祝第一当重生，请鼓掌支持。”

群众霎时掌声大作，看在公孙炮眼里，不禁暗自叫好，也举掌猛拍。

“天下第一当是无所不当——任何东西都能当，而且信用保证，请鼓掌——”

又是一阵掌声。

忽而有好事者问：“当人呢？你收不收？”

“人？！”君小心觉得好笑，立即点头：“当然收，你过来啊！当给我做儿子，如何？”

又有好事者起哄叫好，群众传来笑声，气氛为之热络。

“当天上星星呢？有人说。”

君小心皱眉：“星星也能当？！”呵呵笑起：“收，照收，反正你能当的，我都收，否则怎能称为无所不当？”

“好！这才真叫——无所不当！”

群众一阵叫好，甘心地为鼓掌。

接下来又有人想出千奇百怪——当石头、当时间、当歌声……想得到的都说出来。君小心也一口答应，惹来群众激情的掌声，都想着哪天真要当它一当试试。

这在德高望重的前辈、掌门看来，简直就如疯子，然而见着小心如此认真，也分不清他所言是真是假，要是真的，那将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君小心喝到后来，自己也猛拍手，不知不觉又流了汗。

公孙炮暗自提醒他，君小心有所会意，复说道：“虽是无所不当，不过要当那些有趣者，如果你当钱，要我杀人，那我岂不成了杀手？这种事我不干，所以要加一句‘爽了再当’！”

群众又是哗然，掌声直拍，他们未想及——无所不当已有了条件，而是被这有趣的典当性质给吸引，自是以爽为最重要了。

“这才叫天下第一当——”

有人吆喝、有人支持，激情更炽。

君小心和公孙炮则举手向群众答礼，享受一番英雄式的欢迎。

尽管乌云渐渐密布，群众仍十分激动。

过了半晌，君小心过足了瘾，才想到正事，忽然将红丹丸往崖中抛弃。

群雄看的清清楚楚，这次是连细线一起抛出，顿时尖叫、呼声顿竭，讷然瞪着君小心，哪还顾得起哄？

君小心轻松自在的笑着：“别急，那是假的，真的还在金王天身上。”

此时金王天已走向他。

群众神情仍紧张，毕竟不死丹过于名贵，若失去，如何是好？

金王天已拿出血麒麟，转向群众：“在下偶而获得此丹，然却带来麻烦，现交由第一当，由他做主，公平竞争，有缘有福者得之，以减少杀孽。”

他将血麒麟交予君小心，一点也不贪婪。

君小心接过血麒麟，当众拆开，拿出不死丹，复将血麒麟交还金王天，金王天则走向原位。

“看，这才是真正的不死丹！”

君小心将丹丸举高，有若半熟红卵黄，似能如水质般流动，映出淡淡红光，十分醒目，轻风吹来，淡淡清香扑鼻。

“好一颗不死之丹！”

有人赞不绝口说出，众人目光早已移不开。

君小心道：“不死之丹，功能起死回生，肉骨生肌，能解万毒，参造化神奇，服下它，保证通天地造化，功力无敌天下，甚至可以得道成仙，听说是远古血龙内丹，天下只有这么一颗，各位一定很有兴趣吧？”

说不动心，那是骗人，就连专为少林叛徒辣心和尚而来的海印掌门，见此神丹，心头亦隐隐浮动。

君小心继续说道：“要得此丹很容易，公平竞争，谁本领高，此丹即归他所有。”

话未说完，猝有声音喝来：“当然是我老人家所有了！”

话声未落，只见两道光影，一青一红，直掠君小心，来势之快，让人措手不及。

眼看神丹即将落入两人手中，有人大叫不好，想掠前拦人，却似已过慢。

千钧一发之际，君小心猝然尖喝：“住手——”

那声音又尖又锐，有若魔音穿脑，震得在场众人耳根生疼，血气浮动，功力较弱者，鼻孔早已渗血。

那青红两道人影也被震住，掉落地面，幸好两人武功通玄，一个翻身，立的平稳。

来者一高一矮，高者高出常人一个头，身着青衣，年约七旬，头已秃了七分，只留后脑勺一些白毛，眼大、耳大、手更长，几乎拖向膝益，颈部挂着一颗颗大小不一的利牙，活像无常鬼；矮者如球，头圆、身圆、脚更圆，有若大皮珠黏着三个小皮珠，光头大脑，一脸娃娃相，眉如橄榄眼如豆，嘴巴尖突，鼻头却似削平般，露出两个黑孔，却笑得甚甜，似矮小的弥勒佛，颈部也挂着利牙项链。

海印大师已认出两人，惊呼道：“阴阳老毒物？！”不禁要手下小心戒备。

原来这两人正是七毒虫之一——阴阳克。

虽是毒虫之一，却是两人，老大常笑山，即矮如球者，老二常笑海则高如无常鬼，两人一生研究毒物无数，可谓武林毒祖宗，人人视如蛇蝎，已十数年未现江湖，没想到却出现在此。

常笑山被震落地面，甚为惊讶，瞧住君小心：“你用的是狮子吼？也不对，我老人家功力通玄，岂会怕你狮子吼？”

不禁摇头沉思，一副痴呆状。

君小心当然练的不是狮子吼，而是另一种玄功，那得归功于他爷爷死命活医改造了他的咽喉声带，能让他发出常人所不能发出之高音，借此喝出魔音般声调，若假以时日苦练，当能以音制人，厉害非常。

君小心并不知自己有此秘密武器，只知自己音量吓人，偶而用来喝阻他人，常能奏效，多次别人说及这是狮吼功，他也有些认同，却不了解其中差别，故而并不知此功可以练习，否则功力岂只如此而已？

君小心见着两人长相怪异，一时也用上脑力，想测知来者是谁？

公孙炮见状，赶忙躲在一旁，甚至金王天也心有余悸地退了一步，及时运功抵抗。

这小小动作，却也瞒不了明眼人，多位掌门已开始注意君小心举止，他们似乎觉得这小孩有一股常人所没有的潜在力量——说不出，却能感受得到。

常笑山、常笑海武功虽高，却全无心机，只一对眼，已被君小心摄住，傻愣愣立在那里。

巧凤凰见状，惊诧道：“摄心大法？！”

此言一出，一些掌门前辈不禁摄起心神，未敢掉以轻心，目光已露敌意，大凡练就此法，皆为邪术，岂能容于正派人士？

幸好君小心很快测知两人来历，已有了笑容：“原来是老毒虫，真是久仰久仰。”

常笑山、笑海兄弟并不知被摄，此时恢复正常，常笑山又盯向君小心。

“你练的是什么功夫？”

“金鸡功，这声音又尖又锐，像不像杀鸡？”

君小心本是开玩笑，两兄弟却当真。

常笑山频频点头，又一脸茫然：“金鸡功？怎会没听过？”

君小心谑笑道：“现在不是听见了？”

“听见了，有点儿厉害……”

常笑山想再次瞧清君小心，目光移处，已落在他手中丹丸，这才想起正事，伸手想抓。

“拿来，老夫要它！”

他手短如香肠，伸了老半天，还差四五尺。

君小心讪笑道：“要它可以，不过得公平竞争，谁的本领最高，我就给谁。”

“当然是我的本领最高，给我。”

常笑海却拦上去道：“不对，是我本领最高。”

“胡说，是我才对！”

两兄弟开始拉扯，这也难为他们，数十年来，两人从未分高下。

君小心但觉好笑：“你们到旁边去争，分出高下再来领奖。”

两人果真闪到一边，大打出手。

他俩虽避开，然而地方并不大，仍波及附近人群。

眼看两人即将较量毒功。

金王天立即说道：“少侠当心，老毒物毒功厉害，将伤及人群。”

这么一说，君小心但觉不妥，又喝住两人：“喂！请告诉我，你们打了多久，还没分出高下？”

常笑山道：“大约三十年了吧！”

“你还要再打多久？”

“不晓得，大概快了。”

“不晓得，又怎知快了？我看你们回家打吧！分出高下再来。”

“不行，我走了，就得不到灵丹。”

常笑海突有喜色：“很快就解决，我只要服下灵丹即能胜过他，快把灵丹给我！”伸手即抢。

常笑山一掌架开他，斥道：“你吃了，那我吃什么？”

两兄弟又自夹缠不休。

君小心眼看是骗不走两人，只好喝道：“别急嘛！反正是比武，你们先击退众人，得了灵丹，回家再去抢不迟。”

兄弟俩恍然大悟，常笑海傻笑：“小兄弟你真聪明，替我们想了好方法。”

常笑山则面向众人，大声道：“谁敢来挑战？”

晃着颈部项链，他已准备用毒。

任众人贪婪，也不敢贸然和老毒物对决，性命自比任何东西重要多了。

喝了几声，没人出面，常笑山已哈哈大笑：“谅你们也不敢，这灵丹咱兄弟拿走啦！”

说着就往君小心索取。

君小心瞪向众人：“你们难道全是缩头乌龟？就这样被人说几句话即拿走灵丹？”

猝然天空一闪，雷电轰然劈出，乌云已密布。

君小心讪笑：“你们看雷公都替你们抱不平了。”

常笑山叫道：“快拿灵丹来，没看到快下雨了？”

此时巧凤凰已走出来，含笑道：“我来领教两位前辈高招。”

她长的媚中带美，慢步间，风情万种，却有一股贵族风味，不愧是七巧轩大当家。

她一出面，在场男人未免有些失色——竟落于女人之后，然而却没人赶在她前头。

君小心则鼓掌叫好：“好！英雄出美女，天下有福了。”

七巧轩女见大姊出头，已是颜上光彩，笑意频露。

常笑山、常笑海猝见女人，眉头直皱，笑海说道：“跟女人打，胜之不武。”

君小山笑道：“怕什么？现在提倡男女平等，打女人跟打男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巧精灵听在耳中，暗自咬牙：“这小子，非得抽你筋不可！”

常笑山、常笑海仍不出手。

君小心催促道：“快啊！若不打，即认输，灵丹只好给她了。”

常笑山被逼急了，猝然有了幽默感，推往常笑海，笑的有些痴：“我弟弟比较风流，由他出手好了。”

忽而觉得自己十分幽默，笑的更痴呆。

这模样瞧在君小心眼里，登时愣住：“傻人多作怪？”终究暴笑出口。

这有若白痴突然会耍宝笑人呆，看在明眼人眼里，自是惊诧而会心发笑。

常笑海脑筋并未转过来，急道：“不行，我不会风流，如何能下得了手？”
君小心笑抽了肠：“这又不是洞房花烛夜，不风流，照样可以下手，快呀！别客气，她可美得很呐！”

常笑海不明小心话中有话：“这跟美不美，有何干系？”

君小心快笑出眼泪：“要是我，可就要选美喽！你是大小通吃，当然没关系了。”

群众已一阵大笑。

常笑海仍摸不着头绪。

巧凤凰已走前，凤眼瞄了君小心一眼，仍自含笑：“君兄弟，看你人小，懂的倒是不少，哪天我倒要领教你有多大能耐？”

君小心谑笑：“怎敢，俺甘拜下风，老牛吃嫩草，一定是嫩草吃亏，你还是另找老草，我领受不起。”

巧凤凰被说成老牛吃嫩草，目光微愠，却未声张，心知他嘴利，再说下去，吃亏仍是自己，这帐只好将来再一起算。

转瞧常笑山、笑海兄弟，拱手道：“不知两位谁先出手，还是两位一起上？”

常笑山讪笑着：“我二弟就行了。”

常笑海不得已，摆出架势：“是你自找，别怪老夫！”

说打就打，一掌劈向巧凤凰肩头，他手臂甚长，距离仍差两大步，却已攻及敌手面门。

巧凤凰早有防范，见着对方出手，身形一转，巧若莲花翻旋，只见其瓣，不见其身，眨眼翻失，这正是七巧轩独门莲花步法。

常笑海虽手臂超长，功力亦是高强，然而与绝顶高手对招，总显出他反应不够敏捷，老是差上一丝半寸，劈了十余掌未及人身，他不禁哇哇大叫。

常笑山有些后悔要弟弟出手，至少他身手快得多，未必落个十余掌而碰不着敌人。

叫声方落，常笑海双掌一翻，十指泛青，指甲吐长三寸，腥风四起，已使出看家本领三阴勾魂爪。这爪奇毒无比，伤身见血，立即毙命，尤其指甲能伸能缩，更能当暗器射出，十分不易对付，天下武林已不知多少人命丧这鬼爪之下。

鬼爪已现，群众不禁替巧凤凰捏把冷汗。

然而巧凤凰岂是池中物？只见她抖出腰间白丝帕，张成丝网，旋封揽捕，始终应付自如。

几招下来，鬼爪只能伤及丝帕，连人家衣衫也沾不着，他已恼羞成怒，倏然扣向胸前利牙项链，扯下一利牙，猛往巧凤凰弹去，利牙暴开，射出红水，红水化雾，从四面八方罩来，扩及三丈方圆。

有人惊叫“血阎罗”，这毒冠绝天下，沾身或吸人鼻孔，立即化成血水，根本无药可解，常笑山临时用出，可见他已起了杀机。

众人深怕波及，已退开，个个双目瞪大，替巧凤凰担心。

七巧轩六名女子急得想救人，却碍于公平比斗，出手不得，急得六人双拳紧握，背脊生汗。

巧凤凰已被红雾罩住，虽是惊心，却临危不乱，登时扫出一阵旋风，迫出一角空隙，正想钻身而出，常笑海却狂笑扑来，双掌尽吐，迫往空隙，十指猛射青芒。

巧凤凰暗呼不好，左手反弹指劲，弹下少许青芒，右手旋绢往上打去，青芒被弹，常笑山掌劲又吐来。巧凤凰登时发掌以对，砰然暴响，她借势翻高，冲向丝绸，绢沾红雾，已然腐化，却仍将红雾挡去，被她冲高的劲风扫及，方自四散。

常笑海猝见她即将脱出红雾的范围，大喝一声，猛狠欺前，一掌扫雾，想沾住对方，一掌劈劲，直捣对方头脸，劲中带青芒，连指甲也射出。

巧凤凰只得旋身，扫出强烈气流，防止浓雾近身，猝然凌空劈掌，扫去掌劲，一缩头，青芒飞发而过，她双掌猛合猛分，只见掌心泛紫气，暴打常笑海胸口。

轰然电闪，天空劈出强光，众人目光一眩。

常笑海已被巧凤凰独门绝技彩虹仙掌击中胸口，暴退数步。

巧凤凰则已旋飞落地，衣角磁磁作响，她赶忙抽出随身匕首切往衣角。

常笑山乍见弟弟落败，哪顾得公平决斗，大吼一声，猛扑巧凤凰，抓起数只利牙，满天花雨般打向她，存心要毒死她，替弟弟争回面子。

事出突然，巧凤凰一点儿准备也没有，眼看利牙射来，只好全力应付，却有力不从心之态。

巧家六姊妹见状，哪能忍得了，一声齐呼，六道彩光射起，挑打劈砸，终将利牙迫落深崖，也把常笑山给封退数步，救回大姊。

常笑山、常笑海兄弟落败，自是恼怒不堪，抓下颈部项链，决心大打出手，不只是七巧轩，在场众人早已凝功待阵，情势一触即发。

君小心眼看那毒物厉害无比，要是全部射出，死伤恐怕难以想象，立即尖声喝住：“住手——”

声音虽震住两兄弟，但声音一落，两兄弟醒来，又自扑前。

君小心喝吼两声，见效果不佳，又运起脑波，力冲两人，这一接触，常笑山、常笑海方自定住。

君小心满意地一笑：“过来，转过来……”

他突然发现，自己功力又精进一层，不必瞪眼睛也能控制他人脑波。

话虽不错，却也没进步如此神速，该归功于常笑山、常笑海两兄弟脑袋有些痴呆，较易控制罢了。

两兄弟乖乖转身，当真被催了眠、摄了心。

“过来，过来，站在一边……”

众人惊诧不已，瞧的不再是两兄弟，而是君小心。他竟然能在别人打斗，完全动态之际摄入心脑血管，这恐怕是天下第一遭，设若自己也被他对上，岂不也和常笑山两兄弟一样，任由他摆布了？

这未免太可怕了。

武当春阳真人惊喝道：“妖术，他有妖术！”

君小心自得地笑道：“不是妖术，是天生的怪胎，我脑袋天生有办法偷你脑中事，比妖术更进步哩！不信你试试看！”

想窃取春阳真人的脑波，只好拿起石块敲向常笑山、常笑海脑袋，要他们先休息，马上运功迎向真人。

真人运功抵抗。

然而他却不知脑波一事，只要有思考即能产生，君小心自能感应，这比强制催眠要容易多了。

只一照面，君小心呵呵笑起：“你现在很想杀我是不是？”

春阳真人正是如此想，不禁更急更怒。

“我还知道你许多秘密……”

这是小心的陷阱引话，果然春阳真人不察，自言道：“我有何秘密？”

他已回忆以往秘事。

君小心从中感应得知，呵呵笑道：“你暗恋邱素云，现在还在找她下落，六根未净呐！呵呵！她还常常叫你青哥，好亲密啊——”

此语一出，春阳真人身躯为之颤抖，这数十年埋藏心头的秘密，却一口被人说出，他吓得脸色发白。

君小心终于发现用话套人，感应人家思考脑波，要比运功催眠对方容易多了。

说到感应，只要有人在想，即可接收，他又瞄向海印掌门，立即说出：“大师和海明原是同村人……”

海明即是辣心和尚的法号，这秘密也是只有他俩知道，现在却说自君小心口中，这太可怕了。

海印大师宣佛号，因此也中断思考，未泄露出更多秘密。

君小心玩的起兴，复又寻向不少人，说出那些人心中秘密，随后又落于春阳真人身上。

他笑的更促狭：“原来邱素云是四大美女之一，你以前的师妹，你是被她气得出家的。”

春阳真人已无法自制，厉吼：“妖孽，留你不得——”

两仪剑抽出，猛往君小心刺去。

事出突然，谁又料得到一派掌门会出手突袭别人？皆愣在当场。

君小心情急之下，又喝出尖声，想制住春阳真人，然而真人功力深厚，方被震住，复又往前攻来。

“快杀了这妖孽，留他不得——”

他喝吼群众共同诛人，一些被探知秘密者，为了灭口，竟也蜂拥而上，一时局势大乱。

君小心眼看喝不住了，不禁大叫：“哥——救我啊——”

话音未落，只见一条青影快逾电闪掠来，罩落君小心前头，双掌封推，劲道强若洪流，砰然巨响，十数名高手，包括春阳真人在内，全被封退七八步，差点儿倒栽地面。

众人惊心未定，瞧往来人，只见此人年轻俊挺，宛若玉树临风，双眉粗耸，眼亮如星，鼻如悬胆，嘴角淡笑，普天之下竟有如此美男子？不禁把众人看呆了。

尤其是金玉人，瞧得两眼发晕，一颗心快跳出胸口。

巧多情则真的晕了：“我的天呐！梦中情人竟然出现了软绵绵地倒在巧玲珑身旁，做她的情人梦。

小差轻轻拱手：“各位误会了，在下小弟并非妖孽……他只是能力过人而已。”

说话温文有礼，怎会是拥有如此霸道功力的人？

君小心大言道：“看见了吧？君家岂是好惹的？天下第一当岂是省油之灯？”

春阳真人一掌被逼退，实是挂不住脸，登时喝道：“弟弟妖孽，哥哥更不必说，拿下他——”一招手，武当弟子跟随掌门共进退，猛攻前去，先前

被逼退者，不信邪也齐招猛攻。

君小差果真功力了得，周旋众高手之间，仍能游刃有余，从容不迫。

春阳真人越打越是惊心，杀招尽出，早失了一派掌门风度。

猝然雷电猛劈，天空一阵闪白，乌云飞掠快速，暴风雨即将来临。

君小心不禁想起第一当出现——阴阳交会，奔雷之时，蓦然豪气大发。

“你们是来抢宝，还是找麻烦的？既然不要宝物，我扔了它算了。”

他当真将不死丹扔高，已往悬崖落去。

第九章 三角恋爱

就这一掷，突然雷电闪劈而至，直打招牌长竿，轰然一响，长竿尽碎，震得众人趴地不起。倏然倾盆大雨从天倾落，唰唰唰，如猛虎、如狂涛，扫卷四面八方。

雨点未落地面，蓦有一条黄影罩射丹丸，那正是躲在暗处，伺机抢夺的辣心和尚。

他一出现，少林掌门已察觉，喝声“拿下他”，跟着追前。

一道电光又自劈出，雷光中竟带出寒光，那速度竟然比所有任何人更快上一倍，直冲灵丹。

君小心眼看这青光已非视觉所能瞧清，他感觉出是一个人，想也不想即吼道：“哥，快追——第一当出现了——”

君小差闻言，头也不回，暴纵那道青光，急追而去。

那青光接下不死丹，不知怎么一甩，又把它甩出，雷电轰隆再闪，暴雨这才扫至群众。青光则倒泻悬崖，宛若流星飞坠，带出长长青影。君小差不敢怠慢亦猛纵崖下，前后拖出两道光芒，刷然有声地追前追后，直泄崖底。

暴雨扫来，群众一片混乱，又有不少人冲向灵丹。

那丹丸滚落山下，大群人马你追我抢，滚滚跌跌，全往山下滚追。

君小心正庆幸自己引出第一当之际，忽而闻及有人喝道：“快杀了那妖孽——”

原来春阳真人痛心不死丹被抛出，曾一时间追向丹药，然而群众过多，暴雨又阻去不少视线，早已失去灵丹踪迹，只好回头想收拾君小心小命。

眼看哥哥已不见人影，君小心也未敢停留，拉着公孙炮猛往山下逃去。

“快逃吧！有人发疯了！”

公孙炮只能苦笑，只好跟他逃命，不停怨声：“出风头也不必急于这时，惹来一身落水狗，人人喊打。”

君小心窘笑：“可是，当时的确很过瘾……”

公孙炮瞄眼：“你过瘾，我可不过瘾。”

君小心干笑：“现在……换你过瘾了……”两人落荒而逃，滚滚跌跌，十分狼狈。

公孙炮忍不住也笑了：“妈的！这种过瘾，比落水狗都不如。”

春阳真人逼近砍来利剑，迫得两人未敢再自哎自怨，咬牙猛逃命。

幸好天昏地暗，暴雨倾盆，否则君小心会发现，追他的不只是春阳真人这些人，七巧轩几名美女亦是欲得他而后始甘心，只因暴雨淋身，衣衫尽湿，贴肉贴身，妙态毕现，看来不雅，追了一阵，巧凤凰已下令撤军，来日再追捕，否则君小心今日恐怕出不了飞神峰了。

雷声、风声、雨声、树啸声、人叫声、山洪声……交杂一堆。

谁又料想得着，一场竞宝之事，会落的如此下场？

雷电更急，暴雨更烈，终将人声吞没，一群人已散的不知去向。

好不容易摆脱春阳真人的追杀，君小心和公孙炮累得半死，回到住处。

岂知追赶天下第一当的哥哥竟然早先一步回来。君小心怔愕：“你没追着？”

君小差摇头苦笑：“他轻功十分高强。”

君小心咋舌：“能让你追不着，那功夫会是高到何种地步？”

“如电光石火，眨眼千里，我追过两个山头，仍被他闪脱。”

公孙炮得意地笑道：“一定是第一当，普天之下只有他有这份功力。”

如果能让哥哥追不着，君小心也只有摇头了，摊摊手：“有什么办法，引他出来，连个屁股也没得瞧，真是麻烦。”

看样子，他们早将那道青芒当成是第一当化身。

公孙炮不解：“如真是我主人，他又为何要这不死丹？”

在他眼里，第一当似已无敌天下，自无需借助此丹来练功。

君小心道：“知道就好办了，不过这样也好啦！至少证实他还活着，要是死了，那才叫冤枉，衣服湿透了，先换下再说。”

三人依次找到自己衣服，将其换妥，干爽轻松多了，外边雨势未停，只好拿出酒菜，先填饱肚子再说。

一等就是三天，雨势方歇，已是六月十四，即将月圆，君小心知道哥哥在月圆时功力将完全失去，这怪病原因何在，阴不救查了十数年仍找不出原因，此次他离开寻药，即是为了医治君小差。

就只差这点儿小毛病，君小差可说是十全十美之人，难怪阴不救会将他取名小差，原是另有苦处。

月圆即将来临，君小心也不敢大意，寸步不离哥哥，防止他发生意外。

这木屋以前人烟罕至，原是君小心兄弟没名，引不起他人注意，时下两人出尽风头，有心者，自能循线找来。

近黄昏，晚天一片霞红。

忽见一白影掠来，直落木屋前头，暴雨方过，地面仍是一片泥泞，她却小心翼翼，深怕弄脏白绣花鞋。

屋内君小差功力未失，听出有异声。

“有人来了。”

“是谁？！”

君小心小心翼翼地潜向窗口瞧去，惊诧道：“金玉人？！你怎会来？”话声已转狭笑。

来者正是金玉人，自飞神峰一别，她到处打探君家兄弟下落。金不二早放线索，是以很快知道这小屋，只是苦于下雨，无法前来，只见雨一停，她立即赶来。

她并未化妆，却换上洁净白衣，溶在青葱草木间，特别显得清新脱俗。

见着君小心，心头也升起一股娇羞，然她强自镇定，冷道：“我是来还债的。”

“还债？你欠我什么？”君小心一时想不起。

金玉人感到脸部发热：“还我爹的债。”

想及金王天，君小心已明白金玉人仍欠自己陪哥哥七日之约，不禁笑的甚是弄人。

“你倒是好记性，欠人东西还记的清清楚楚？”

金玉人冷道：“早还清，免得你胡言乱语。”

“真的？我看你是另有用心吧？”

君小心笑的促狭，金玉人正想斥责，君小差已推门现身，金玉人乍见他，一张脸窘热，话也说不出。

君小差见着金玉人，有些惊讶：“金姑娘你有事？”

君小心讪笑道：“来还债的。”

“还什么债？”

君小心瞄着金玉人，复转瞄小差，哧哧弄笑：“金姑娘欠我，她要陪你七天。”

君小差眉头一皱，想笑却又笑不出来：“这是什么债？”

“人情债。”

“可是她欠你，却要我还？”君小差以为自己要陪金玉人，自是还债。

君小心道：“没那么严重，是我要她以陪你七天为条件，替她办事，现在事情办完了，她自该还债。”

君小差弄懂了，却哭笑不得：“这是什么条件？我可以接受吗？”

君小心呵呵弄笑：“人都来了，你好意思？”

“可是……”君小差还是头一遭，一时手足无措。

君小心却更加来劲：“反正你也二十出头，也该交女朋友啦！金玉人不错，你试试看。”

话说开来，金玉人反而更窘，心头却是甜甜地。

君小差仍不习惯：“可是……可是……”

“可是什么？”君小心瞄眼，有点责备他不够大方。

君小差不得已说出自己将失去武功一事。

君小心这才想到另有顾忌：“这倒是麻烦事……可是人都来了……”

他只好另想办法，转向金玉人，说道：“本是要游江南，可是情况有变，你将就些，在附近走走，也就算啦！”

金玉人本已窘羞不堪，也未及得思考，冷道：“随你，反正七天一过，我走人。”

君小心眯眼一笑：“别说的那么绝情，我哥哥这种人选，你哪里找？”

金玉人想斥责，目光触及君小差，终究软化下来，暗自轻叹：“我是来还债的。”

君小心眼看再说下去，气氛就差了，随即请她入座，要哥哥陪她，自己和公孙炮则闪至一边喝老酒，然而两人目光却不停地偷瞄他俩，希望有精彩表现。

金玉人面对君小差，一时也不知如何答话，君小差又是第一遭，举止实是笨拙，两人连目光都不敢触及。

君小心瞧了老半天，瞧不出名堂，反而心急了。

“真是，你们是在相亲，还是交朋友？就算陪坐的，也该开口说话啊！我教你们，先敬一杯酒，再谈风光事。”

他当真抓来两杯酒，要两人饮去，然后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教两人说话。

话一接上，气氛已不再那么尴尬。

君小心这才跳开，刷刷手掌：“我就不信这恋爱要由我来谈？”

瞄向两人，情势已有转机，他方和公孙炮畅饮起来。

话题扯多了，金玉人已恢复爽朗的性格，说话从容许多，她想着，未必要把对方当成另一种对象，当朋友亦是可。

然而她心头总是怦然怕怕，仍不敢正视君小差的目光。

聊话中，她发现君小差不但武功高强，知识亦丰富无比，许多她不知道的，他皆能说的清清楚楚，不禁更加倾心了。

不知不觉中，明月已初升，暴雨过后，冷月特别清亮，涌现无尽感情。

虽说是十五月圆时，君小差功力将失，但事实上，十四及十六两夜亦可

能是最圆时，他痼疾也曾发生过，是以见及今夜明月如此圆亮，君小心更是寸步不离哥哥了。

金玉人感觉明月好迷人，已邀言：“咱们上山头走走如何？那月色好美。”君小差瞄望弟弟一眼，见他没反应，也答应了。

两人慢步走出屋外，顺着山径往峰顶行去。

君小心则领着公孙炮，两人跟在后头，也准备赏月去。

有人跟着，金玉人老大不自在，然而却不便出言制止，其实她也知制止未必有效，几次有意无意想甩掉两人却不可得，只好让他们跟了。

及至二更天，明月如盘，皎亮挂天。

公孙炮不胜劳累，已先回去休息，君小心为了保护哥哥，只好独自盯上，自己一个人，跟的更近，只差个十步吧！两人说的话，他都听的清清楚楚。

登高往下瞧，一目无际，月光中，洛阳城若神仙府，涌现眼前，然最醒目者，仍是绕着洛阳城的洛河。

三天豪雨，洛河河水已滔滔奔泄，气象万千。

金玉人含情道：“何时洛河之水如此汹涌？有若河神宓妃在倾诉衷情，不知曹植是否听得见？”

她所言乃是三国时，曹植恋及宓妃，却被哥哥曹丕所拆散的感人故事。

君小差轻叹：“他们相恋，苦了曹植，苦了宓妃，也苦了曹丕。”

君小心在后边答言：“放心，哥哥你尽管去恋，我是不会跟你争的。”

君小差和金玉人闻言，有些困窘，小差回答：“弟弟你若曹植聪明，我岂忍心让你失望？”

兄弟感情，一言流露。

君小心呵呵笑道：“有时候相让也未必是好，就像现在，你把金玉人让给我，我岂不惨了？”

金玉人窘困，斥声道：“你不是要我陪你哥哥？你在背后，又算什么？”

君小心无奈：“谁叫你选的时辰不对，我不得不陪，走不掉啊！”

金玉人瞪了他一眼，她当然不了解君小心的苦衷，还以为他有意找碴。

君小差也无法说明，遂又引开话题：“其实洛水另有故事……”

“真的？你说说看……”金玉人好奇等待，聊了一下午，她发现君小差所言皆是让人心动的秘闻。

君小差指着河流：“洛阳附近，可分几条河，北为黄河，南为洛水，东南为伊水，靠西为涧水。相传远古时期，洛水女神宓妃是黄河之神冯夷之妻，宓妃却背着冯夷和大神后羿相恋，造成两家纠纷，冯夷夹着黄河滔滔波浪来和后羿决斗，却被射瞎一只眼睛，他只好到天庭投诉，玉帝不追究爱情责任，命冯夷和宓妃离婚，离了婚的洛神，应该可以和后羿结婚……”

金玉人不解：“后羿不是已有妻室嫦娥了？”

君小差颌首：“本是如此，嫦娥却怕死，偷吃了灵药，飞上月宫了。”

金玉人不解：“后羿是大神，他难道不能到月宫？”

君小差道：“本是可以，但后羿奉命到人间来处理十颗太阳并升之事，他却挽弓射下了九个，因为太阳十兄弟乃是玉帝儿子，他杀了玉帝儿子，玉帝因而怀恨，不准后羿、嫦娥回天庭。后羿不得已，转向西天王母娘娘求得一颗不死药，一人吃了即能升天，若两人吃便会长生不老。他希望和嫦娥留在人间长生不老，谁知嫦娥却偷吃不死药，飞上天，后羿成为凡身，自不能和水神宓妃结婚了。”

金玉人感受一份哀戚，又问：“后来呢？他们有无结合？”

“没有。”君小差继续说道：“后羿化为凡身，水神当然焦急，于是找到了沙棠果，赠予情人，吃了它即可化为水仙，他们可在水中结为夫妻。岂知这事被涧河龙神知道，他本暗恋洛神，怎能让她嫁给别人？立即把消息告诉后羿的徒弟逢蒙。这逢蒙虽长得俊和绝顶聪明，却十分阴险，当时他得知有不死灵药，便勾引嫦娥，两人相好，欲找机会吃灵药，岂知被嫦娥自己吃了升天，落得逢蒙一场空，现在得知沙棠果之事，他当然不肯放弃，便拾来桃木棒，趁后羿熟睡，一棒将他打死，搜得沙棠果。”

闻及后羿被打死，金玉人心头猛颤，戚声道：“好可怜的后羿……”目露恨意：“逢蒙呢？他吃下了沙棠果？”

君小差点头：“吃下了。”

金玉人焦急：“那他不就可以和宓妃结婚了？！”

君小差摇头：“他是吃下了，方法却不对，因为沙棠果要细细嚼才可吞下，逢蒙操之过急，一口便吞下它，结果药性过强，不但没有变成水仙，头上却生出两只牛角，变成了野兽。”

君小心不禁拍手叫好：“好，变得好，变成野狼更过瘾。”

逢蒙有了报应，金玉人也嘘口气，实是大快人心。

君小差继续说道：“涧河龙神看到了这些，便哈哈大笑，现出原形，乃一青龙，它摇头摆尾，兴风作浪，使涧河南向涌去，准备并吞洛川，得以占有洛水女神，然而他伯父即为冯夷，也是洛神宓妃的离婚丈夫，他怎能看着侄子夺去下堂妻子，这让他颜面挂不住，他本是黄河之神，也就是河伯，遂引河伯力量，阻止侄儿并吞洛水女神，在涧水将进入洛水时截住他，涧水进不了洛水，让龙神无法如愿。”

金玉人远远望去，月光下果真见着洛河、涧水虽似相近，却有距离，原是河伯阻挡，不禁暗自叫好，灵目一扫，见及伊水。

“伊水呢？它有何故事？”

君小差道：“伊水水神乃是莘氏之女，最初嫁予汝水龙神为妻，结婚刚满百天便闹翻，汝水神离开伊水，转而投向马兰水神结合，此时莘女叔父便来做媒，要她改嫁涧河龙神，莘女答应了，订婚后，正准备北行投入涧河时，谁知便发生涧水强行人洛之事。莘女羞愤交加，哭泣了十八日，便将原已向北的水道转向东行，莘女本来就体弱，哭泣之间又耗损不少元气，水道转东自是艰难万分，她只好竭尽全力在洛阳南面打转，企图造成漩涡强势，并造滩头，也好冲破险阻东去。然而她力道不足，滩坡又不高，未能形成气势，滩水溢向北方，反而使她花更多力气去造一个湖来控制北溢水流，亦即是伊水湖，她仍往东再折，结果到了偃师附近，莘女力道已尽，她十分幽怨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把疲惫的身躯投入洛水，让洛水将她送入黄河。”

君小差轻叹：“伊水神本不该怨洛神，可是涧水龙神移情别恋，对她伤害甚大，因而对宓妃也有芥蒂，然而她却又投入洛河，实是命运弄人。”

金玉人为这曲折感伤的神话所感动，一时凄心不已，望着那几条河流发愣，心想神仙已是如此，那凡人呢？岂不更惨？

君小心瞄向哥哥，鼓掌叫好：“好一个曲折离奇，感人肺腑的恋爱故事，就跟神话一样，真叫我感动。”

君小差含笑：“这本就是神话。”

“神话也好，真话也好，我可不想让你爱的那么痛苦，呵呵！我随时准

备刀斧炸药，你爱跟谁恋爱，我就替你开河凿山，保证你水到渠成。”

君小差笑声回答：“多谢你，让我免除痛苦。”

君小心笑的甚邪：“不必客气啦！眼前就有一条美人河，你认为怎么样？”

君小差未及得反应，金玉人已困窘掠开：“咱们到峰顶如何？那里视野更好。”

她掠的甚快，君小差怕她有所闪失，回视小心一眼，立即追前。

此时三更已至，明月移位中天，显得特别圆亮。

猝然问，君小差一声唉呀，掠空身形急栽落地。

“不好，毛病来了！”

君小心心知哥哥功力已失，哪敢怠慢？急忙掠去，眼看来不及接人，双足猛蹬，利箭般射出，身形穿扑地面，君小差已压在他身上。

君小心唉唉痛叫，却也露出笑容，直呼好险。

唉叫声早将金玉人慑住，她方转身，正巧见及君小差摔落地面，一时紧张想救人，却因奔离较远，救之不及，没命奔回，已见小心垫在底下，方嘘口气。

“你受伤了？！”

想伸手拉起君小差，却又收回，目光登时扫向四方，以为有人暗算。

君小差歉然起身，拉起小心，歉笑道：“中奖了。”忙着替他拍去胸前污泥。

方下过雨，地面湿泥，拍不起来，君小心无奈道：“当你弟弟，只有在下面的分啦！”

兄弟视目而笑，亲情尽露。

金玉人一面戒备，一面关切地问道：“君公子您可好？”

君小心截口道：“你问的是哪一个？他很好，我可就不好了。”

金玉人窘声道：“问你们两个……”

“说谎，我感应出你只关心我哥哥。”

金玉人赶忙抓向胸口：“你对我施邪术？！”又退了两步，飞神峰那幕摄心之事，她可记忆深刻。

君小心见她如此紧张，呵呵笑起来：“别担心，对于我哥哥的情人，我是十分尊重的，只要你们别靠的太近就可以了。”

“可是刚才……你全知道我心……”

“少女情怀有何不可？至少我知道你对我哥哥很忠心，爱慕有加，呵呵！只差是否来电而已。”

君小心摆明说出方才金玉人心头无意间流露出对小差的爱慕心思，全被他给测知。

金玉人整个人有若被脱光衣服，无处可躲，窘得她满脸飞红，又退了三四步。

“你……你不是人……好可怕……”

她心头甚为恐惧。

君小心笑的更邪：“怕什么？反正也不只你一人怕，所以你不用怕。”

金玉人更缩身。

君小差不忍，已说道：“其实我弟弟只是天生能感应你所想之事，只要你不想，他还是没办法知晓你内心事。”

金玉人想通这道理，惧意较低，当下哪敢多想？终于明白公孙炮为何随

时会念起阿弥陀佛，原是有此原因，暗自决定，以后也得如此应付，否则太可怕了。

心神稍定，她才又问：“君公子，你方才是遭了暗算？”

君小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这秘密若是说出，对他的安危影响甚大。

君小心脑筋转得快：“是我暗算他，给他吃药，免得他糊里糊涂地就跟着你跑了。”

金玉人嫣然一笑：“我可没这本领。”

“你没有，他有啊！脚长在他身上，跟你跑，也不是什么难事。”

“既是如此，你也不必垫在他下面啊！”

见及胸前一片黑黄，君小心瘪笑起来：“没办法，当小的，只有在下面的分。”

金玉人好不容易逮到机会，正想多奚落几句。

远处忽然传来公孙炮的喝叫声。

三人心神一凛。

君小心急道：“不好，老炮头遭暗算了！”

想冲去救人，又怕敌人另有用意，当下赶忙背起小差，快步奔下山区。

金玉人但觉奇怪，君小差会严重到这种地步？

“你们这是……”

“唉呀！我们注定淡的是三角恋爱，缺一个都不行，快走吧！留在此，当真被暗算了。”

金玉人未敢多说，紧紧跟在后头，对这两位奇异兄弟，她有太多不解和不可理喻。

君小心功夫虽不及哥哥，却也不差，不到十分钟，已赶回小木屋，远远即叫着公孙炮，却未见回答，心知要糟，闯入屋内，果然不见踪迹。

他放下哥哥，四处搜寻仍不可得，实是猜不透：“奇怪，一切如初，连打斗痕迹都没有，这会是掳人？”

君小差道：“看来是不假了。”

“他们是谁？为何要抓走他？”

三人正在揣想。

君小差道：“你不如追去瞧瞧，免得他性命危险。”

“可是你呢？”

“我没关系。”

“你没关系，我关系可大了……”

话未说完，三面窗口猝然射来三道黑影，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举掌扑来，那手掌一张，黑球暴出成网，套向三人。

金玉人惊喝不好，赶忙抽出随身短剑往黑网削去。

君小心则冲向哥哥，顾不得屋垮墙倒，抱起哥哥，其势未竭，复往木墙撞去。

叭啦一声，木墙被撞碎，两人滚落外头，房屋吃力不住，塌往一边，君小心拾起石块再打支柱，叭地又响，左侧支柱断裂，整座屋顶垮塌下来。

金玉人有样学样，早已撞墙飞出，方滚落地，君小心急叫：“快逃！少说也得熬过四更天！”

过了四更天，哥哥功力自能恢复，那时再也不怕对方。

他背起哥哥，没命地已往山区遁去。

金玉人深怕两人失闪，也掠追其后，加以保护。

三名黑衣蒙面人一时中伏，他们却训练有素地破屋躲出，朝着君小心遁去方向穷追不舍。

他们功力似乎十分高强，只追盏茶光景，已赶上君小心不及十丈。

这是一处山谷，十分宽广，躲藏不易，君小心不得不放下哥哥，架势摆出，喝道：“啥来路者？也敢跟本大爷做对？”

三人见他停下，脚步放缓，一名领头者说道：“做对不敢，只想请两位兄弟跟我们走一趟，敝主人有请。”

听声音甚为年轻。

“你主人是谁？”

“暂时不能说。”

“公孙炮在你手中？”

“他先走一步了。”

君小心暗道：“果然是他们掳人。”追问：“你们是何帮派？”

“见着了主人，你自会明白。”

“我不去呢？”

“你最好是去。”

君小心暗中运劲，想摄住对方，那人果然被摄，可惜另两名顿时察觉，赶忙喝声出招，猛欺君小心。

金玉人举剑拦下一人，君小心不得不转身对付那人，而无暇再使出脑力，被摄者惊醒，马上加入战圈，以二敌一，君小心吃重得很。

他不得不使出尖喝声，每震一次，对方即停顿一次，然而却无法将人震伤，反倒是金玉人被震得头昏眼花，险象环生。

君小心只好引开两人，再施尖喝声，对金玉人影响较小，然那黑衣人功力甚弱，总能忍住喝音穿耳，多叫几声，喉咙都快哑了，却无法克敌。

情急之下，也抽出短刀加以迎敌。

“看这招‘玉露秋风’！”

他耍得虎虎生风，想将对方慑住，岂知对方早已看穿他心思，一指点开刀身，反掌迫得他连连后退。

两人发现他武功并未如想象中厉害，戏耍之心油然而生。

“这才叫招式！”

一名黑衣人双掌翻飞，有若腾龙蛟海，气势不凡。

君小心忽而感应出他脑中所想，脱口说出“啸龙献雨”。

那黑衣人大惊：“你怎知晓？”他哪知君小心是刚刚从他脑子感应过来的，出手不由更谨慎。

君小心不但感应出他所想招式，更感应出那人想攻击自己的部位，这一发现，让他兴奋不已——只要猜及对方攻击位置，岂非已能抢得先机。

他得意地说道：“烂招式，我怎会不知？”

那人脸挂怒意，右手探如飞龙，食指抖的笔直，想戳向小心腰际章门穴。

君小心已有感应，却装做不知，短刀倒插，直切那人门面。

双方近在咫尺，那人冷笑：“躺下！”食指已离章门穴不及三寸，以为必能制住对方。

岂知君小心更有绝招，谑笑：“你才躺下！”

不管章门要穴，一刀切向那人蒙面黑巾。

那人赶着一个快字，哪知食指戳中章门穴位置，咋地一响，有若点在铜墙铁壁，他又用力过猛，指甲已裂，渗出鲜血，急知不好，君小心已划下他面巾，露出二十上下俊美高傲的脸孔。

那人唉呀一叫，往鼻尖摸去，血痕已露。

君小心一招得手，呵呵讪笑：“对不起，技术不好，请见谅！”

他当真技术不佳，本想只切下对方面巾，却因鼻尖凸出，顺便给划了。

那人哪知君小心早知他想攻击的位置，一时惊愕在当场。

原来君小心得知对方目标之后，暗自将袋中第一当铜牌移向章门穴，那人自是点着铜墙铁壁，吃了大闷亏。

另一名黑衣人见状，赶忙扑身攻来，照样吃亏，面巾也被划下，同是二十上下年轻人。

君小心未曾见过这些人，也猜不着，而他此时只想教训这些人，打的甚是火热。

连连吃败仗，两人不禁转攻为守，一人更喝道：“抓他哥哥！”

另一名急忙掠往观战的君小差。

君小心顾不得，也冲前拦去，多了哥哥，他再也无法从容应付。那名被划鼻头者又自赶来，君小心已手忙脚乱，无暇再去感应对方想攻击的位置，就算感应出来，却因顾着哥哥而无法抢先机。

几招下来，他也受了掌伤。

那两人对君小心忽高忽低的功夫，实在不解，不过他俩已看出，只要弄得他手忙脚乱，他即无法抢得先机，是以攻得更急。

猝有一掌，打得君小心栽往地面，口角挂血。

君小差见状急叫，想救人，却力不从心。

那两人似也看出君小差武功弱得很，遂往他抓去，小差无处可躲，眼看即将落人他俩手中。

君小心突然尖喝，先震住两人，随着丢出石头，大喝：“看血阎罗！”

这是阴阳克常笑海独门毒药，这一甩出，那两人惧于毒药的厉害，纷纷走避，君小心趁此拉起哥哥，急忙逃开。

而金玉人才闻及小差叫声，拚命赶来，她早得父亲真传，功力自是不弱，略胜黑衣人一筹，此时全身而退来，见着两名被吓退的黑衣人，短剑猛往两人背部划去，唰唰两剑，划得两人闷声唉叫，她已追往君小心。

三名黑衣人败的甚是不甘，顾不得伤人，抓出兵器，似刀非刀，似剑非剑，两尺余长，剑尖分叉如鱼嘴，锋利非常，他们很快追前。

君小心受了几掌，功力大打折扣，又背着哥哥，跑的甚慢，他不停地望着天上明月算时辰，苦笑不已：“要是没有月亮，那该多好？”

君小差也只能陪他苦笑了。

金玉人见小心脚步浮动，他虽人小鬼大，毕竟和弟弟金王玉差不了多少，于心不忍：“小心，换我背他，你太辛苦了。”

君小心瞄她一眼，呵呵邪笑：“你倒是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们呐？”

金玉人本是未想到儿女私情，被他一说，又勾起来，脸腮已红，斥道：“情况紧急，你还说风凉话，还要不要命？”

“要啊！我又没说让你背，我只是感觉我的心快要被你感动了。”

金玉人嫩脸更红，心头却涌现甜蜜，急声道：“少说话，敌人就快追来了。”

君小心也知道对方已不及五十丈，赶忙将哥哥负往金玉人背部，由她背去。

“你快走，等我哥哥功力恢复，再杀出来救人。”

金玉人点头，举步即奔。

君小差叹声：“弟，要撑着。”

“我会啦！”

来不及多说，三名黑衣人快速掠来，君小心只好举刀封去。

“你们不是要我吗？我投降啦！”

他有意拖延时间，封的不够理想，马上举双手投降。

黑衣人吃过他不少亏，又见他投降的如此潇洒，不禁疑惑不安。

一人冷道：“你当真投降？”

君小心无奈地叹息道：“不然双手举起来，算什么？”

那人一愣，复见他手握短刀，冷道：“既然投降，把刀抛下。”

君小心很快将刀丢往地面，动作利落。

那人仍是不信他会如此甘心投降，反问：“你为何要投降？”

“不想死啊！”

君小心回答越干脆，三人更狐疑。

另一人道：“管他是真是假，绑起来再说！”

从腰际抓出绳索，就想捆人。

“你来吧！”

君小心双手奉上。

那人又觉有诈，未敢再跨前一步。

君小心瞄眼道：“难道你们只习惯向别人投降吗？那么不信任人家！”

领头那人冷道：“谅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让两人剑尖抵住君小心背脊，绳索抛丢，套入他手中，再点了他穴道，这才相信君小心确实是想投降。

领头那人不解：“好好的，为何要投降？”

“我已说过，不想死嘛！”

那人冷笑：“你总算做对了一件事情。”

另一人道：“我看他是有意让哥哥逃走，才自我牺牲。”

领头那人嘿嘿冷笑：“我岂会想不出来？可惜他忘了自己在咱手中，他哥哥怎会舍他于不顾？”

两名黑衣人但觉有理，已嘲笑小心自投罗网。

君小心瞄他们几眼，想杀杀他们的威风：“别想的太完美，只要我一叫，说不定你们就人头落地了。”

他想着要是哥哥武功恢复，这事自容易办成，不禁瞄向明月，已然西斜，四更天就快过了。

那鼻子被划者，登时给他一个响头，谑笑：“你叫啊！看谁有本领取我脑袋？”

君小心瞪眼，有心让他五根难受，遂尖声喝叫：“来人啊！三颗脑袋全砍下！”

蓦然间天际有若劈雷，传来震烈琴音，入耳生疼，东山上猛然暴出青芒，迅捷无比地往那三名黑衣人射去。只听叭地一响，三颗头颅飞高，六颗眼珠仍瞪得血大，青芒回旋一扫，头颅全被带走。

三具尸体仍未倒下，六只手仍不停地抓向不见的脑袋，血柱喷得半天高。君小心吓得呆愣，自己一时戏言，却当真摘下三颗脑袋？血柱喷完，尸体终于倒下，君小心好不容易才从恶梦中醒来。那青芒不就是飞神峰所出现的第一当？若真是他，为何又要砍下这些人头？

还有那琴音，为何在此时响声大作？而且只是一刹那即消失无踪？

君小心呆坐当场，连绳索也忘了解开。

不久，脚步声传来，是君小差和金玉人赶回，他俩闻及隆隆巨响，心知有变，君小差情急之下，功力已复，两人遂赶忙追返。

乍见小心呆坐地面，仍差数十丈，君小差急叫：“弟你可安好？”一个天马行空，划出长虹，飘落小心身前，见他无恙，心头稍安，笑意已露，这才往四周寻去，见着三具无头尸体，不禁皱眉：“这是怎么回事？”

君小心自嘲一笑：“是被我放剑光砍死的。”

“什么光？”

“青光。”

“会是他，天下第一当？！”

君小心苦笑：“青光是错不了，至于是否是第一当，我就不清楚了。”

他很快将方才事情说一遍，金玉人好像听见了，往那三人手中利剑抓去，仔细端详，目光落于剑尾那犬牙特长的骷髅头。

她心神一凛：“会是他们？！”

君小差问道：“姑娘认得？”

金玉人手指抓了抓剑柄，仍说了：“不瞒两位，前次金玉楼失窃血麒麟，守卫即被这骷髅持有人所杀。”

君小心当然不陌生，上次在洛阳城外，也逮住几名持有这标志的人。

“他们好像不怎么正派……难怪第一当要杀他们。”

替第一当找出好理由，君小心对他更具好感了。

君小差不解：“他们为何要抓我们？”

君小心瞄向金玉人：“或许你爹知道。”那眼光已询问金玉人也该有所线索才是。

金玉人摇头：“我爹没说，我也不清楚，我只听二叔说过那骷髅有些像幽灵符，只是它犬牙较大，又非骨牌，所以就不敢确定了。”

君小心道：“幽灵教覆灭已百年，该不会死灰复燃吧？”忽而轻笑：“抓个人问问不就得了？在此瞎猜，何时猜得准？”

他还想着公孙炮在人家手中，迟早总会碰头，届时再查也不迟。

金玉人道：“七天过后，我再回去问父亲，说不定会有结果。”

君小心贼眼瞄着她，笑的甚邪：“大美人你还想陪我哥哥？”

金玉人嫩脸微红：“我不得不陪。”

君小心憋笑：“这笔债就此算清啦！不是不让你陪，而是我们还得赶去救我的合伙人，只好请你放了我大哥。”

金玉人稍窘：“既是如此，我自不便留下了，不过……”

她想说两人若要她帮忙找人，她愿意留下，但如此不就和现在情况一样，是以不便再开口了。

君小心笑道：“今夜该谢谢你这位大小姐帮忙，否则非把我累死，本该请你喝几杯，可惜家又被拆了，只好等以后啦！”

金玉人道：“你们暂时可以住进金玉楼，那里住处多。”

君小心道：“有必要，当然会去，不过你得对我哥哥很满意才行。”

金玉人满脸飞红，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恨不得有个地洞好钻。

君小差此时脸颊也有些热了。

君小心呵呵直笑：“说着玩的，要是我哥哥不行，天下再也找不出美男子啦！你好好努力，以后我不再跟你后头谈什么三角恋爱啦！”

这话弄得两人发窘。君小心更是得意，手舞足蹈，却忘了双手仍缠着绳索，一个不小心踩到绳头，唉呀一声，倒摔地面，君小差赶忙替他解开绳索，两人视目而笑。

随后三人合力埋了尸体，眼看明月已挂西山，该过五更天。君小心不忍立即赶走金玉人，只好让她走完回程，抵达木屋，东方已吐白，金玉人方依依含情离去。

君小差这才喘口气：“弟，你怎可以如此开玩笑？弄得我浑身不自在。”

君小心一本正经：“我可没开玩笑，我是在选大嫂，要是配不上你的，我才懒得理她。”

君小差哭笑不得：“我还年轻，不必那么急。”

君小心一副老成悲叹模样：“青春珍贵，一晃眼就年华飞逝，现在不努力，尚待何时？”

君小差拿他没办法，只能苦笑：“我倒没关系，可是人家是女孩，传出去，叫她如何下台？”

君小心瞄眼：“真是八股，世间只许男追女，为何不能流行女追男？见好就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追不到，即下不了台？这是谁规定的？胆量放大一点儿，什么事也没了。”

君小差无奈一笑：“谁又有你如此大的胆量？”

“所以要多多培养他们嘛！”

君小差说不过弟弟，只能苦笑，不再提此事，两人只好商讨如何救得公孙炮。

君小心道：“那三名黑衣人被宰了，线索全无，该从何寻起？”

两人沉思良久，仍想不出办法。

君小差只好说道：“不如先到金玉楼问金王天，探查那黑骷髅的下落，然后再循线找人。”

“这是一个办法，不过我却另有烦恼……”

“你烦何事？”

君小心一副正经道：“我在想，要是以后有人当我这案子，一无头绪，我如何去查？哥你想想，全无线索，我如何去查？”

君小差道：“只好不接了。”

“这多没面子？不行，非得想出法子，爷爷说我是超级品种，岂能被事情难倒？”

“那你就用脑子感应，爷爷不是说功力愈高，脑波愈强？我助你一臂之力，顺便替你疗伤。”

君小心欣然同意：“我倒是搞不清脑袋能接收多远的脑波，试它一下又何妨？”

他立即打坐，君小差贴向他背心，内力源源送来，君小心先借力运行一周天，以治疗内伤，随后运向脑部，他可感觉出附近不少动物的心跳声，以

及零乱的奇异波流。内力渐渐加强，脑波接收范围继续加强，忽而映出君小差脸容，频传笑意，随后又见他和金玉人同游月光下，又见及自己跟在后头。

君小心暗自欣喜，这正是离开不久的金玉人的脑波，他已接收到了，感觉上似有四五里之遥。

他不禁大叫：“有了，成功了！”

这话可把君小差吓了一跳，若非内力全运集小心脑部，两人非受重伤不可，他急道：“你静些，运行内力，不得分神。”

君小心这才想及危险，干笑道：“太激动了嘛！下次改进，我感受到金玉人的脑波，她还在想着我们呐！”

君小差道：“折腾一夜，不想行吗？有无公孙大叔的消息？”

“我再努力。”

当下小心又静下来，运行功力，再次感应，君小差功力运至极限。君小心思绪似如行云流水四处乱飘，他似乎没办法控制，偶而幻起天下第一当脸容，偶而传来七音古城幻象，他分不清这是别人思考的脑波，还是自己幻出之形态。又过了一阵，忽而映出公孙炮不断叫救命，他被五花大绑丢在隐林中，嘴巴塞着东西，情况十分狼狈。

君小心又自急叫：“找到了，找到了，在山涧里！”

君小差被他吓过一次，早有准备，见他又叫，立即收回功力，含笑问道：“你感应出他的位置了？”

“嗯，不过不能确定，好像在西林中的山涧，离此不远。”

“既是不远，为何难以感应？”

“我也不清楚，大概感应是双方面的事，他要是睡着了，我如何感应？”

君小差但觉有理：“咱们赶去瞧瞧！”

当下两人快步往西林山涧追去。

尚未追至山涧，已见得公孙炮被五花大绑，嘴塞布团，如僵尸般一蹬蹬地跳出来，见着君小心两兄弟，激动地哇哇大叫，蹬了过来。

原来那三名黑衣人掳走他时，并没带走，只将他捆住，并点其穴道，封住嘴巴，藏在山涧，想一起把君小差、小心兄弟抓着后才一并带走。公孙炮被制，沉沉昏睡，好不容易醒来，已是天亮，只得大呼小叫，此时才被小心给测着，急忙赶来。而公孙炮叫了一阵，天地不灵，只好奋力起身，逃出山涧，终于遇着救星。

君小心乍见公孙炮和自己脑中所幻出的一模一样，不禁激动非常：“太好了，至少有一里远，以后隔着城墙都能偷人家秘密啦！”

君小差报以欣赏的微笑：“爷爷说的没错，你真是超级品种，无所不能。”

君小心笑不合口：“我不差，你还差得了吗？”

君小差自我调侃道：“只差一点点而已。”

君小心笑道：“没关系啦！这一点点，爷爷很快会把你补好的。”

“希望如此。”君小差无奈地笑着。

公孙炮见两人有说有笑却不过来，只好瞪眼呜呜再叫，责怪两人只懂得看好戏。

君小心这才奔来，替他解除禁制，嘴巴仍笑不合，就快裂了。

公孙炮瞄他一眼：“有什么好笑？你们也未必比我好多少。”

他见着君小心满身泥污，想必也吃了亏，是以才敢如此解嘲。

君小心难得不在意，笑个不停：“我笑，是另有原因，不是笑你。”

公孙炮茫然：“不笑我？笑什么？”

“我想办报纸。”

“办报纸？！”

公孙炮和君小差被他这奇异想法给弄傻眼了。

君小心更形得意：“不错，我知天下人秘密，当然可以出报纸，保证轰动武林。”

公孙炮叹笑：“一下开当铺，一下办报纸，真是大企业！”

君小差补充一句：“还有一项，是职业被追杀者。”

这话惹来三人笑成一团。

若君小心当真公开天下人秘密，不被追杀得片甲不留，那才叫怪事。

然而他却兴味十足，非得搞出名堂不可。

人已救回，再无其他事，君小心这才感到折腾一夜，肚子饿得发慌，遂提议到洛阳城大吃一顿，顺便探探风声，以决定如何办报纸、开当铺。

三人明白武当派还有神秘组织在追捕他们，是以未敢太露脸，找家小饭馆，先填炮肚子，再买来新衣换上，这才敢出去打听消息。

城中议论纷纷，谈的最起劲的乃是超级邪童君小心，传言他有仙术，能知过去未来，更能知人善恶，是上天派来清除恶人的仙童。有人却说他用邪术迷惑人心，只要被他迷惑，即被控制，为他做出任何罪行，若不除他，将来世人全会被他所控制。

种种说法，绘影绘形，说的有声有色，不论好坏，听在君小心耳中，自是无上光荣——原来自己已是武林锋头最健的头号人物。

然而他却不敢招摇过市，因为他也探出不少帮派在找他，除了神秘组织、武当派之外，七巧轩也算上了，还有一些未知名的人物。

既然七巧轩也在找人，他们在休刀坪也不能安稳了。

经过商量，君小心决定溜向江南避避风头，公孙炮自是跟他同行，而君小差则因和爷爷有三月之约，算算时日也差不多，他得先跟爷爷碰头后再前往江南。

事已说定，君小心和公孙炮立即往江南潜去。

君小差心知弟弟能力过人，武功差些并无多大关系，他头痛的该是——要是那报纸办成，江湖将闹成何种局面？

此事恐怕只有上了报，才知晓吧？

江南虽属七巧轩地盘，但地区颇大，君小心和公孙炮又有意隐身，自是不易让人发觉身份。

六月天，江南景色宜人，两人顺游长江，直到洞庭湖。

眼看洞庭湖水一望无际，阳光透来，则水波鳞片闪闪烁烁，从东而西，由近而远，愈闪愈多，愈闪愈雄浑，终如无数金龙蛟翻戏水，沉沉跳跳，将湖面搅动得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紧紧扣住游客眼神，深怕一眨眼，就错过了这一切美景。

君小心一时兴起，也就租来船只，准备游尽此湖，船至江心，四处无人，他则放喉高歌，尽情嘶吼，歌如杀猪，他却乐此不疲，公孙炮也被吼出兴致，也张喉大唱，一老一少就此相互厮杀。

他们终于发现——猛吼尽歌竟能让人如此快活。

歌已唱尽，只好乱吼了。

“天下第一当到此一唱——”

两人手舞足蹈，自也沉醉其中。

虽然湖面宽广，却怎能让两人高声乱吼，不多时，四面已有不少船只划来，远远地指指点点，还以为遇上了疯子呢！

两人见及那船围着四面，又指又点，以为是在欣赏，唱的更加卖力，连带动作，竟然如戏台花旦，唱起野台戏来。

两人拈着手、垫着足，金莲移步地摇来晃去，更憋起女人声。

“依是佳人……卿爱我吗？……咚咚呛！”小心唱道。

“我矮（爱）……矮（爱）死了——”

“矮（爱）得好……咱们结为夫妻，拜堂吧……”

“娘子……跟我来……”

两人顿时东晃、西晃，眉目传情，勾眼递笑，搔首弄姿，那媚、那娇，竟然比戏台上的旦角更入骨三分。

瞧得那外围船客鼓掌叫好。

君小心媚眼一抛：“好？好就来呀！俺是潘金莲呐！武大郎安在？”

“来了……”

公孙炮一副色眯眯的模样缠了过去。君小心欲拒还迎，又娇又闪，尽把潘金莲的娇娆荡媚给现了出来，惹得一些男士两眼凸大，尽是贪婪相。

忽而一声大喝：“好！太好了！”鼓掌声更大。

不知何时，一艘贴金挂银的大船已驶近，船上一名胖嘟嘟的连脖子都不见的中年人笑的甚是夸张。

他的出现，那些看戏者已不敢拍手，赶忙缩头，划远去了。

君小心和公孙炮也被这粗沉如猪吃米糠的声音给惊住，动作顿了下来，往那人瞧去，只见他肥胖无比，一个人三个大，光是手臂已有常人大腿粗。头戴玉瓜皮帽，身穿镶金大锦袍，十只手指挂着十枚各式各样的名贵戒指，颈部还缠了一条并有九条金龙的项链，细眼大唇，十足土财主一个。

他正是名闻江南的九江龙王王吞江，一身棉花功、弥陀肚亦为武林一绝。

君小心见着这肥种人，不禁想笑：“老兄你……不怕船沉了吗？”

公孙炮已然窃笑起来。

王吞江哈哈大笑，两脚猛跳，颤向甲板，轰地一响，船身摆动不止，他却稳若泰山。

“本王稳，船更稳，差不了的！”

君小心瞄眼：“稳什么？稳破底是不是？”

“岂会破底？这船板全是乌金所造，再多十头牛也破不了。”

君小心淡淡贼笑：“如此甚好，否则你一沉……我就要被淹死了。”

“淹死？！”王吞江不解。

君小心笑哈了腰：“你沉入水中，湖水一涨，我还有命可逃？”

王吞江终于明白小心是在揶揄自己，不怒反笑：“好，好机智、好伶牙利嘴，正是上上人选。”

这话一出，君小心反而笑不出来，戒心道：“你是来找我的？”

“不错。”

“你……你知道我的身分？”

王吞江往左边一位中年秀才瞧去，那人轻轻点头，他也猛点头，瞧往小心，哈哈大笑：“你就是天下第一当，本王没有走眼吧？”

君小心和公孙炮溜来江南，本就想隐去身分，没想到还不到三天，已被

人发现，两人自是紧张。

君小心追问：“你怎知我是第一当？”

那秀才拱手含笑：“少侠别紧张，在下方才听及有人吼着‘天下第一当在此一唱’，而大胆前来，照面之下，才敢确定。”

第一当，一老一少，老者如酒鬼，少者如精灵小贼，早已传遍武林，秀才即以此来判断。”

君小心感到有些得意：“原来如此，呵呵！那一唱，还唱出了名堂哩！”

公孙炮则苦笑：“希望别唱出麻烦才好。”

王吞江咧嘴一笑：“久闻天下第一当无所不能，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君小心讪讪笑着：“你看到了什么？”

“你的姿态、仪表，还有机智。”

君小心皱眉：“这跟我的名气有很大关系？”心想若真如此，自己不就变成女人了？”

王吞江沉笑：“当然有关，这才表示你无所不能，能做男人事，更会女人事。”

君小心觉得好玩了：“你是专程来找我的？”

“可以这么说。”

“你找我，是看中我……女人的本领？”

“没错。”

君小心嘴角拉了拉，仍笑了起来：“老兄，你该不会是同性恋吧？那样会得爱死病的。”

王吞江斥笑道：“胡说，本王已有妻室，怎会搞这玩意？”笑个不停。

君小心抽笑着：“很难说，有的人是男女通吃的，我可不来这一套。”

王吞江道：“本王向你保证，不是为此而来。”

“那又怎么对我有兴趣，而且特别对……女性化方面有兴趣……”

“我要你教我女儿。”

“你女儿？！”

“嗯！她很男性化，我要你把她教成淑女。”

君小心登时有若吞了一粒大馒头硬在喉咙，两眼瞪大，眼角快笑裂了——天下竟有这种事，这种父亲？

“你要我去教你女儿？把她变成淑女？”

“不错。”

“为何要找男的？”

“女的不行。”

“你没找过女的？”

“有。”

“结果呢？”

“三个抬着出去、两个断脚、一个吓死了。”

君小心闻言，咧笑的五官快曲扭成一团——这会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看来女人是不行的啦！”

“所以本王才来找你。”

“我？我看我也不行……”君小心心想，这一定是母老虎一只，还是少惹为妙。

“你不行？第一当还有不行的事？”

“话是不错，可是……这还是头一遭……”

王吞江冷道：“混江湖，最重信用，你打着无所不当、无所不能的口号，自该接这笔生意，否则你已信用扫地！”

秀才道：“少侠在飞神峰曾说，要接别人所不敢接、别人所未接的案子，只要爽就可以，看你笑的如此开心，应该很爽吧？”

“爽是很爽，可是这种事……”

君小心虽知必定十分棘手，然而却禁不了其中趣味，也想知道自己是否有办法将母老虎给教成淑女，突然狠下心来。

“好，我接了！”

公孙炮急道：“小心眼，你要三思……”

“不必想啦！爽就好！”

王吞江已然哈哈大笑：“好一个‘爽就好’，真是爽快，这才是英雄好汉！”

君小心眯眼而笑：“我不觉得教女人有何英雄的感觉。”

公孙炮讪笑：“教母老虎就有了。”

君小心终于瘪笑起来：“说的也是，这得冒生命危险。”

王吞江说道：“少侠接了这生意，不知本王要当你什么？”

君小心一时想不出要什么，眼睛瞄向王吞江，落于项链，已笑道：“就你那条项链和手上十个戒指好了。”

能戴在王吞江身上之物，必是十分珍贵和受他喜爱。

“这……”王吞江有些为难，终于咬牙：“好吧！东西可以再找，女儿却只有一个，何况荣誉为重。”

他将项链、戒指摘下，抛住君小心。

君小心接过手，打量一番，果真是珍品，当下揣入怀中，欣然一笑，道：“成交啦！把你女儿交给我，还是上你家？”

“自是到本王府中，我女儿食量惊人，恐怕你养不起。”

“好吧！省了我不少麻烦，带路！”

当下王吞江要两人登上他的船，随后直往长江驶去，约莫过了半天光景，转入江边支流，盞茶工夫，眼前现出一大湖园，直如帝王宫苑，湖光山色、曲桥画楼，比比皆是。

船只驶入湖中，靠向一栋四楼宫庭，王吞江方自下船，引着君小心、公孙炮走入殿中。不时得意地笑着，介绍宫殿两旁摆着的古董、刀枪剑戟、瓷瓶、盆景，样样不缺，却因摆的太多，过于炫耀而显得俗气。

公孙炮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东瞧西晃，目不暇给，君小心则镇定多了，他常出入金玉楼，也瞧过不少宝物，眼前所见，虽是古董，却也非如血麒麟为极品中的极品。

前殿绕完，走向后宫，此处不但多金，佣人也多，丫鬟更多，穿梭花园中，宛若蝴蝶飞舞，凭添美景。

来到一独立宫苑，里头传来粗低歌声，十分刺耳。君小心想，这是他女儿住处了。

王吞江果然引领两人爬高一处八角亭，亭高三层，往里望去，可瞧及宫苑全景。

里头不少歌女乱舞，居中一名胖姑娘边唱边啃东西。

王吞江指向那胖姑娘，含笑道：“她就是我女儿，不错吧？”

远处瞧来，依稀可见胖姑娘容貌颇为端正，只是过于发胖，什么女人味也没了。

君小心窃笑：“她尽得你的真传……我是说比较气派的部分。”

王吞江自然听得出来，他女儿差不多跟他一般大小，够得上尽得真传，他也不以为忤。

“其实她本来并不胖，只是在七岁时生了一场大病，补过头了，一下胖了起来，食量增加，她又馋，愈吃愈多，也就愈来愈胖，直到现在，本王一直怀疑是否名字取坏了……”

“她叫何名？”

“本来叫小玉，可是她生病时太瘦了，她娘把她改成胖胖，看是否能养胖，哪知一胖就胖到现在。”

“王胖胖？！呵呵！我看有可能喔……”

王吞江无奈一笑：“也没办法，我们又把她改回小玉，谁知大家叫上口了，一直改不过来，胖胖也觉得小玉太女人味，她不喜欢，只好一直都用胖胖两字。”

君小心和公孙炮笑眯了眼，对这小肥猪，他俩似乎觉得很好玩。

蓦然一声惊雷：“酪饼拿来！”震得两人吓一跳，怔愕地往王胖胖瞧去，她正吃完一块大饼，又往一丫鬟手捧盘中的酪饼抓去，一口咬下大半。

君小心庆幸地说道：“还好，我只是负责把她变成淑女，呵呵！世上也是有胖淑女的。”

王吞江报以微笑：“本王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君小心眉头一皱：“你另有要求？”

“不错，我要她参加选美。”

“选美？！呵呵！选什么美？是不是参加胖胖小姐选拔？呵呵！她很有希望喔！”

君小心和公孙炮快笑岔了气。

王吞江镇定道：“世上没有胖胖小姐，扬州却有中原小姐选拔。”

“你要她参加中原小姐？！你有没有搞错？她们都是美女呐！”

“我女儿也不差。”

“我怎么看不出来？”

“不管如何，你得把我女儿变的漂亮，有气质、有风度、有机智，有一切美女的条件。”

“可是她本质就是如此……”

“这就得全看你的本领了。”

君小心苦笑：“你为何要她参加选美？”

王吞江呵呵笑道：“有女儿能当上中原小姐，何乐不为？”

“你这是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有何不可呢？小老弟，全看你的啦！”

君小心苦笑道：“我好像做了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

王吞江笑道：“是错、是对，做了再说。”

君小心瞄向王胖胖，心想来都来了，总得试试看。

“呵呵！要是胖女当选中原小姐，那可是头条大新闻呐！”

公孙炮道：“能把她变成美女，那才叫大新闻。”

君小心兴趣又浓了：“不管怎样，这是创刊本报的大好时机，咱们多努力些。”

公孙炮无奈，只有陪他苦笑。

随后王吞江告知两人如何进门。两人则含带戏谑地往王胖胖行去，王吞江满意地一笑：“希望能成功才好。”

他也抱着得意的心情离去。

君小心、公孙炮走近王胖胖，这才发现她不但胖，而且又高又壮，难怪一些女老师会被抬出去。

王胖胖正和几位婢女练习跳舞，说是跳舞，也只是手中拿着彩蝶扇跑来跑去，根本跳不起来。

她已发现有人靠近，转眼一瞧，见是一老一少，当下冷斥：“你们是谁？敢闯本公主宫苑？”

声音低沉，有若猪吼。

君小心呵呵笑道：“我们是新来的美容师父，来帮助你减肥的。”

王胖胖斥道：“谁要减肥？给我滚！”

一掌击来，功力不弱，君小心赶忙跳开，公孙炮避之过慢，被扫中左腿，跌跌撞撞，靠向墙头方稳住身躯，直呼要命。

王胖胖见着公孙炮的狼狈模样，呵呵笑起：“谁要叫我减肥，谁就有罪受。”

君小心谑笑道：“你不觉得发胖也是一件受罪的事？”

“怎会？我照样行动自如。”

王胖胖大步走动，每走一步，赘肉即颤抖不停，然而她功夫不弱，动作并不迟缓。

君小心道：“我不是说你的行动，而是……”

“而是……”

“你不怕人人说你是肥猪？”

“你敢——”

王胖胖最忌讳别人说她是猪，一个嗔怒，双掌尽出，抓狂地往君小心扑去。

君小心早知她会有如此反应，拔腿即奔，存心将她累死。

果然追了几圈，王胖胖已气喘如牛，脚步慢下，谩骂不停，抓起酪饼又自啃食。

君小心突然觉得，若多跑几趟，也该有助于减肥，遂又发掌打掉王胖胖手中酪饼，惹得她怒意更炽，四处开打，迫得那些婢女逃向远方。

追了几次，不能追着，王胖胖暴跳如雷，目光落向公孙炮，心想小的追不了，老的也好，当下转换目标，猛追公孙炮，逼得他险象环生，落荒乱逃。

君小心则在旁掠阵，除非公孙炮真有危机，他才出手救人，否则就由两人四处追赶，也好替王胖胖减肥。

猛追半个时辰王胖胖已累的走不动，遂停顿下来，满头大汗，挨不了劳累，骂了几句：“这笔帐，明天再算！”唤来女婢扶她回宫，冲凉进补去了。

公孙炮则气喘如牛，直抱怨：“这是啥名堂？玩官兵捉强盗？我老是被追。”

君小心弄笑：“忍着点儿嘛！多运动，自然可以替王胖胖减肥。”

公孙炮苦笑：“她要是瘦了，我恐怕连骨头都找不到了。”

君小心呵呵笑道：“没那么严重，我会替你进补啦！请多多努力。”

公孙炮自言自语地骂了几句也笑了起来，想着天下第一当竟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传出去，不闹笑话才怪。

君小心瞧来却兴趣浓厚，决心创造大奇迹。

一连三天，君小心皆用此方法，弄得王胖胖累个半死，然而他却发现她越累越胖，不知原因何在？经明察暗访，才知道她累倒了，却睡的更好，吃的更多，如此一来，消耗的少，吃的更多，想不胖都不行。

而且王胖胖已看出君小心的用意，竟也不再上当，故意搬来大桌佳肴，摆明的要吃给君小心看。

眼看追赶方法已行不通，君小心不得不另想办法。

绞尽脑汁，君小心已想出馊主意。

“我看只有喂她吃泻药，让她一泻千里！”

当下和公孙炮合作，搞来不少泻药，一一偷拌于食物上，王胖胖并不知此事，仍旧大口吞食，果然泻得没头没脸，每唉叫一声、每往茅坑跑一次，君小心和公孙炮即暗自抽笑几声。

几天下来，王胖胖果然瘦了些许，却体力不支，倒在床上，请来医生，方知被下了泻药，她气得两眼发绿，心想非得狠狠教训君小心不可。

而下药一事，惹来王吞江，可是他有言在先——不论小心用何方法，只要能减肥即可，君小心即以此话套他，他也无法，只要求量少下些，别把女儿给泻死了，君小心勉强答应。

虽是如此，王胖胖也不笨，泻了几天后，已要求医师开处方，拿来当解药，甚至厨子做菜都得在她面前，以防被下毒，如此，君小心已一筹莫展。不过他仍不停地趁着黑夜潜入王胖胖寝室，喂她吞药，或多或少，总也泻个几次。

如此防不胜防，王胖胖也甚为头痛，左思右想，乃决定易客为主，先下手为强。

她准备暗中把君小心、公孙炮毒打一顿，然后丢出九龙宫，让两人永远不敢回来。

心思想定，她找到最佳时机，探出君小心和公孙炮被爹邀请，喝的酩酊大醉，这才偷偷潜入两人房间。

眼看两人横躺床上，她冷笑一声：“是你自找的！”

两臂一张，泰山压顶般往两人压去。

砰然一响，将两人压得惨叫，王胖胖更形得意：“看你还敢不敢惹姑奶奶？”粗大的手掌、手肘不停打敲撞击两人嘴脸、周身，打得两人没命地唉叫。

“我打死你们，压死你们！”

打得起兴，王胖胖又蹦起身躯，更强劲地往下冲压，人是压着了，那床却吃不了泰山大肥婆，噼哩叭啦垮成一团。

由于木床垮的突然，王胖胖一时抽身不及，也被拖往地面，床顶仍有罩篷往下打得她唉唉痛叫。

君小心趁床垮塌之际，一个滚身已避开，独剩公孙炮被压的昏死过去，君小心难得脱身，怎能放过王胖胖？

“臭肥猪，竟敢暗算我，不要命了？”

